

# 鏡中人影



社會小說

# 鏡中人影

江都李涵秋著

## 第七回 勢利家庭逆子翻成孝子 自由戀愛情人變作仇人

連○幻○佛○坐○在○辦○事○室○裏○一○會○兒○拿○剪○子○一○會○兒○拿○筆○忙○得○汗○流○浹○背○好○容○易○才○把○一○天○的○稿○件○敷○敷○衍○衍○雜○湊○起○來○然○後○站○起○身○子○擦○了○一○根○火○柴○點○着○了○一○枝○大○英○牌○香○烟○銜○在○嘴○裏○在○那○邊○休○息○延○挨○了○好○一○刻○功○夫○只○不○見○他○那○學○生○孫○大○福○的○身○影○心○裏○焦○燥○非○常○紙○烟○已○經○變○成○了○雪○白○的○灰○還○剩○了○二○三○分○長○的○尾○巴○他○還○捨○不○得○攔○入○痰○盂○裏○重○行○尋○出○一○支○竹○筆○管○子○輕○輕○插○入○裏○面○又○呼○吸○了○半○晌○伸○出○左○手○不○住○的○在○頭○髮○裏○亂○抓○把○五○個○指○甲○縫○吃○那○髮○垢○擻○得○滿○滿○的○攔○下○竹○筆○管○便○去○剔○出○髮○垢○搓○成○了○一○個○團○兒○差○不○多○比○梧○桐○子○還○大○權○且○借○這○個○頑○意○兒○消○遣○一○輪○暑○日○漸○漸○的○墮○向○地○平○線○下○去○了○這○才○見○孫○大○福○腋○窩○下○夾○着○一○束○報○紙○包○兒○笑○嘻○嘻○的○進○來○幻○佛○正○沒○好○氣○便○沖○着○他○說○道○

你通不知館裏事忙轉跑出去撞魂你再不回來我總得疑惑你在路上發了急痧呢……孫大福此時對待幻佛已不及前番拍馬屁了他見幻佛對着白己發話竟不相讓便也正色說道先生你凡事也該打聽打聽我不能像你終日困坐在這館裏我自然有我的公幹自從春間我學做了那一篇短篇小說外邊那些大文豪沒有一個不佩服我的著作今天你也強我做一首諧文明天他又逼我做幾條筆記弄得我應接不暇如今又有一班朋友發起結一種小說社邀我去入會我實在逼於情面推辭不得只好勉強答應了不瞞先生說適才便在那裏開了一場茶話會議論進行事務學生斗胆已經替先生將名字加入料想先生一定是願意的幻佛笑道哦小說社嗎這個當然少我不得的了我只不相信你是個末學新進小說子的程度離得狠遠怎麼他們糊裏糊塗竟把你算進去了豈非笑談……論孫大福的爲人沒有別的本領至於講到好勝這一層要算是他一生的慣技這時忽然聽見幻佛說出這敗興

的話急得黑臉皮裏骨都骨都冒出紅光來外面又不敢公然和幻佛反對只見他將牙齒咬得咯吱咯吱的響想是氣急了雖然沒開口已將那幻佛恨得切骨背轉身子去脫他身上那一件半新不舊的華絲葛長衫幻佛不知就裏忙笑說道且緩且緩趁這時候還早你快將這稿子送至印刷所給他們去排印大福將袖子一甩狠狠的說道先生請別人去罷我不敢預聞這事幻佛怒道奇呀每天不都是你擔任這事怎麼我才不過和你鬧了幾句頑笑你就認起真來不服我的調度你通記不得你當初的光景我將你提挈在社會上做了一個正經人時候還不曾隔久你眨眨眼就和我反臉未免也太沒良心了大福冷笑道你弄錯了……你弄錯了……這當兒還提不到和你反臉我因為昨天在那邊碰了一鼻子灰他說我們欠的印刷費差不多離三四十塊洋錢不遠了限我們今天至少要繳一半款子你先生還是赤手空拳叫我怎生和人家去開口幻佛一聽不覺爽然變了顏色躊躇了一會也沒有方法隨手

將那一團髮垢向地下一捧，央告着大福說道：「好弟弟，還是累你去辛苦一趟，替我說好看些，請他們瞧看一年多的情分寬限我個日子，好在耽遲不耽錯，就說本報館裏的營業一經發達，當然跑去和他們清理帳目，大福笑得格格，的說道：「連先生我做小說的程度雖然不濟，至於這幾句話程度却是很高，高用不着你先生的教導，不瞞你說，像這種回債的論調，我都念得滾瓜爛熟，早經和他們說過了，不然還能够敷衍到今日，他們也有他們的話呢，說長此遷延下去，比如老鼠拖稱錘，越拖越重……幻佛明曉得他這話也是不錯，然而也猜他，不免故意留難，只得勉強換了一副笑容，說道：「千不怪萬不怪，只怪我平時揮霍慣了，以致弄得所入不敷出，你若能替我盡力，明天不至於弄到停版，少不得我也要酬謝你的，借借今天晚上有一檀花酒，是個朋友約的，我因為心緒不佳，當然不願去熱鬧，不過既經答應下來，爽約那是不興，我便請你替我代表可好不好……孫大福平時慣喜歡討小便宜，沒出風頭地方。

他也尋覓着去。出風頭。見幻佛。託他做這吃花酒的代表。他的肚臍眼子都要笑出聲來。依舊將長衫鈕子一扭。好笑。嘻嘻的取了桌上那一疊稿紙。臨走時候。回轉頭來。望着幻佛。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要我替你將事幹妥。你便過橋拆橋。取消我的代表資格。那個我可。不問甚麼。師生不師生了。簡直和你拚命。幻佛笑道。豈有此理。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連幻佛再憊賴些道。不得個和你搶吃這一檯花酒……孫大福走後。幻佛坐在屋裏。越想越高興。暗念像這樣支持下去。怕也支持不到一月半月。眼見要坍台得快了。耐葛象文又跑向廬山去避那瘟暑。可以通融的以外。竟沒有一人在這當兒能够先弄得這麼三五十元。濟一濟急才是正辦。但是到那裏去籌劃呢。寫本文眼光已罩入下文。當下沒精打采。踱出報館的門。一步癩似一步的轉回他的公館。至於他這次回去。鬧出這麼新鮮把戲。我且緩表。倒是那個沒腦子的孫大福。有幾句閒話。要替他交代。一下子最好笑的他們師生兩人說。

了。半。天。吃。花。酒。在。幻。佛。這。邊。始。終。也。不。曾。告。訴。他。吃。花。酒。的。地。點。偏。生。那。個。沒。腦。子。的。在。那。時。候。歡。喜。極。了。也。不。知。道。將。地。點。問。一。問。這。請。客。的。主。人。是。誰。及。至。從。印。刷。所。裏。出。來。忽。的。蹀。了。蹀。脚。自。言。自。語。的。說。道。不。好。好。我。向。那。裏。去。撞。魂。呢。南。城。公。所。地。方。又。大。牢。瘟。窩。子。又。着。實。不。少。我。總。不。能。沿。門。靠。壁。跑。去。詢。問。這。不。晦。氣。嗎。眼。見。得。這。一。檯。鑲。邊。有。些。在。嘴。上。晃。了。晃。保。不。住。沒。有。把。握。了。趁。時。間。還。來。得。及。只。有。再。跑。轉。報。館。向。連。先。生。追。問。一。句。才。是。道。理。……主。意。已。定。拔。起。腿。來。就。跑。叵。耐。道。途。上。又。擠。把。一。件。長。衫。水。淋。淋。的。汗。濕。了。半。截。七。喘。八。吼。跨。上。樓。梯。抬。頭。一。望。叫。聲。苦。也。除。得。幾。張。桌。椅。放。在。那。裏。文。風。不。動。翻。轉。過。來。也。尋。不。出。連。幻。佛。的。影。子。孫。大。福。這。一。氣。非。同。小。可。把。他。那。張。臭。嘴。撇。得。起。來。比。鼻。子。還。高。一。屁。股。向。椅。子。上。一。攤。提。著。自。己。名。字。暗。暗。嚼。念。道。大。福。大。福。命。裏。註。定。你。吃。伙。食。房。裏。的。飯。菜。還。是。臭。蝦。子。酸。頭。腐。將。就。些。兒。罷。料。想。那。一。碗。清。湯。魚。翅。也。不。配。你。的。口。味。說。也。奇。怪。天。無。絕。人。之。路。他。正。在。那。裏。

急得汗雨交流。驀不防那個守門的茶房一顛一播送上一紙請客單來。大福搶過來一望上面可不是註得明明白白主人的名字和吃酒的地方一絲也不說錯。大福驚得手舞足蹈。先將那單子靠近嘴唇親了一個香吻。然後四四方方的疊成一個方勝兒。把夾在小皮夾子裏頭也不回飛也似的趕到那個所在。我替他聲明一句像這吃花酒的頑意兒。孫大福總算得自出娘胎破題兒第一次呢。畢竟是他一靈不昧。會認得幾個字兒的好處。那窰子居然不曾摸錯。走進大門說明來意。便有人將他引入一座客廳。其時席上的客已不少了。笙管嗽嘈衣香鬢影正在熱鬧。大家見了他這巍巍身段。不由都吃了一驚。主人便走出來問他的高姓大名。他使勁將胸脯子一拍。侃然說道：我乃連幻佛先生代表是也。主人聽見這話當然讓他去上坐。他也不客氣兀自猴上首席。整襟危坐。眼觀鼻鼻觀心的動都不動。衆人因爲他咬文嚼字吐屬不凡。却不敢來藐視他。少不得要請教他的大號。大福將臉色一沉。冲着他們說。



道○哎○呀○我○的○名○字○諸○君○如○何○會○不○知○道○報○紙○上○現○刻○着○兄○弟○的○大○著○但○凡○眼○睛○珠○子○不○會○瞎○掉○的○總○得○如○雷○灌○耳……衆○人○吃○他○這○一○頓○臭○罵○方○才○有○些○不○大○高○興○笑○道○漢○口○的○報○紙○實○在○不○少○便○是○有○大○著○作○刻○在○報○上○也○狠○多○狠○多○我○們○如○何○會○查○得○這○般○清○楚……孫○大○福○這○才○沒○法○嘆○了○一○口○怨○氣○拿○起○筷○子○蘸○着○杯○裏○的○酒○在○桌○上○寫○了○八○個○字○是○筆○花○詞○人○綠○痕○外○史○又○道○偌○偌○但○遇○着○小○說○上○安○上○這○名○字○的○便○是○兄○弟……他○說○完○這○話○座○中○有○個○少○年○撇○着○燕○尾○鬚○子○忍○不○住○大○笑○起○來○冷○冷○的○望○着○那○主○人○說○道○我○說○連○幻○佛○辨○的○那○報○近○來○怎○麼○沒○有○好○稿○子○的○不○但○句○調○順○不○下○去○而○且○別○字○連○天○這○就○不○怪○了○原○來○便○是○這○位○纏○夾○二○先○生○的○手○筆……衆○人○都○點○頭○微○笑○轉○把○大○福○朦○住○了○因○爲○那○少○年○說○出○話○來○全○是○閩○粵○一○帶○的○口○音○他○雖○然○聽○入○耳○朵○裏○簡○直○和○聾○子○一○樣○除○得○把○二○顆○大○白○果○子○眼○睛○在○那○裏○翻○來○翻○去○一○句○話○也○分○辨○不○得○再○望○望○他○們○早○又○每○人○帶○上○一○個○婊○子○在○那○裏○有○談○有○笑○將○大○福○攔○下○來○更○沒○有○人○來○理○會○幸

虧大福的宗旨只注重在那清湯魚翅每逢送一件菜上桌他的筷子和雨點彷彿吃得一個暢快嘔嘴舌得意洋洋瞧看那許多的名花他兀自在肚皮裏盤算預備送他們一篇論贊贈幾首小詩呢他又懂不來規矩別人帶的局他在得意當兒竟想和人家去動手動脚座中沒有一個人不覺得討厭主人格外不大高興便搭訕問道外史是連幻翁的甚麼人他怎麼請你來替他代表大福忙不迭的說道論兄弟和幻佛名分幻佛却是兄弟的家師老實說那也不過是騙人頑的論幻佛的文字離兄弟還差得遠呢這小說便是憑據那報紙上如何沒有他的手筆呢兄弟不久道好要和他開一開談判叫他將那份門生帖子交還給我另外再補一份送過來那才算得是名正言順爲甚麼緣故呢幻佛和兄弟在民國裏都是布衣那裏及得家父是前清宰相哈哈這一句話不打緊把在座的客人不約而同的都嚇了一跳便有那些善拍馬屁的調轉風來想和孫大福拉攏拉攏因爲他是宰相的兒子清室雖然推翻然

而像他們這種世臣故家一定在政府裏狠有些權柄他若早說出來我倒也不敢這般將他冷落了當下便追問了一句說孫閣老如今可在不在大福正色說道怎麼會不在呢家父精神還很健旺……衆人益發害怕流水般的來捧大福主人便命撤了這桌席再另換一桌來替孫少大人洗塵他們剛在這裏鬧得烟舞漲氣還是那燕尾鬚子促狹搖着頭不肯相信趁勢向大福問道瞧你是湖北口音至於這湖北地方幾曾出過甚麼孫閣老你休得在這裏招搖撞騙吃我們查出來那是要辦你一個冒充長官的罪名……孫大福被他這一駁夾耳根子羞得通紅幸虧他胸有成竹忙接着笑說道兄弟的話本來還不會說得完呢誰叫他們這樣烏亂我原說家父是宰相的根苗呀家父是前清秀才這秀才不是宰相的根苗是甚麼呢衆人聽到這裏方才鬩堂大笑不約而同的說道不錯不錯近來的秀才原狠出風頭你們通不瞧見我們中國裏一南一北不都是頂刮刮的秀才在那裏大掀波浪麼……其時座中

便有一兩個妓女交頭接耳指着大福笑說道瞧不起這孫大少說出話來委實叫人發鬆若是天老爺叫你變做我們輩憑你大少這一張嘴還不把我們飯碗都奪了去孫大福正色說道你們休得拿這些話來挖苦我黑臉皮子在先我當你們這樣年紀何嘗不又白又胖在拆白黨裏也稱得起是一個滑頭那時候便有人勸我去學花旦我覺得唱戲這件事雖也算得是一種通俗教育但是遠不如做小說可以移風易俗漢口這局面太小怕安插不得我這文豪不久我還想到上海去走一踣呢……衆人見他吹起牛皮來着實討厭又不便上前攔阻還是那主人忍不下去忙搭訕問道連先生好端端的爲甚不來轉請足下跑來代表其實他來不來也沒要緊轉鬧出這代表來則甚大福也不省得人家這話裏含着機鋒他轉笑吟吟答道幻佛這兩天窮忙得緊呢牢瘟報館既然沒有本錢便閉歇起來有多少不好他偏生要打起臉來充胖子東挪西借的向前死挨衆人笑道平時瞧幻佛的光景倒還不怎麼樣便是

到堂子裏吃。擡把花酒他的一件長衫倒也十分漂亮。這又打從那裏說起。大福急道：你們知道甚麼？幻佛除得那件長衫，你要想在他身上尋出第二件沒有縫補過的褂子，比登天還難。不是我們小說家說句促狹話兒，諸位都坐在這裏呢。內中却總有幾個長衫脫不下來的。你們摸一摸良心，覺得我孫大福這話可冤枉諸位不成……他只顧在這裏七搭八搭的信口開河，真個有些朋友吃他說得面紅耳赤，把手縮到褲襠裏，死命揪着那幾個破洞。那些妓女笑得顛頭晃腦，有將桌上酒杯子潑翻了的，有躲向旁邊去揉小肚子的。孫大福好生得意。（社會上原有這般不識進退的人，怕總不及大福爽快。）我且由他在那裏討厭倒要叙一叙連先生。幻佛幻佛出了報館之後，他的老規矩依舊在米鋪裏量了二升白米回去，煮晚飯。平時走到自家門前，那兩扇門都是虛虛掩着，只消手一推，便側身而入。今天偏又關得緊緊騰騰的，他正沒好氣，使盡平生之力，在那半門上像擂鼓似的，播得震天價響。一會子便覺得走

出。一。個。人。來。開。門。幻。佛。抬。頭。一。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的。生。身。老。父。他。心。裏。已。經。不。大。快。活。了。偏。生。他。那。老。父。不。知。道。輕。重。將。開。放。兀。自。轉。身。便。往。裏。踱。幻。佛。更。忍。耐。不。得。吆。喝。着。道。連。璧。你。爲。甚。不。替。我。將。門。關。起。來。連。璧。冷。冷。的。說。道。你。隨。手。關。了。不。是。一。樣。又。巴。巴。的。派。遣。着。我。幻。佛。一。聽。怒。衝。冠。髮。蹀。脚。罵。道。你。這。老。不。死。的。奴。才。你。在。福。興。潤。舖。子。裏。難。道。開。門。關。門。不。是。奴。才。的。職。任。一。經。回。轉。家。裏。轉。想。做。起。太。上。皇。來。了。你。休。得。做。夢。……連。璧。見。他。聲。色。俱。厲。早。嚇。得。戰。兢兢。的。陪。笑。說。道。我。關。我。關。你。且。先。請。進。去。罷。總。怪。我。口。齒。不。大。伶俐。容。易。得。罪。了。你。這。東。宮。太。子。咳。別。人。揭。我。的。短。處。罷。了。我。的。兒。子。也。來。揭。我。的。短。處。我。這。條。老。命。可。是。真。苦。……他。一。壁。拿。手。去。關。門。一。壁。便。哽。哽。咽。咽。的。要。哭。幻。佛。格。外。生。氣。指。着。他。罵。道。你。這。話。仔。細。些。誰。是。你。的。兒。子。你。又。是。誰。的。老。子。你。也。生。着。兩。個。耳。朵。呢。向。社。會。上。去。打。聽。打。聽。可。有。個。清。道。夫。養。出。兒。子。來。能。够。做。報。館。裏。的。主。筆。你。再。這。樣。對。着。我。沒。高。沒。低。瞧。我。兜。臉。刷。你。兩。個。耳。光。

料想。你也不敢到官廳裏去告我的忤逆。連璧這時那裏還敢開口一步一步的躡着脚跟走入堂屋。他母親孔氏見他們父子倆倒又沖突起來。（可想而知沖突一次）連忙過來跳個花臉望着幻佛笑說道：「好兒子，你是個辦大事的人，何必同這老奴才一般見識？我告訴你一件事，叫你聽了歡喜你父親如今不再在外邊辛苦了。他向福興潤經理前業已辭了他的職務……幻佛聽見這句話，一把無名惡火倒好冒穿屋頂順手將那一包米手巾向半空裏一擲，手巾散了，那米紛紛灑灑潑潑將出來，好比撒了一屋子的白雨。雙腳齊跳拚命的喊道：「不得了，不得了，這不是跑回來要我的命！他一個人在外邊吃人家的用人家的，雖然沒有多錢回來，畢竟還累不着我。如今益發鬧起辭職來了。請問他這看守大門和打掃街道是算做甚麼屁職？你老奶奶還和我鬧這官話辭職呢？辭他媽的……這一句話未完，連璧早埋怨着孔氏道：「你是炒蝦子等不得紅孩子，剛剛回家你就告訴他這些不興會的話，也不怪他生氣。幻佛

冷笑道：「告訴我不告訴，我却不算甚麼。難道不告訴，我你躲在屋子裏，我便不驅逐你不成……」孔氏因爲自己闖下這樣大禍，也不曉得怎樣解說才好。重行顛巍巍的說道：「你且緩着生氣，我的話還不曾告訴你，得完呢。幻佛將雙眼一瞪，冲着孔氏罵道：「你那些婆婆媽媽的話，也不必說了。我也不願意聽。左右不過拿那些古書上的二十四孝來騙我，我想騙我，拿出銀子來白養你們這一對打拉蘇，這也不怪你們。近來外間講究的那些新學說，你們做夢也不會領略得到。我略爲說幾句給你們聽罷。像我們這班青年，是國家的國民，不能容你們霸佔着的一經過了二十歲，當然由我們去自立，你也顧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比如你們若是有財產，儘管由你們的意思，把來去做公益也好，把來去贈親友也好，我連幻佛斷斷不想承受這份遺產的。老牛他的遺產在那裏呢？哈哈，他的遺產只有你呻吟床褥的老蟹，謝天謝地，我但情願老牛和我賭氣，請個頂刮刮的大律師，做個證人，畫個花押，將你這老蟹給別人去承受。我



每年也還省得好一筆衣食贍養費……幻佛越說越氣將雙手插在腰袴裏擺出一座花瓶勢子孔氏見他說出來的話十分刻心也不敢再在他面前廝混只得戰戰兢兢的去擄地下的米借勢躲入廚下去煮粥連璧更不必說了呆在那裏半晌大氣也不敢出有人讀我的小說讀到這裏不由嘆味笑起來批駁作者形容太過便算連老頭子沒用道不得個連老子都不會做竟由得幻佛這樣無法無天他就不能拚這老命申飭他幾句嚇得像鬼呀似的在文字上面未免就露出漏洞來了咳這話我又何敢批駁諸君說的不是不過世界上儘有這一種人平時恨着自己不掙氣不能在社會上充一個偉大人物難得生了一個好兒子光大門閥不但犂牛變做驛牛而且雛鳳清於老鳳論他這顆心裏早經喜歡得無可無不可由縱容而生愛憐由愛憐而生畏懼所謂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了哇！慨乎言之世有如幻佛其人者乎讀者此語不知其感想何如也）過了半响連璧方才和顏悅色堆着滿臉笑

容向幻佛哀告道：這辭職的事，算我一時糊塗，但是挽回也來不及了。好兒子，你有甚麼法子？可想我都依你……幻佛見他說得可憐，這才將怒氣捺下一半，冷笑說道：「好呀！你辭了職，轉叫我來想法子？這不是和我開心說不得。委屈了，要打發你這棺材出門，還是我來在本報上送你一條告白，上面用四個大字叫做『老奴待聘』。底下便說：『今有老奴一名……說到這裏，又問道：你在福興潤叫做甚麼名字？連璧忙道：『他們都喊我做連二。』幻佛又道：『你的年紀呢？我也不記得清楚。』（至此我乃知孔老二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語太背謬一笑）你益發說了罷！連璧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已枉活到七十二歲了。可憐我在四十五歲上，你媽一共還不會生育，急得我像熱鍋上的螞蟻，到處求神問卜，好容易託人在上海買了一副婦人必孕丹，那一晚偻着你媽吃下去，算是萬分僥倖，隨即受了胎。在第八個月上，便養下了你。居然是個肥頭大臉的男孩子，我和你媽嘴都笑得擺不起來。光是喜蛋足足還送了一千多個……』

幻佛兜臉給他一口吐沫罵道：『這些辰年卯年的舊話虧你還說得出口！我如今還恨得牙癢癢的呢，要不是你們這兩口子興妖作怪，憑我連幻佛就不能投到魯大人屋裏去做大少爺，再不然便降生到葛鏡清那邊也還罷結得和象文做一個嫡親兄弟，連璧笑道：『這些長話短話也不必談了，懊悔究沒中用，你老實往下寫罷。』幻佛想了想，說道：『今有老奴一名，叫連二，並不是連幻佛的父親，活到七十二歲年紀，雖然老邁，精力確還健旺，無論看門守夜挑水、煮飯、爬灰、倒糞、洗衣、漿裳、聽憑驅遣，薪金並不計較。如有合式者，請通信至本報館第一號信箱，不誤。』連璧皺眉苦臉的說道：『哎呀，請你將挑水這一條取消了罷。這幾年我的肩膀是不中用的了……幻佛虎吼了一聲，拍着桌子喊道：『中國便誤在你們這一班膿包身上，大凡一個人既要在社會上做事，總須埋着頭去，前進火裏，火去水裏，水去這才不負這競爭兩字……說着又拿手在空中書着圈子，說道：『競爭者遇見人家便行打架之謂也，你不能打架也罷。』

了。難不成連個挑水都要推三阻四。這就無怪乎弱肉強食。天演淘汰了。連壁見他這樣高闊論。自己聽了去。雖然不大省得。然而總覺我這兒子發出來。的論調斷是不會錯的。忙不住點了點頭說。就是這麼辦也好……就是怎麼辦也好。幻佛見老頭子非常循謹。那一半氣也就消滅了。却好孔氏端粥上來。胡亂吃了兩碗。垂頭喪氣的跑入自家房裏。倒頭便睡。可憐他這一夜翻來覆去。始終也不會合上眼睛。老在那裏打算借款。想來想去。竟然想不出一個法子。自言自語的嘆道。怪不得政府裏那些大老單單爲這大借款的事。把他們弄得走頭無路呢。我們辦報的。只知道拿一枝筆桿兒在那裏。有一搭沒一搭批駁他們。長短萬一叫我們身當其境。怕也免不得棘手的了。咳。處於旁觀地位。誰還不說得嘴響。他們握着最好機關。尙且如此困難。那就無怪我連幻佛呼天不應。叫他靈了。哇。他躊躇了一夜。末了。打了一個主意。還是跑到葛公館裏去打聽打聽。象文幾時回家。能够再打聽出他避暑的地址。或是寫一

討信給他做個將伯之呼。或者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主意已定。清早便跳下床。沿趁他們老夫婦還不曾起身。早溜烟趕到葛公館門外。誰知葛公館的人一共也不知道他們少爺的蹤跡。便告訴少爺。近來常常住在我們大小姐那邊。至於麼避暑不避暑。不獨家人們。朦在鼓裏。怕就是老爺太太也不會去干涉他的行動。幻佛見這話不由呆了一呆。隨即問他們大小姐的住址。家人們指點了他的所在。他絲毫不敢怠慢。滴篤滴篤像小驢子似的。又向玉痕這邊走來。魯德因爲屋裏沒有正經家主。他落得偷懶。石頭晒到這。個辰光他老人家剛在門房裏彎下腰來抹臉。一眼瞧見連幻佛的名片。觸起。上次連璧那件事。一肚皮沒好氣。噎咕着說道。這不活活見鬼嗎。又是一個姓連的。敢不是那個老死鬼。又來打抽豐了。他將臉抹好。跨出房外。抬頭一望。見這人並不是福興潤的那個老鬼。才微微換了一副笑容。有氣無力的問道。我們這公館裏沒人。你是來尋誰的。幻佛欠身笑道。不敢借問一聲。葛象文葛。

大少爺他們到廬山去避暑管家可曉得他住的地。址不會魯德見幻佛身上穿的衣履。狠華麗心。老大便不很高興。況且他也實在不明白。象文在江。住的地方忙。下臉色將個脖子使勁搖了幾下說不知道不知道……又。低低嘖咕說。道好笑嗎。那個姓連的騙去葛少爺五十塊滴大溜光洋錢。你這。廝一定來想告貸了。（一猜便着）清大早起誰也沒有這閒功夫和你們嚼這。些舌頭……幻佛耳朵猛觸。那五十塊錢的話。時他並不嗔怪魯德說話。得罪自己轉低聲下氣追問了一句笑嘻嘻的說道。請問管家那個姓連的私。葛大少借錢……魯德冷笑道說出來想你也該知道便是替福興潤看守大。門的那個老王八蛋。他和你可是同族不是……幻佛連忙分辯道不是不是。我姓黃連的連他姓害連瘡腿的連算得是同姓不宗驚動驚動請你將門關。好了罷。恕我不能奉陪……你道連幻佛如何發出這一種滑稽論調呢。原來。他得了他父親借錢的消息喜得心花怒放暗暗笑道我好討厭呀。放着現鐘不。

打倒巴巴的跑來鍊銅怪道呢我說那老頭子怎麼好端端的會辭起職來原來他是發了財的人當然看不起每月那幾百文的薪水可喜可喜活該我連幻佛要轉運了他說到這裏依舊厥轉屁股跑向自己住宅將大門輕輕一推側着身子躡進來躡手躡腳走近他爹媽的房門外面不防有一種敲繫洋鈿的聲音叮噹叮玲直刺刺的鑽入耳朵裏十分清脆好聽這也是老夫婦倆一時高興因爲多年不曾和這洋鈿打過照面此番把整整五十塊撈到手裏不但捨不得浪用而且捧出來互相賞鑒賞鑒到得意的去處便你拿一塊我拿一塊和小孩子攢錢一般在那裏弄得十分嚮嘍剛在得趣猛聽得外邊脚步聲嚮嚇得老兩口子藏放不迭房帘揭處早見幻佛恭恭敬敬的直躡進來雙手捧得筆直走近他父親身旁提高了喉嚨喊了一聲阿爹……連璧大驚好像這一種稱呼還是幻佛在地上學走的時候曾經消受過他這樣榮寵於今將近二十六七個年頭對看阿爹兩字久違得狠了你想連璧受寵若驚

他還疑惑坐在屋裏做夢連忙站起來呵着腰笑問道不敢不敢少爺請上坐地休得折了老兒的壽數……幻佛不暇回答掉轉身向他母親喊了一聲媽他母親到底愛子心重却不曾和他客氣兀自答應了又笑問道怎麼你今日還不會到報館裏去辦事……幻佛怡色柔聲的說道兒子不會到上房裏來替二老請安如何敢擅自到外間去走動兒子這顆孝心也沒有了一時一刻能够將爹媽放下所以能多一刻侍奉心裏便多一刻快活他老人家忽然和兒子鬧起氣來叫兒子如何禁當得起……他在那裏說一句連璧便將舌頭一伸暗自叫苦道不好不好敢是我這老傢伙要死了怎生一個耀武揚威的忤逆孩兒忽的變成了二十五孝上的孝子事體反常決不是家庭中的幸事……連璧雖然這樣躊躇幻佛好像已經猜到他的意思一般忙笑着分辨道爹千萬不可記着孩兒以前的事迹這都是你老人家愛子心切平時將孩兒縱容慣了孩兒說出話來所以有些沒高沒低像這種道理爹不該埋怨別人



還該埋怨自己……幾句話將老兩口子都說得笑起來。一霎時那一座小房間憑空的充滿了無限太和元氣。咳，世界上的父母沒有個不愛憐子女的。連璧見幻佛這樣乖巧，決不疑惑他有甚麼用意。真個有談有笑，快樂的了不得。說話當兒又笑着向幻佛問道：「昨天晚上你替我想的那一條告白，可曾送到報館裏？不會到是快些發表的好沒的？再被別人搶了先去，那個真要把我急壞了。我這句話並不是矯情，實在因爲你越這樣孝順，越叫我過意不去。趁我筋力還支撐得起，幫你們一天忙。兒這一天，我心裏便覺得安慰。老實說，在天我還有點不大高興。如今我却是一心悅誠服的了。」（情真語摯，使人聞之惻然。）幻佛忙正色說道：「爹說的是那裏話？我是一時將脂油朦了心竅。今天說不出來的心裏懊悔呀！人家要兒子做甚麼的不尋出錢來給老人家享用？還累爹這樣大年紀去吃辛苦孩兒，簡直比畜生都不如了。爹莫要以爲孩兒醉心新學，那新學上的理論如何能够成立在社會上？或者偶然隨波逐流。」

至於家庭之中孩兒要依舊盡我的孝道他母親越聽越樂自己又巴巴的跑到街上買了好些點心給他們父子嚼吃幻佛下死勁的推讓連璧吃不下他也硬逼着他吃老人家又却不過他這番盛意勉強勉強那點心雖然不大倒好吃了二十多個像他上了這般歲數脾胃虛弱已極吃下東西去是再不會容易消化的只聽見呼啦放下一個臭屁忽然將眉頭一縐接二連三沒命的嚷着要出大恭幻佛見這模樣掩着鼻子忍不住好笑孔氏忙着趕過來扶了連璧請他去坐馬桶幻佛再積伶不過這個當兒他早順手將馬蓋揭起攔腰一抱恭恭敬敬伺候得十分妥帖又不肯輕易離開虧他竟蹲下身子分付他爹將一雙手搭伏在他脊背上取個安穩爽快弄得連璧不知所以掙着說道孩兒你快走過一邊去這裏腌臢得狠暑天六月你如何禁受得起如若弄出病來叫我怎樣放心人家說起來又該笑我只配兒子忤逆一經孝順了我又沒福消受幻佛一面彎着腰低着头一面哼哼的說道古人還有替父親嘗糞

的。呢。他。不。是。這。樣。如。何。能。够。流。芳。百。世。兒。子。不。過。聞。聞。糞。的。臭。味。怎。麼。敢。怨。天。  
恨。地。爹。放。心。儘。管。痲。出。來。好。了。……說。也。奇。怪。不。但。連。壁。這。時。候。吃。他。一。陣。鳥。  
亂。弄。得。六。神。無。主。便。是。那。個。肚。腹。也。有。些。受。寵。若。驚。所。吃。的。點。心。絲。毫。嚇。得。不。  
敢。出。來。把。個。老。頭。子。急。得。擠。眉。扎。眼。白。坐。了。一。會。馬。桶。只。得。央。告。着。他。說。道。好。  
好。你。放。我。起。來。罷。……幻。佛。這。才。站。過。一。旁。又。替。他。繫。褲。帶。理。衣。服。鬧。得。一。場。  
糊。塗。他。心。裏。見。時。機。已。熟。暗。想。道。要。開。口。便。得。在。這。時。候。開。口。了。遲。恐。生。變。於。  
是。故。意。咳。嗽。了。兩。聲。正。待。提。起。借。款。薰。不。防。堂。屋。裏。已。竄。進。一。個。人。來。偏。有。  
這。等。不。巧。的。事。不。獨。幻。佛。着。急。我。也。着。急。嘴。裏。不。住。的。喊。道。先。生。先。生。怎。麼。  
這。會。子。你。還。不。到。館。裏。去。發。稿。子。累。我。好。找。像。沒。頭。蒼。蠅。似。的。各。處。都。尋。遍。了。  
斷。斷。不。料。先。生。還。在。屋。裏。廝。纏。幸。虧。碰。着。賣。冰。忌。淋。的。王。灶。雞。子。他。說。先。生。清。  
早。出。去。跑。了。一。趟。這。會。子。又。轉。回。來。我。所。以。跟。尋。到。這。裏。好。先。生。我。和。你。借。一。  
步。說。一。句。要。緊。話。兒。……幻。佛。見。是。孫。大。福。恨。得。咬。牙。切。齒。冲。着。他。呸。喝。道。我。

不。懂。你。到。今。日。還。是。這。樣。冒。冒。失。失。我。辦。事。又。沒。有。一。定。鐘。點。遲。去。早。去。干。你。甚。麼。屁。事。偏。又。獻。起。慫。勳。來。要。你。東。鑽。一。鑽。西。鑽。一。鑽。倒。不。會。鑽。入。赤。練。蛇。洞。裏。吃。他。咬。你。一。下。子。大。福。笑。道。如。若。沒。有。事。我。又。何。必。這。樣。着。急。因。爲。剛。才。得。了。一。個。消。息。你。那。個。朋。友。過。病。蟬。嗚。呼。哀。哉。了。幻。佛。怒。道。病。蟬。又。不。是。你。的。老。子。要。你。忽。忽。的。跑。來。奔。喪。則。甚。：：：。大。福。仔。細。將。幻。佛。臉。上。望。了。望。嬉。嬉。的。笑。道。先。生。敢。是。才。出。了。被。窩。這。被。窩。氣。利。害。得。很。呢。開。口。就。罵。人。也。不。成。個。體。統。幻。佛。跳。脚。說。道。便。算。是。我。罵。了。你。你。待。怎。樣。：：：。連。璧。見。他。們。在。外。邊。活。嚷。亂。吵。忙。攔。着。幻。佛。說。道。人。家。既。然。有。話。和。你。講。你。便。陪。他。去。講。講。也。好。我。身。邊。有。你。媽。照。應。呢。你。依。我。的。話。比。孝。順。我。我。還。歡。喜。：：：。幻。佛。其。時。正。假。充。着。孝。子。聽。了。這。話。當。然。不。敢。違。拗。只。得。換。了。口。氣。將。大。福。帶。入。對。面。自。己。住。的。那。間。小。房。裏。叫。他。坐。下。憤。憤。的。問。道。你。說。你。說。病。蟬。死。了。你。又。打。甚。麼。主。意。大。福。笑。道。病。蟬。死。不。死。原。與。我。們。沒。有。相。干。不。過。他。這。小。學。教。員。一。定。是。出。缺。了。我。知。道。

先生和勸學所長尹雄伯是至好可能替學生去運動運動如果能達目的學  
生當然買一雙緞鞋子送來做個酬謝學生平素的脾氣先生是知道說一句  
便是一句斷斷不會講慌幻佛道人家才嘆氣你們就去想謀他的位置也太  
沒良心了這件事我總得替你盡力却不能忙在這一時大福急道借借你老  
人家又來鬧迂闊了大凡談到運動這一層如何可以遲得一時片刻萬一吃  
別人佔了先着那時豈不叫學生空勞盼望我也知道你老人家脾氣只要聽  
見酬謝兩字便叫你去掏毛廁缸你只消掩緊鼻子死也不讓嫌臭難道學生  
允許送的這雙緞鞋還不能滿你所欲……他說到這裏便拍手哈哈大笑幻  
佛吃他這一頓排揎又羞又氣剛待分辨不防連璧彎腰曲背的打裏面走得  
出來幻佛嚇了一跳站起來陪笑問道這大毒日頭爹向那裏去走動受了暑  
狠不方便……連璧笑嘻嘻的說道本來有個朋友約我在華景街一座小酒  
館裏吃飯這會子差不多快十一點鐘了我須得趕去赴約……幻佛無可奈

何○只○得○勉○強○說○道○爹○和○朋○友○吃○飯○不○打○緊○如○果○有○人○和○爹○借○錢○千○萬○不○要○答○應○  
外○面○歹○人○多○着○呢○借○錢○的○當○兒○都○說○得○天○花○亂○墜○及○至○將○來○和○他○討○索○他○翻○轉○  
臉○來○又○是○一○副○聲○口○了○弄○得○不○巧○還○會○和○爹○結○下○深○仇○大○隙○兒○子○說○的○全○是○有○  
經○驗○的○話○爹○千○萬○記○着○早○去○早○回○我○和○爹○還○有○緊○要○的○事○體○商○議……連○璧○笑○  
道○你○也○太○過○慮○了○莫○說○他○們○未○必○和○我○借○錢○便○是○借○錢○我○是○一○個○精○窮○的○窮○人○  
那○裏○會○有○錢○借○給○他○們○去○使○用○（老○奸○用○心○亦○正○不○弱）他○們○父○子○倆○在○這○裏○  
談○心○大○福○只○是○大○刺○刺○的○坐○着○動○也○不○動○幻○佛○吆○喝○道○你○怎○麼○見○了○太○老○師○都○  
不○請○叫○一○聲○兒○你○瞧○不○起○我○爹○便○是○瞧○不○起○我○大○福○非○常○驚○異○笑○問○道○怪○呀○你○  
平○時○和○我○提○起○來○都○說○這○清○道○夫○沒○有○做○你○父○親○的○資○格○關○照○我○們○如○若○會○了○  
面○不○必○同○清○道○夫○去○講○客○氣○這○句○話○我○牢○牢○記○在○耳○朵○裏○怎○生○今○天○你○又○對○我○  
學○生○大○大○訓○斥○起○來○你○還○是○鬧○着○頑○呢○究○竟○是○認○真……幻○佛○臉○上○一○紅○笑○道○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彼○爲○清○道○夫○則○清○道○夫○了○彼○爲○太○老○師○則○太○老○師○了○你○總○

須得聽我的調度……大福笑道：「這個還不容易，我此時正要借重你老人家。鼎力呢？看你分上，便叫他一聲太老師，有何不可……說着，便提着喉嚨，喊道：『太老師……其實那個太老師早出了大門好遠，料想也不會聽見。』大福便借這事重行說道：『太老師算是喊過了，便請你老人家替學生勉力進行……』幻佛嘆道：『大福你撫着良心仔細想想，你以前託我替你運動的事，還少嗎？指到那裏，我便做到那裏，從不曾打過一句啞聲兒。你如若是個有良心的，想總不能夠怪我教員這件事。怕又是個極難題目，我請問你可曾在師範學校裏，畢過業，不曾會受過檢定，不曾目下外面的小學教員還少？尹雄伯伯巴巴的聘你這米店裏倒尿壺的小官……』大福怒道：『笑談了，笑談了，你嘴裏不知說的是些甚麼。大家在外邊混世，都得你鼓吹我，我鼓吹你，方是做朋友的道理。怎麼當面和我鬧起倒尿壺來？老實說，若不是有借重你的地方，我使起性子，可許請你吃這件傢伙……』他說這話的當兒，便將拳頭對着幻佛一伸，幻佛

冷笑道：「哎呀，你難道還要打我大福道？有甚麼打你不得……」幻佛氣得只是拿手揉肚子，嘴裏嚷道：「反了，反了！學生居然要打先生……」大福將雙臂叉了，又冷笑道：「不要活見鬼罷！師生原是開了頑的你，便認真起來，我也替你害羞……」他一邊說，一邊憤憤的依舊跑回那所報館。幻佛見他已經走了，也沒有話說，等了一會，還不見他父親回來，心裏便想到病蟬大家總算得是至好朋友，既然得了他的死信，也不能不去行個禮兒。左右在屋裏閒着，沒事借此消遣，消遣也狠，合算於是將長衫重行穿好，將門帶上一，直便向馬路上行去，不曾走了多遠，只見道旁躡出一個少年，手裏還提着一陌紙錢，幻佛起先在病蟬那邊也，和這人會過的，知道他是劉瞎子的令郎劉克仁，走着哭着比他自己家裏死個人，還要沈痛。幻佛暗暗好笑，走上前，扯了扯他的袖子，問道：「劉克翁，你敢也是到病蟬那邊去的嗎？我們一路結個伴兒，可好不好……」劉克仁穿的那件夏布長衫，早已陳絲如爛草了，碰也不能一碰，不防幻佛手勁



太猛呼啦一聲袖子口早已裂開一條長縫嚇得幻佛十分慌張幸喜克仁倒不介意將袖子重行捲了一道上去說不妨事不妨事我這衫子原不結實與連先生沒有相干不過連先生是遇見兄弟算你造化萬一遇見家父哼哼怕你這件長衫保不住會在身上了連先生你瞧可傷心不傷心昨天我在那邊病蟬還是好端端的會說話會吃飯怎麼隔了一夜他就伸了大腿我同病蟬是至好得了這消息至今也不會乾着眼淚我怕他陰間沒錢用拚命同媽鬧得二十個銅板買了這物事跑去燒化也不枉我們在世相好一場……幻佛心裏深感激他又覺得他說出的話雖免不掉迷信然而倒是發於天性和那些忘恩負義的不同不由望着他點了點頭又道人生在世委實沒趣得狠誰料一個活跳新鮮的過病蟬不曾病得半年竟自化爲異物……克仁躁腳急道連先生你道過大哥他肯死嗎都是吃了那個葛小姐的虧同他好的當兒兩下常躲入旅館裏幹那鬼鬼崇崇的不堪的把戲後來葛小姐嫁給魯局長

做姨太太。便不大理會。過大哥了。你叫過大哥。如何不氣咳。朋友們相好。講究個勢利也。還罷了。我只不信男女的情愛。也要瞧有錢沒錢。過大哥不幸窮了。些不防將性命都窮得送掉……幻佛笑道。你休得嚼這些舌頭罷。我打聽得葛小姐和病蟬並沒有甚麼。尷尬你又何苦污蟻人家的名譽。克仁益發急得要死。說道。這些事迹都是過大哥親口告訴我的。如何會假。他在前兩天已經動擲不得還巴巴的伏在枕頭上。拿筆寫信給葛小姐呢。要沒這事。葛小姐也不會承認……幻佛似信不信。便微笑說道。有這事也好。沒這事也好好。在與我們毫沒相干。至於目下的男女情愛。還在其次。第一這金錢却是緊。比如我連幻佛到今日。還不曾娶親。在不知道的或者疑惑。我是缺少財產。其實我也因爲女人家不大好惹。所以寧可守獨身主義……克仁沈吟一下子。睜着眼睛說道。這話却又不然。瞧來。瞧去。我那母親就與葛小姐這一種人不同。家父的窮可算是窮得極頂了。然而我的母親依舊和家父恩恩愛愛。也不曾見

他跑出去嫁人……幻佛撲哧笑了一聲。知道他的獸性又發作了。如果再和他談下去，怕還有別的笑話兒要談出來。因此不再和他開口。兩下埋着頭，走到病蟬那裏，只見大門通同開着，靜悄悄的，並沒有多人。祇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穿了一件白布袍兒，歡喜跳躍，蹲在一個瓦鉢子旁邊。在那裏一張一張的燒化紙錠，右首廚房裏嗤啦啦霹拍的有些煎炒的聲音，却是病蟬的姊妹金蘭，揸拳擄袖的忙着弄菜。堂屋裏坐着一個少年，是個生意人模樣，一眼看見幻佛和克仁進門，他便起身迎接。幻佛便問他的名姓。少年答道：「不敢在下。姓奚，賤字茂興，茂盛之茂，興隆之興。病蟬是在下的內弟，不久還在小號裏欠了半斤洋油，二百張草紙，怎麼幾天功夫，他便一病而亡。這也是閻王注定三更死，誰肯留人到五更。不過小號本短，將來這筆帳目，怕還不能夠打個七五折收入呢……他剛在堂屋裏談病蟬的苦情，猛不防屍床旁邊有個二十外歲女子，掩面哭將起來，嘴裏還嘖嘖叨叨的數說不了聽了去，彷彿是哭自家。」

的。苦。命。說。是。剛。剛。由。嫂。子。替。我。們。提。起。婚。姻。怎。麼。你。這。短。命。亡。人。便。將。奴。家。孤。另。另。的。丟。下。來。了。今。生。雖。然。不。得。成。爲。夫。妻。來。世。裏。總。得。要。求。閻。王。好。遂。我。們。的。心。願。正。哭。得。十。分。起。勁。却。好。他。哥。哥。進。來。茂。興。吆。喝。說。道。你。快。讓。讓。有。客。來。了。好。叫。人。家。到。死。屍。前。去。行。禮。那。女。子。聽。見。這。話。方。才。放。下。手。扭。扭。捏。捏。的。站。過。半。邊。幻。佛。留。心。將。他。望。了。望。原。來。却。是。一。張。缺。嘴。鼻。孔。底。下。就。白。囁。囁。的。露。着。兩。顆。牙。齒。渾。身。不。由。打。了。一。個。寒。噤。遠。遠。的。對。着。病。蟬。勉。強。鞠。了。鞠。躬。再。瞧。那。個。克。仁。早。虎。也。似。的。抱。着。病。蟬。的。死。屍。放。聲。大。哭。還。不。住。拿。嘴。湊。過。去。和。他。接。吻。幻。佛。急。的。了。不。得。忙。下。死。勁。的。連。拖。帶。拽。將。克。仁。拖。到。外。邊。冲。着。他。說。道。哎。呀。你。這。人。好。生。膽。大。他。是。害。肺。病。的。最。易。傳。染。我。們。躲。避。還。躲。避。不。及。你。還。趕。去。和。他。接。近。這。也。不。是。衛。生。的。道。理。克。仁。糊。裏。糊。塗。他。聽。了。也。沒。話。回。答。轉。觸。怒。了。房。裏。那。個。女。郎。將。一。張。缺。嘴。撇。得。高。高。的。噤。咕。說。道。誰。該。死。誰。不。該。死。總。是。前。生。註。定。苦。鬼。這。癆。病。那。裏。就。會。坑。害。了。你。們。你。們。早。知。道。如。此。也。不。該。

向這裏來弔孝呀。像我呢，一直打苦鬼。嚙氣之後，也不會離着他。半步怎麼還好端端的坐在這裏，也不見得便傳染了傷風咳嗽……幻佛聽了，着實好笑。也不好分辨，便向那奚茂興問道：「這位小姐是誰在先，却不曾見過？」茂興忙欠身答道：「不敢。這是舍妹二姑娘，決不敢當小姐的稱呼。因為這邊沒有多人是家岳母接他過來幫忙的……幻佛見他提到岳母忙笑問道：「正是呢。今天是個要緊的時候，如何不見令岳母的影子……茂興又將身子欠了欠，正色說道：「不敢。內弟挺屍在床家裏，又狠拮据，有幾處欠家岳母的銀利。家岳母到各家討債去了，論理在下該替他們想法，不過實在因為時局不好，南北還不曉得在甚麼時候。統一銀根週轉不靈，洋厘已經弄到七錢一分六……他們正在那裏閒話，早見大門外面跑進一個蓬頭垢面的婦人進來，劈頭看見幻佛，他忽然兒天兒地大哭起來，哭了半晌，趕入房間裏，開了那面抽屜，拿出一封信，函遞給幻佛，淌眼抹淚的說道：「喏，這是一張紙條兒，死鬼在前幾天頭裏。」

便寫得齊齊整整。眼巴巴的望你連先生到來。他說有話要叮囑。連先生誰知你連先生好像死了一般。今天也不來。明天也不來。死鬼伏在枕頭上。只是提着你名字。叫喚他姊妹。見他這樣着急。想叫我去奉請我。因爲瞧死鬼的神情也還不至於就會過世。所以一天兩天的耽擱下來。那裏想到短命苦鬼。便在昨天晚上。閻王老爺拿帖子來請他去吃酒呢。他說到這裏。早又拍起床邊。大哭大喊道。短命的苦鬼呀。你眼巴巴盼望的連先生。這時候活跳新鮮的。站在你面前呢。你有甚麼話爲何不開口和他講一講。苦鬼若是有靈有聖。最好將連先生也請到閻王老爺那裏。和他在一處去吃酒……幻佛無辜的吃他一頓臭罵。也不好分辨。只得倒抽了一口冷氣。沒奈何。假裝著笑了笑。把那封信從信封裏抽出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原來這是他寄給玉痕的一封絕命情書。上面寫的狠是沈痛。末了贅了一行小字。大旨是拜託自己替他刊登在報紙上好叫外人知道。他們當初這一番秘史。借此可以洩一洩心中忿恨。

此輩用心大都幻絕有不可以常理測者表而出之所以告社會一般愛好女郎也）再說連幻佛他也是個促狹不過的少年此時忽的打了一個轉念外邊絲毫不露聲色隨即將那信依舊放入信封裏摺疊整齊輕輕向口袋裏一擻劉克仁却是一個渾蟲老向幻佛追問病蟬究竟寫的是些甚麼幻佛一時想不出來回答便隨口答了一句說道他這信裏敘述的左右不過向我們這班朋友託孤以外却没有瞞着人的勾當克仁又直着喉隴叫起來說道連先生你可不要拿這話來欺人病蟬在世連堂客還不曾娶那裏有孤子來託給你們便算你們辦報的專會造謠也不能連一點影兒都造得沒有……幻佛見他駁得狠是有理總怪自家說得大意剛待再拿話來搪塞可巧病蟬的母親聽見這託孤兩字忽的止了哭跑出來向克仁說道劉少爺你休得說死鬼沒有兒子我們正代他商議這件事呢可憐死鬼今年也有二十外歲的人了不過因為家寒至今不曾替他娶得一房堂客我做媽的想起來狠是對他不

起如何忍心眼巴巴的望着他這靈牌子上連個奉祭孝男都沒有將來逢七做佛事叫和尚瞧了也得發笑（愚婦之愚乃有如此口吻）幻佛聽到這裏滿心快活覺得病蟬的母親竟會無故的替他圓了這一大篇慌登時瞅着劉克仁笑道如何我可曾欺負你沒有克仁抿嘴笑道奇怪奇怪不曾娶堂客的人也有養兒子的指望這一來我劉克仁也不消拚死拚活和老兩口子鬧着要他們替我結婚的了阿彌陀佛將來我這靈牌子上也不愁不會熱鬧……病蟬的母親還待往下再說不防奚茂興插嘴說道那可不行罷舍間是三代單傳目下祇生了這個小孩子阿慧平白地過繼給病蟬他的靈牌子當然是熟鬧了將來我自己的靈牌子上豈不是冷冷清清轉叫和尚們瞧見了笑我你替你的兒子打算難道就不替我女婿打算……病蟬的母親聽他這話已是十分焦怒拍着桌子罵道死沒良心的東西我女兒可憐我親口允許阿慧過繼給死鬼偏生你在裏邊百般的阻撓老實說我們不過少幾個錢罷啦若



是有幾百畝肥田有幾十幢房屋不怕你們不湊上水兒硬把兒子送出來好承受我們的遺產連先生他們是在外邊辦理大事的請你替我們評評這個理外孫子阿戇雖說是姓奚他這身子裏道好也有我女兒的一半骨肉今天便替他舅舅披一披麻戴一戴孝將這官司打到高等審判廳大約也不見得便輸給你……他一面說一面便惡狠狠跑過來意思想揪奚茂興的衣領這時候他女兒金蘭和他缺嘴二姑娘也都攏得進前做好做歹的從中解勸阿戇放下紙錠也不燒了笑嘻嘻的牽着他外祖母的衣角跳躍幻佛感激病蟬的母親替他圓謊遂笑向奚茂興說道罷咧打不斷的親罵不了的鄰你凡事也得看破些病蟬他是死了再不會有養兒子的造化你呢依舊跳鑽鑽的在世。上。活。着。出。了。好。心。一。定。會。有。好。報。不。消。隔。一。年。半。載。包。管。會。養。出。第。二。個。令。郎。不。怕。茂。翁。笑。話。目。下。的。男。人。別。的。本。領。或。者。推。板。一。點。也。是。有。的。至。於。講。到。製。造。國。民。誰。不。是。一。等。等。的。拿。手。好。戲。今。日。憑。着。我。和。克。仁。在。這。邊。不。如。請。

茂翁爽快快的寫一張過繼紙交給岳母也好叫他老人家心裏歡喜歡喜……病蟬的母親拍手嚷道青天菩薩跑進屋子裏來了世界上也有肯說公道話像我們這位連先生的我只保佑連先生長生不老（然則不消令郎請他去吃酒了一笑）幻佛只顧侃侃而談其時只把那個缺嘴二姑娘瞧得呆了暗想這位連先生真是漂亮得緊口齒又伶俐面孔也還生得不醜我若能够和他自由戀愛也不枉白生在世上……當下心裏轉了幾個念頭正待開口想和幻佛搭訕說話不料他的那個不做美的阿兄忽又冲着幻佛說道先生你這人實在不達世務我再勸些也不能將現成的兒子送給人倒轉過來再去忙養兒子這不是現錢不討倒反去賒賬……幻佛不及回答缺嘴姑娘狠狠的瞅了他一眼含笑望着幻佛說道連先生你理他則甚他的生意經熟得狠呢開口閉口跑不掉現的賒的這些討厭口角貴報館在那一條洋街上我想抽點閒功夫過來奉訪連先生如若不棄嫌我們結一個朋友交情可

好不好……奚茂興怒道甚麼話一個女孩子如何沒規沒矩的向外間亂跑……缺嘴姑娘將個脖子一扭冷冷的笑道我們間壁鄰居巫大嫂子他不是個女教員我平時冷眼替他數着朋友足足有三五十個他常勸我放開通些我只恨有媽和你壓在頭上不然早就和他們入夥去了此番難得會見連先生你又來百般的阻撓我們那裏算得是兄妹簡直是生冤家死對頭罷了幻佛深恐他們因此衝突忙勸着說道搭朋友也不是一件歹事奚茂翁總該讓令妹去自由……缺嘴姑娘笑道好呀這自由便是我的性命惟有連先生能够知道我的心事……他們正在這裏高談闊論其時把個劉克仁瞧得眼紅起來再也忍耐不得也伸手扯了扯缺嘴姑娘的衣角冒冒失失的說道二姑娘你要搭朋友須得帶上了我便住在葛善人葛公館的斜對門包你一尋便着不比他那小報館是不會有人知道的……缺嘴姑娘見他這獸頭獸腦芳心裏狠不願意剛待去呵斥他恰巧外邊吆五喝六抬入一個白皮棺材進

來接二連三的候殮的和尚道士也到了病蟬的母親和金蘭一齊放聲大哭。缺嘴姑娘也不便再談閒話只得跟在裏面也噙起喪來了。幻佛向劉克仁使了一個眼色從熱鬧裏也不告辭早如飛的跑出門外不會走了幾步劉克仁伸出一隻大拇指望着幻佛冷笑道嘖嘖不想你這穢樣子竟有姑娘們瞧中了你老實說見財有分你們若是撇下了我那個我是不依的幻佛哈哈大笑說道你愛他嗎我將他讓給你好。如果這姑娘實行來訪我我一定竭誠推薦哄你的便不算人……這幾句話樂得劉克仁打恭作揖嘴都笑得歪過來回耐幻佛心中有事那有這功夫和他廝纏穿過兩條馬路遂撇了克仁徑自趕回他的公館再說連璧早就回來了。夫妻倆坐在房裏商議措置那五十塊洋錢的方法依老奶奶的章程便想零碎放給人做利債光是利息這一項不上半年包可以加上一倍的進款比較做生意又穩妥又划算連璧正色說道這盤剝重利像我們這本分人家如何可以幹得我想先拿出些錢來你買

幾隻母雞我買兩口小豬左右閒在家裏喂養。喂養一者消遣二者這利息也很不薄。兒子今年也有二十七八歲了娶媳婦這一件事也不能再延挨下去。我打算這媳婦便出在這雞和豬身上你瞧我的主意怎樣。孔氏笑道：錢是你的。你要怎麼還不由你不過幻佛這孩子變換得太好太快恐怕他不懷甚麼好意。我們總得留他一點心兒免得後來懊悔。（知子莫若母我爲啞然）連璧急道：借借你又來瞎疑心了。兒子忤逆呢。你又在我面前儘挑剔他的長短。如今他剛剛學做好人你不替我歡喜反說出這等屁話到底婦人家沒有見識……他們剛在房裏絮絮叨叨的談體己兒不防被幻佛竊聽得一個暢快不由伸出舌頭暗暗說道：好利害的老婆子他的見識竟比連二高得許多。照這樣講這房間却不是談心之所了。不離開老乞婆這目的又何能達……想到此處故意咳嗽了一聲嚇得老兩口子連忙將話嚥住。悄沒聲的響也不敢再響。幻佛彎腰曲背走入裏面笑道：爹回來了。孩子久想和爹叙叙家常。何不

到。我。那。房。裏。去。坐。一。坐。連。璧。見。他。兒。子。這。樣。慇。懃。委。實。是。情。不。可。却。隨。卽。笑。道。  
好。好。當。得。奉。陪。說。着。又。回。頭。向。孔。氏。說。道。你。到。廚。下。去。預。備。晚。飯。罷。我。帶。回。來。  
的。那。副。鴨。架。子。可。以。放。在。鍋。裏。煑。出。一。鍋。稀。飯。大。家。嘗。嘗。這。燒。鴨。風。味。：：一  
面。說。一。面。笑。嘻。嘻。的。跟。隨。幻。佛。出。來。幻。佛。將。他。扶。坐。到。自。家。床。上。他。才。笑。逐。顏。  
開。的。和。老。頭。子。提。起。談。判。至。於。他。這。談。判。有。效。無。效。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鏡中人影 第七回

巽

小說會 鏡中人影

江都李涵秋著

第八回 爾詐我虞成惡社會 夫賢婦淑結小家庭

當那連璧進房的當兒，幻佛忙得顛巍巍的，左手端了一杯半冷不熱的白水。茶右手又將老頭子平時吸的那根長旱烟袋，順便帶入房裏，將茶杯攔下。隨即在煙袋上裝好了一袋旱烟，又擦了一支火柴，將煙嘴子向老頭子唇邊一湊。連璧忙不迭的嚷道：「得罪得罪，你讓我自己來點罷。我知道你最討厭這烟袋，腌臢原及不來，你們那些紙烟又文明又漂亮，幻佛一面點火，一面正色說道：『爹爹說那裏的話？做兒子不伺候父親，爹爹養我這孩兒，有何用處？以後孝順你老人家，多的着呢。何況這區區裝烟倒茶……連璧聽見這話，渾身骨頭都樂得癢，將起來抽着烟，忍不住眉花眼笑，幻佛搭訕着笑問道：『午間是誰約爹在酒館子吃飯，可曾提起借錢的話？不曾。』」提心在口，惟此一事而已，可恨。



連璧不住的搖頭說道：「沒有這事，沒有這事。這兩位朋友原是我的老同夥。一個叫做邱榮，他是在本店廚房裏打雜，一個叫做高二力，氣蠻大，推車子向各處運款，都是他的責任也。因為我辭職不幹，他們不狠放心，覺得我的境遇一天是賦閒不得的，承他們盛愛，說有這麼一處公館想雇一個年紀大些的。老人照應照應門戶……」幻佛忙接着問道：「爹可答應沒答應？」連璧含笑搖了搖頭，幻佛心裏老大不願意，外邊却不露聲色，笑道：「好呀，爹便答應他們，我也不依兒子，再不濟些道不得個爹媽都養不活。」連璧笑道：「我也是這般想，所以一口便回絕了好兒子，你有這樣孝順心腸，我便坐在家裏，喝口白粥，比較在外邊拾金豆子還樂我適才出門的當兒，你那個學生孫大福不是和你坐在一處談心暑熱天氣想必他有要緊的事向你接洽……」幻佛這時候正苦路轉山遙的，沒有機會提起那話兒，難得他父親問到這裏，他登時眉頭一縷，計上心來，先長長嘆了一口氣，然後苦着臉說道：「還有甚麼事呢？總怪我辦的這

報館發達的不好。那些有錢的富戶，眼睛珠都瞧紅了。你也要來買股票。他也要來買股票。也難怪他們着急。既可以按月付息，又可以坐享紅利，誰也不肯落在人後。我因為本館也不需錢用，差不多都給他們一個嚴行拒絕。偏生他們會想出法來運動我那學生。沒日沒夜的跑來和我囉唆。孫大福又不是獸子。他若非得了那些富戶的好處，如何肯在這毒日裏不顧性命的替他們來央求孩兒。其實我嘴裏還不曾吐出一個允許的字樣。連璧笑問道：「你這股票是多少錢一份？幻佛道多也不算多。每股五十塊洋錢，十股便是五百塊。我猜不出那些沒腦子的簡直好像和洋錢有仇，開口閉口至少總得一百股起碼……嚇得連璧將烟袋攔過一旁，伸出舌頭笑道：「想必買這股票到手獲得的利着實可怕呢。我在福興潤怪不得聽見他們今天想買這種股票，明天又想買那樣股票。其時我因為手裏沒錢也不去注意。如今是有了錢了，其應該注意可知一笑。」這當兒聽見你談起來大略也明白。這裏面的利益可惜你

不。肯。收。外。股。：。：。否。則。我。倒。想。：。：。他。的。話。未。完。幻。佛。知。道。這。時。機。已。熟。忙。說。道。這。却。不。然。與。其。把。好。處。給。外。人。去。得。轉。不。如。調。劑。調。劑。自。己。的。生。身。老。父。：。：。連。璧。心。裏。動。了。一。動。又。追。問。一。句。道。比。如。我。要。買。一。股。幾。時。可。以。付。息。幾。時。可。以。還。本。還。得。請。你。說。一。說。幻。佛。正。色。說。道。本。報。的。股。票。是。有。章。程。的。一。股。五。十。塊。錢。先。讓。你。扣。去。五。塊。錢。的。利。息。只。要。淨。拿。出。四。十。五。元。按。月。再。付。五。元。不。消。十。個。月。光。景。本。錢。便。到。手。了。其。實。你。這。五。十。塊。錢。依。舊。是。文。風。不。動。幾。時。要。幾。時。拿。票。子。去。支。付。便。是。願。意。賣。給。別。人。別。人。也。可。拿。一。百。塊。錢。來。買。你。的。爹。不。信。再。向。外。邊。去。打。聽。打。聽。凡。各。處。的。股。票。也。沒。有。本。館。的。這。樣。優。待。甚。麼。養。豬。養。雞。憑。你。辛。苦。一。世。也。撈。摸。不。着。半。毫。的。好。處。連。璧。獨。自。沈。吟。了。一。下。子。暗。想。他。的。話。雖。然。說。得。過。於。好。聽。然。而。將。銀。子。放。在。孩。兒。身。邊。總。要。比。別。的。地。方。穩。妥。不。如。就。這。樣。辦。了。罷。於。是。笑。着。說。道。不。瞞。你。說。我。新。近。却。得。了。一。筆。意。外。財。帛。（知道多時了）買你一份股票倒還不多不少你可憐我辛苦了大半。

世不如將這好處讓我享受。享受別人買你的股票，須得運動。我却老實不客氣。當面要求你答應。一經答應，我便雙手捧出來給你點清數目……幻佛故意裝做失驚模樣，說道：「哎呀！父親是幾時得了這款子的孩兒？爲何絲毫都不明白？既這樣講，孩兒少不得昧了一點良心，把這好處讓給爹罷。爹先將利息五元收下，其餘由我帶到館裏去，交給會計員收帳。過一天，也由我將股票交代給爹，可好不好……」連璧連珠價的喊了一大串好字，興匆匆的跑入自家房間，瞧那孔氏還在廚下燒火，哩更不去驚動。悄沒聲的將四十五塊洋錢的鈔票拿出來，當面交給幻佛。幻佛並不會過目，隨即向衣袋裏一擦，掉轉頭對準連璧，臉上劈拍一聲，打了一個耳光，打得連璧額角上火星直冒，嚷着說道：「怎麼你打我？幻佛笑道：『我何嘗打你？（便不稱爹了，何其速也）』」適才見你額角上釘了一個大花蚊子，我怕他吮你的血，所以我連忙撲了蚊子吃我的打與你毫無相干……」連璧覺得他這話也狠有理，怏怏的退得出房，幻佛咬牙。

罵道白讓你這老鬼快活了一天。這個耳光算是洩一洩我胸中悶氣。當晚胡亂和老兩口子吃了晚飯。他母親孔氏也不知道他們父子倆。這才在房裏幹的甚事。當時也不便向他們追問。及至收拾完畢。夫妻才點着燈火進房。連璧更忍耐不得。方才將那洋錢買了股票的話。一一告訴了孔氏。孔氏聽畢。臉色都變成白紙模樣。一句也不開口。彼此解脫衣服上床。孔氏氣得顛巍巍的。向老頭子枕邊扒得過來。連璧不知死活。還疑惑老奶奶想來和他親熱。他忙側轉身子。讓孔氏睡下。孔氏咬牙切齒的在他身上搯了一把。垂着眼淚罵道。你這糊塗老鬼。天老爺原想叫你發財。不想老鬼沒這福氣。消受轉雙手捧去。給你兒子快活去了。他辦的那個小報館。早上起來便愁到晚上。眼看不能支持。下去不瞞你說。我有幾件整齊些的衣服。通同吃他借去賣了。當了沒日沒夜的。還百般的向我絮聒。你想想別人也不會瞎了眼睛。如何肯拿着白白銀子跑來買他的股票。他編謊騙人的本領是再好沒有。不料竟有你這老鬼中他。

的○圈○套○甚○麼○利○息○呀○分○紅○呀○老○實○說○全○是○些○夢○話○怪○道○呢○我○剛○疑○惑○他○爲○何○轉○  
變○得○這○樣○快○原○來○他○是○打○的○這○種○主○意○好○好○雞○也○沒○喂○豬○也○沒○養○四○十○五○塊○洋○  
錢○我○們○白○看○了○幾○天○到○這○會○子○依○舊○還○了○我○們○這○一○份○窮○命○：○老○奶○奶○一○面○  
說○一○面○淚○如○雨○下○把○個○破○枕○頭○都○濕○得○透○了○可○憐○連○璧○只○是○大○張○着○嘴○待○信○不○  
信○的○安○慰○孔○氏○說○道○你○素○來○多○心○凡○事○都○不○肯○往○好○一○邊○想○他○既○變○做○了○一○個○  
孝○順○兒○子○斷○斷○不○能○够○欺○負○我○們○夫○婦○孔○氏○使○勁○將○連○璧○一○推○冷○冷○的○說○道○你○  
還○租○護○着○他○呢○他○如○果○真○個○孝○順○你○明○天○再○向○他○將○這○洋○錢○討○過○來○罷○就○說○這○  
錢○我○們○別○有○用○處○他○肯○答○應○你○算○我○今○夜○的○話○是○白○冤○枉○了○他○：○：○：○連○璧○恍○然○  
大○悟○當○下○更○不○肯○遲○緩○隨○卽○披○好○了○衣○服○下○床○就○跑○孔○氏○問○道○這○時○候○你○還○向○  
那○裏○去○走○動○連○璧○道○我○就○依○你○去○和○幻○佛○討○錢○：○：○說○畢○早○跨○出○房○走○入○對○面○  
屋○裏○見○幻○佛○已○經○睡○得○像○死○狗○一○般○連○璧○將○他○搖○了○幾○搖○幻○佛○從○夢○中○驚○醒○  
喝○問○道○是○誰○連○璧○低○聲○笑○道○是○我○：○：○幻○佛○聽○見○他○父○親○的○聲○氣○勃○然○大○怒○立○

刻○坐○得○起○來○便○問○連○璧○的○來○意○連○璧○沒○奈○何○只○得○央○告○着○他○叫○他○退○還○那○筆○洋○錢○幻○佛○冷○笑○道○誰○拿○你○的○洋○錢○的○你○的○洋○錢○有○多○少○數○目○連○璧○見○他○口○氣○不○大○對○又○恨○又○怕○戰○戰○的○說○道○本○來○是○五○十○塊○我○取○去○五○塊○錢○的○利○息○還○有○四○十○五○塊○先○前○親○自○交○給○你○手○裏○你○可○憐○可○憐○我○我○也○不○想○發○財○了○讓○你○爹○媽○將○就○買○兩○口○棺○材○防○防○老○（措○詞○至○此○亦○大○可○憐）幻○佛○怒○極○就○他○的○臉○上○啐○了○一○口○吐○沫○復○行○將○一○隻○手○向○外○邊○一○伸○說○道○憑○據○在○那○裏○你○拿○來○我○瞧○連○璧○拿○手○擦○乾○了○臉○上○吐○沫○陪○笑○說○道○你○又○來○和○我○鬧○頑○笑○了○我○們○是○嫡○親○父○子○你○拿○了○我○的○錢○如○何○還○肯○叫○你○寫○憑○據……幻○佛○冷○笑○道○父○子○父○子○這○當○兒○我○們○依○舊○取○消○了○世○界○上○也○沒○有○借○錢○給○人○不○要○憑○據○的○道○理○將○來○到○了○官○廳○上○既○然○沒○有○憑○據○便○是○索○詐○料○想○你○這○清○道○夫○斷○不○會○有○法○律○的○知○識○我○也○沒○有○功○夫○陪○你○閒○談○說○完○這○話○他○早○向○床○上○一○躺○閉○起○眼○睛○來○裝○做○打○鼾○連○璧○到○此○真○是○沒○有○法○想○白○瞪○着○幻○佛○一○會○轉○身○走○入○自○家○屋○裏○抱○着○他○老○妻○嗚○嗚○咽○咽○的○痛○哭○孔

氏其時已聽得清清楚楚。曉得已經着了幻佛的道兒。他並不怪兒子狡猾。只恨老頭子不爭氣。越想越嘔。也就傷起心來。我望着你流淚。你望着我雪涕。足鬧了半夜。連壁想到沈痛的去處。便解下褲帶子來。要向床柱子上自縊。又吃老奶奶攔着。哭道：「這一死不打緊。攢下我來。更要受他的凌折了。若是要死。我們都得一齊兒死。」由此孔氏便不敢合眼去睡。只防着老頭子短見。上弔。挨到天色大亮。幻佛再快活不過。早經收拾收拾。揣了那一疊鈔票。跑出去向一家茶社裏去用。早點將鈔票放在桌上。點了點數。自己籌劃了一下。子暗想：黑翠那邊所欠的酒席和腳錢。着實不少。近來很不好意思跑去走動。目下先在這裏面劃出二十五元來。搪塞搪塞。今晚又可以在那裏打一場茶圍場。面上豈不覺得光鮮些。其餘便是印刷所的問題。停刻打發大福送給他。們二十元收帳。隨後便不至停版。哈哈。一個人要走上運氣。真是山擋不住。這區區進款。不過算是九牛的一毛。那一件公案。可就多了多。則五千少。則三千。



拿得穩穩的仔細想想是打那裏說起呢這不是我的造化……（先伏一筆下文便不嫌突）想到高興去處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只是忍不住的發笑。登時將肚腹吃得飽飽的（不知僮奴心中還憶及家中尚有兩人忍餓否爲之一嘆）見時候已經近午才跨出茶社坐上一輛人力車飛也似的直向報館而來剛走得上樓抬頭一望只見孫大福伏在桌上鼾呼不醒的睡得正暢快不遇你道孫大福如何這樣渴睡呢原來他這些時無意中却碰着一段豔史等在下替他稍敘個大略幻佛這報館連樓連底不過祇有兩幢樓後邊幸喜有一座涼台算是報館裏的一個退步大福臉蛋子雖然長得不十分美麗亵耐他自待却是不薄常常拿面鏡子在手裏照了又照像煞潘安再世似的可巧那一晚又替他先生做了一任花酒代表在他眼睛裏算是大開色界一顆心格外把持不住弄到幾個錢兀自去買香水和雪花膏擦得渾身撲鼻子噴香兀自顧影自憐起來那個報館幻佛輕易也不在裏面坐地全行交給大福

去。看。守。暑。熱。天。氣。屋。子。裏。再。暖。不。過。他。一。經。挨。到。日。落。少。不。得。便。跑。向。那。涼。台。上。去。乘。涼。也。是。孽。緣。相。湊。隔。壁。有。一。份。人。家。住。的。却。是。一。個。蹩。脚。姨。太太。姨。太太。便。姨。太太。罷。了。我。爲。何。又。加。上。他。這。一。道。蹩。脚。頭。銜。呢。因。爲。他。們。老。爺。本。是。一。家。洋。行。經。理。不。上。兩。年。便。行。失。敗。這。姨。太太。名。字。叫。做。洪。美。鳳。本。是。么。二。出。身。這。當。兒。明。知。他。這。老。公。養。活。他。不。起。然。而。一。時。又。沒。有。別。法。可。想。只。好。將。將。就。就。住。在。這。小。房。子。裏。挨。命。所。有。些。衣。服。首。飾。全。行。典。賣。罄。絕。想。跑。出。門。去。逛。逛。都。沒。有。這。種。機。會。悶。極。無。聊。也。只。有。向。涼。臺。上。來。閒。坐。當。下。和。大。福。打。了。照。面。好。在。彼。此。是。緊。鄰。免。不。得。搭。訕。說。話。先。前。倒。還。客。客。氣。氣。後。來。越。談。越。是。入。港。不。曉。得。他。們。在。那。一。天。上。兩。下。便。湊。攏。在。一。處。去。了。在。孫。大。福。自。然。非。常。得。意。以。爲。是。生。平。的。奇。遇。巴。不。得。逢。人。便。行。告。訴。說。這。漢。口。偌。大。的。地。方。竟。有。這。麼。一。個。標。緻。姨。太太。瞧。中。了。我。這。印。度。阿。二。在。洪。美。鳳。也。明。知。道。大。福。沒。錢。不。能。達。他。桃。之。天。天。的。目。的。然。而。拿。他。開。開。心。解。解。悶。未。嘗。不。是。權。宜。之。計。老。實。

說○女○人○家○既○拿○着○這○身○子○去○交○結○朋○友○多○少○總○得○騙○人○家○的○銀○錢○到○手○至○於○那○些○倒○貼○的○話○全○是○那○一○班○少○年○不○要○面○孔○妄○自○吹○牛○輕○易○沒○有○的○事○所○以○那○個○孫○大○福○自○從○結○識○這○位○姨○太○太○以○來○皮○裏○括○到○肉○肉○裏○括○到○骨○無○論○這○錢○在○油○鍋○裏○他○都○得○想○法○撈○出○來○送○給○洪○美○鳳○好○博○得○美○鳳○一○個○歡○心○眼○看○看○的○有○些○捉○襟○露○肘○叫○苦○連○天○了○偏○生○昨○天○夜○裏○兩○家○頭○又○混○在○一○處○美○鳳○趁○勢○敲○了○他○一○柄○大○大○的○釘○錘○分○付○大○福○明○天○替○自○己○買○一○條○紗○裙○一○件○紗○褂○又○限○他○在○二○十○四○小○時○內○答○覆○否○則○便○將○他○驅○逐○出○境○大○福○這○一○聽○好○像○有○許○多○大○雷○轟○轟○的○打○入○耳○朵○登○時○三○魂○渺○渺○七○魄○悠○悠○幾○乎○暈○倒○在○那○一○張○半○新○不○舊○的○銅○床○上○面○然○而○外○邊○又○不○敢○露○出○絲○毫○神○色○只○得○咬○着○牙○齒○連○連○答○應○了○幾○個○是○字○天○色○一○亮○他○便○從○涼○台○上○扒○到○這○一○邊○來○沒○精○打○采○彷彿○害○了○一○場○大○病○伏○向○桌○上○便○酣○呼○不○醒○實○做○那○人○逢○喜○事○精○神○爽○惱○悶○愁○腸○渴○睡○多○的○俗○語○呢○夢○中○忽○然○覩○見○幻○佛○向○他○叫○喊○他○驀○的○跳○起○身○子○揉○着○眼○睛○喃喃○的○說○道○我○買○我○買

幻佛聽了。絲毫不懂。開口便問他。你買甚麼大福。這才恍然大悟。不由自己。也失笑起來。忙分辨道。不是不是。學生是在這裏做夢幻佛。啐了他一口。笑道。清大早起。也不圖個順遂。你不知道我目下已經發了財了……說着。早將那一疊鈔票。全行向桌上。一放大福。見這樣花花綠綠的洋紙眼睛裏。幾乎冒出火來。若不是怕吃官司。一定伸手將幻佛打倒。好奪了這鈔票。就走板着面孔。只是在旁邊。呆望不料。幻佛忽然將那五塊錢一張的。取出四張。遞向大福手裏。含笑說道。這款子。累你送至印刷所。請他們先行收賬。餘款隨後再算……其時大福的一張嘴。幾乎笑得要裂開來。又恐怕幻佛瞧出破綻。死命的忍着。故意笑問道。先生。這票子是打那裏弄得來的。真是造化。連學生都替你老人家歡喜。不過。幻佛正色說。這就算數嗎。我還有一筆巨款。早晚就得到手。那時不把你嚇得魂飛天外。我也稱不起是一個堂堂主筆。你且再等一會。我還有。一封要緊的信。請你順便帶至葛公館。比較郵局裏。似乎穩妥些。他說着。這話。

早向桌上取了一張信箋，拿起筆來就寫。不防大福因爲有二十塊錢在自己手裏，巴不得立刻跑向馬路，揀那大衣鋪子去買紗裙、紗褂。偏生這不解事的連幻佛又分付他在這裏少等他急得心坎上只是亂跳，沒奈何伸着頭墊着脚，瞧幻佛在那信紙上究竟寫的是些甚麼。幻佛一面寫，他便站在後面念道：「鏡清老伯大人尊鑒，久不來替老伯請安。心中掛念得狠，總因小姪報務羈身，輕易不能越雷池一步。乃者昨日忽有人寄姪一函（姑隱其名以存忠厚）上面全叙的是令姪女玉痕曖昧事迹，另外還有一封情書，可以爲證。料想不是假話也。姪因爲與老伯名譽有關，權行捺下一時，未便在報紙上發表。當時便替老伯向前途接洽，意欲少與微資彌補此事。再三申說前途，弟薄面已經認可，索價五千元。一邊交款，一邊將情書交給老伯，焚化事關重要，萬勿輕視。此佈。達敬候好音。姪連幻佛立正……孫大福念到這裏，把一顆腦袋幾乎亂點得掉下來，暗暗喝采，說道：「怪不得他這樣得意，原來敲到這無大不大。」

的竹。槓。人。生。在。世。這。新。聞。事。業。却。不。可。不。辦。其。中。儘。有。偌。大。好。處。我。孫。大。福。若。是。一。朝。得。志。無。論。怎。麼。總。得。慫。恿。幾。個。股。東。開。他。一。月。報。館。要。要。……他。剛。想。到。這。裏。忽。見。幻。佛。又。在。信。尾。上。贅。了。一。行。小。字。『。前。途。雖。索。五。千。在。小。姪。看。來。老。伯。如。能。出。三。千。塊。現。洋。慣。給。小。姪。包。辦。可。望。不。至。決。裂。此。係。實。情。彼。此。意。會。忽。忽。又。及。』。孫。大。福。的。腦。袋。這。時。更。點。得。又。多。又。快。不。覺。信。口。喊。起。好。來。說。道。這。退。步。站。得。尤。妙。到。底。先。生。的。手。段。比。學。生。高。得。一。籌。若。是。我。缺。一。個。銅。鈔。兒。也。答。應。他。不。得。……幻。佛。一。面。將。信。封。得。完。固。一。面。回。頭。望。着。大。福。笑。道。你。省。得。甚。麼。幹。這。樣。的。把。戲。不。帶。活。動。些。那。就。行。嗎。好。在。我。們。是。白。手。求。財。弄。一。個。便。是。一。個。又。不。花。本。錢。又。沒。有。人。來。分。潤。……大。福。到。此。也。是。忍。耐。不。住。隨。卽。嬉。皮。涎。臉。的。笑。道。哎。唷。見。財。有。分。先。生。你。老。人。家。弄。得。這。許。多。元。寶。難。道。不。許。做。學。生。的。嘴。一。啃。元。寶。邊。兒。大。將。軍。不。遺。餓。兵。我。替。你。奔。走。這。一。踏。隨。多。隨。少。悉。憑。你。老。人。家。分。付。罷。……幻。佛。吃。了。一。嚇。正。色。說。道。奇。呀。這。事。與。你。又。有。甚。

麼相干你憑空的和我來開這談判（刻薄之人真是匪夷所思）大福央告道罷咧大家不過取個歡喜的意思好在隨你老人家賞賜我又不爭多競少幻佛被他纏得沒法沈吟了一下子只得勉強說道既是你想來染指我也少不得破一破慳囊同你先講明了如若五千元滿滿到手我賞你五元如若祇有三竿之數我賞你三元總叫你不得落空好了（好大出手妙絕怪絕）幻佛說出這話總以為大福定然喜出望外不料大福只將一張嘴撇得高高的一句也不開口拿了那一封信又摸摸懷裏的二十塊錢轉身就走幻佛瞧他這神情覺得不懷好意又深恐他在其中作祟忙將他喚轉來笑道我自家師弟簡直和骨肉一般難不成還分甚麼彼此你在這銀錢上倒不用和我拮斤播兩至於你謀的那件小學教員的事我早晚便代你去說項也算了你的心願了……大福這才換了一副顏色趁勢說道事不宜遲我去送信帶還印刷所的款子這蹺差使也狠辛苦你若瞧彼此情分須索趁這當兒過江

去會一會那尹先生回來我聽你的消息……幻佛將指頭在頭上搔了幾搔笑道今天怕沒這閒功夫老實說我身邊還剩得二十五元想去報効黑翠子一檯花酒你既着急等我到了黑翠子那邊打電話去約他過來吃酒當面拜託他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大福點了點頭各自去幹各的正務大福知道這封信狠是鄭重倒也不敢大意當真親自送入葛公館裏交待了門房裏的大爺還着實叮囑了幾句叫他立刻送上去不要誤事然後折轉身子跑入衣舖衣服也買了還剩得五角多小洋他便歡天喜地的在小飯館裏飽餐了一頓興忽忽的趕回報館扒上涼台輕輕敲了幾下窗子這是他們的暗號美鳳將他接入房間大福像波斯獻寶似的把衣裙取出來當面一一交割美鳳自然歡喜這且在話下再說幻佛也不會等到日落早如飛的跑向沙家巷來會他的貴相知黑翠姑娘黑翠見他有好幾時不曾來着人和他去討賬他又無理這時見了面當然是待理不理不料幻佛一屁股才坐下來早將那一疊



鈔票向桌上一擱說也奇怪再望望黑翠粉臉上忽的滾下兩行珠淚指着幻佛哽咽說道我把你這沒良心的我恨不得咬下你一塊肉我知道你是拋棄我了可憐我們全拿癡心待人也沒有一時一刻不把你這沒良心的放在心坎上誰希罕你的鈔票便是你沒錢也該常常跑來看看我免得我提着你的名字掛念呀……越說越是傷心把一方汗巾都哭得濕透了幻佛見他這樣多情多義說不出心裏的感激正待近前去溫存他一番却好鴛母也得了消息沒命的奔入房裏和幻佛瞎三話四他們的語氣大都和黑翠說的有些彷彿我也不必再來絮聒登時春生滿室再熱鬧不過幻佛又打發人出去替他約了幾個朋友當下想到尹雄伯便借了這邊的電話親自打到勸學所裏幸喜尹雄伯正在勸學所裏辦事聽見是幻佛約他過江去吃花酒他連忙回得一個決絕（寥寥十數字已寫出尹雄伯）幻佛只得罷了準備明天親自去和他接洽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午後他因為想起那高徒孫大福替自己送

信以及對付印刷的功勞少不得要去會雄伯一蹺事之成否。憑大福的命運。至於我連幻佛總算得是竭盡心力。主意安定。隨卽搭了渡江小輪。徑自向漢陽門行來。好在尹雄伯住的地方。他曾經去過的。離閱馬廠不遠。有一處小小洋房。便是雄伯夫婦的住宅。他也不消通報。跨入內裏。平蕪淺綠。是一座拍球的球場。倒有四五畝的廣闊。左首安放一副鞦韆木架。右邊一排是沙發。椅子上面却好有幾株梧桐和榆樹。遮蓋着清風。徐來日色不透。再巧不過尹雄伯的夫婦。正並肩坐在那椅子上。乘涼。祇有一個三四歲的小男孩子。由保姆帶領着。拿一柄芭蕉大扇。在青草地上趕撲那些蜻蜓。頑耍他夫人甘碧瑜女士。斜睨着媚眼。望着他孩兒。迷迷的笑。幻佛遠遠的咳嗽了一聲。驚動了雄伯。忙迎得上前。笑道。幻翁是幾時過江來的。我們倒有許多日子不見了。昨天承愛約我吃酒。我委實因爲這些時各處學校紛紛忙着開課。一時一刻也不能分身。你我至好朋友。料想總能體諒我這方命的罪。不至見怪。幻佛冷笑。

道罷咧。我能有多大的面子。可以委曲你的大駕。你把手來摸摸我。這額角上。看吃你打這一下子。老大的扁擔。這時候還隱隱的有些作痛呢。雄伯大笑道。笑話。笑話。幻翁又來挖苦我了。改一天罰我來奉請如何。幻佛正色說道。請我呢。却不敢當。倒是像你這樣假道學家的脾氣。總該要改良改良才好。拘執鮮通物而不化。目前的時勢是萬萬行不去的。雄伯陪笑說道。幻翁的教訓極是。只是兄弟生性很難改。移隨後若得幻翁常常的指教。或者可以勉強圓融一點也。未可知。秋暑未淨。屋裏恐怕燥熱。我們便在這院落裏坐坐。可好不好。幻佛點點頭。兩人便走近那沙發椅子旁邊。他夫人碧瑜女士見有客來忙站起來。向幻佛鞠了鞠躬。……幻佛笑着。雄伯說道。這位想就是嫂夫人了。雄伯笑道。正是。正是。……當下又將幻佛的名姓介紹給他夫人。碧瑜笑道。原來是連先生先生的大名。我們在報紙上是常常瞧見的。況且先生辦的那份小報。沈其短小精悍。……幻佛見尹夫人給他這等榮耀的獎語。歡喜得無可不可。

只見他兩邊肩膀一聳一聳的搖擺不定自家剛和雄伯坐下碧瑜也坐在半邊這個當兒幻佛便側着眼睛對他上下打量覺得碧瑜女士彎眉秀目容貌清癯兩邊顴骨微挺略高一點年紀比較雄伯似乎還長得一兩歲望了去差不多有三十左右光景身上穿的衣服雖不甚華麗却清潔異常隨着晚風送過來似乎還有些蓮蕊的氣息幻佛一時不便提起大福的事兀自搭訕問道「咦這所洋房去年還不曾造得成功不想目下轉換然一新了雄伯你平時口口聲聲都嚷着差使不好沒有錢趁然則你這巍巍華屋和這方偌大的地皮又打從那裏弄得來的呢兄弟雖窮却是一介不與一介不取又不來和雄哥借錢像你這大興土木又何至對我們老朋友諱莫如深呢……雄伯被他說得臉上通紅勉強笑說道「一句話到了幻翁嘴裏便數數落落一味批駁我的不是其實這不是冤枉煞人……說着便拿手指他夫人說道「這房子全出自拙荆竭力經營我從來不曾過問所謂維鵠有巢維鳩居之這句古詩大可爲

兄弟解嘲若說地皮呢還是先人遺澤並不會拿錢去買……幻佛扭頭笑道這話我却不信尊夫人的積蓄想必很是豐厚不然怎麼會這樣的咄嗟立辦雄伯笑道這事却非一言可盡好在幻翁既已過江來見訪今夜便在舍間下榻罷我們這荒園後邊還種了好些山蔬野菽便累拙荆替我們預備點出來下酒但是及不來你在江那邊豪竹哀絲金迷紙醉的快樂……幻佛笑道使得使得兄弟近來在那些西菜館裏委實吃得膩煩了轉是這麼一來反覺得別有風味惟最不可過於破鈔叫兄弟心下不安雄伯笑道那裏有甚麼破鈔呢不怕你笑我們這小家庭裏飲食宴會都有定例久經列入預算表的多支一角小洋那報銷簿子上也不好填寫不過因爲幻翁要詢問我們這起造洋房的緣由借這小酌當兒好讓拙荆發表出來給你聽聽將來你那報紙上也好多添一點材料碧瑜見他們談得津津有味不覺笑說道這算甚麼呢吃有錢的富翁聽了還要將牙齒笑掉免不得議論我們寒酸難不成還把這些瑣

層事兒在報紙上發表……雄伯笑道我同幻翁原是鬧着頑的他那貴報如何肯載這些沒要緊的閒話……碧瑜這時見他丈夫留客晚膳自己也不再坐當下便擄掇了衣袖大踏步逕自走入後面去了幻佛四面望了望見沒有別人在座趁勢便將替孫大福運動小學校校長的話低低的和雄伯商議雄伯聽了早將眉頭一縐劈口就說這事怕不行罷自從過先生出缺之後那紛紛的薦信已如山積而且暑假中師範又畢業了許多學生沒日沒夜的跑來和我要求位置粥少僧多我正在這裏十分爲難再加上幻翁這委託我待拒絕你呢又要怪我不講交情若是勉強答應下來萬一無從設法仍舊要受你的責備幻翁這令高足想一定是高明的了貴報館也還需人狠多何不請他幫着你辦辦筆墨幻佛將手一拍笑道好呀我薦給你的人你轉而來薦給我了那裏派這樣狡猾單就這句話而論便該罰你多少你若不將小徒安插一處地方明人不說暗話兄弟在報紙上有得和你搗蛋請你仔細留些神罷

……雄伯吃他說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轉想不出話來。分辨。幸喜那個保姆跑過來。請他們到家裏去。用膳。幻佛走進去。留心向四下裏望了望。只見那小堂屋結構非常精密。所有的陳設。雖不十分華麗。然而却是應有儘有。覺得另外有一種楚楚風致。中間一張餐桌。瓶裏也插了幾朵鮮花。一股清香。直向鼻觀裏撲進來。自己不由喝了幾聲采。雄伯的夫人碧瑜。嫣然一笑。說道。連先生不要笑話。儒素家風。祇許有這個模樣。比不得政界裏那些偉人。服御起居。都得講究個特別精緻……幻佛聽見他這吐屬溫婉。而有風韻。比較黑翠。他們一味的淫啼浪笑。截然不同。不覺從心坎裏發生出敬畏的意思。慌慌張張的答應了幾聲。不敢不敢……其實他還不曾聽得明白。還疑惑碧瑜是稱讚自己。所以拿這不敢兩字謙遜了一下。他們夫婦免不得都笑起來。趁勢便請幻佛入座。碧瑜坐在對面相陪。雄伯開了一瓶香檳酒。遠遠的在主席上坐了。這時候保姆已將小官官哄得睡覺。隨卽一樣一樣的將菜端到餐桌上。內

中的素菜却佔着多數。碧瑜笑向幻佛說道：「我們原不懂得甚麼叫做衛生，但當這夏末秋初，覺得飲食上總該清潔一點。連先生隨意吃罷，不要笑話。則箇幻佛忙道：「女士說那裏的話？承女士不棄，親手在廚下忙出來賞給我大啖，而特啖若再批駁一聲不好。天老爺在頭頂上呢，怕不遭雷打我這腦袋……碧瑜見他說出來的話着實粗鄙不堪，自己遂不便再同他多講轉，將個粉頸低垂下來，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的，只拿眼向着雄伯斜睨。雄伯搭訕說道：「幻翁辦的那報近來銷數如何？幻佛一面端着玻璃杯子喝酒，一面笑說道：「告訴你，將你嚇死呢。敵報雖然及不來上海，那些大報的銷數，至於每天各處來認售的，足足的有七八萬份，不過銷數愈好，蝕本愈多，那裏及得？雄翁坐在屋裏，拿錢你在學界裏混了十多年，這腰包裏總該攥得滿滿的了。不講別的，單就這一所洋房而論，沒有二三千銀子也砌造不成。咧，雄伯笑道：「幻翁又來拿兄弟取笑了。勸學所彷彿是盡的義務，每月祇有三四十元，其餘在一處中學校裏。」



擔任了幾點鐘功課所入也狠有限家用還敷衍不够那裏談說得到甚麼腰包……幻佛將脖子一扭露出不然的意思冷笑說道照幻翁這口氣然則你這一處住宅想必是偷摸和打劫得來的了兄弟此來並非同雄翁借貸雄翁又何必裝出這窮抖抖的樣兒把來欺負老友……雄伯又羞又急待要分辨幾句因爲氣堵塞着喉嚨一句也說不出轉期期艾艾的簡直和啞巴子一般無二碧瑜更忍耐不得遂侃然向幻佛說道連先生你要問這砌造洋房的緣因我家雄伯却是坐享其成至於一切費用却全出自鄙人的私蓄……幻佛驚問道這不消說了一定是女士的粧奩豐厚所以才能這樣大興土木……碧瑜將臉一沈正色說道連先生這種揣測却未免過於藐視鄙人了鄙人自幼便持獨立主義莫說家父是一個寒儒對於女孩子身上沒有多少賠送便算家父憐愛鄙人鄙人也斷斷不肯承受的不瞞連先生說鄙人今年已是三十一歲嫁給雄伯剛有五個年頭結婚那一天誰不曉得我甘碧瑜是隻身而

來○恐○怕○除○得○一○衾○一○枕○而○外○別○無○長○物……幻○佛○接○着○笑○道○哎○唷○哎○唷○既○是○這○  
樣○這○所○洋○房○一○定○是○女○士○不○知○敲○到○誰○的○一○筆○大○大○竹○槓○了……碧○瑜○氣○憤○憤○  
的○說○道○敲○竹○槓○嗎○那○也○不○是○人○幹○的○事○或○者○那○些○無○知○識○的○狗○彘○肯○施○展○這○樣○  
齷○齷○手○段○名○譽○何○輕○金○銀○何○重○稍○有○見○解○的○他○斷○不○至○如○此○倒○行○逆○施○呀……  
幻○佛○見○他○說○得○聲○色○俱○厲○不○覺○毛○骨○森○聳○暗○笑○道○不○好○不○好○我○連○幻○佛○無○辜○  
的○却○被○這○婆○娘○罵○得○去○了○怎○麼○絲○毫○也○不○替○我○留○點○餘○地……又○聽○見○碧○瑜○說○  
道○鄙○人○一○生○雖○沒○有○依○賴○性○質○却○有○儲○蓄○性○質○自○解○知○識○以○來○一○直○到○臨○嫁○的○  
當○兒○但○凡○父○母○親○戚○所○賞○賜○的○以○及○自○己○薪○俸○所○入○逐○年○都○把○來○存○在○銀○行○裏○  
將○近○有○三○千○幾○百○兩○銀○子○取○出○二○千○來○蓋○造○這○所○房○屋○雄○伯○他○一○切○都○不○曾○過○  
問○所○以○連○先○生○問○他○他○當○然○回○答○不○出……幻○佛○此○時○已○將○舌○頭○嚇○出○來○有○三○  
四○寸○長○暗○暗○的○失○驚○打○怪○想○這○婆○娘○好○大○的○魄○力○活○該○是○尹○雄○伯○的○造○化○如○若○  
我○能○够○娶○這○麼○一○個○堂○客○三○五○千○銀○子○也○不○消○去○敲○人○家○的○竹○槓○了○他○儘○管○在○

席間沈吟無語。又聽見雄伯笑道：「便是這件事，我心裏非常抱歉，所以我自從去年便打了一種主意，除得勸學所裏的薪金，把來敷衍每月的家用，其餘的款項，均文風不動一筆一筆的，向銀行裏存放，務必達到能夠償還碧瑜的目的。碧瑜嘆喏一笑，望着幻佛說道：「連先生你聽聽他這口氣，我們是自家夫婦，還分甚麼彼此？你的便是我的，我的便是你的。若像這樣斤斤計較，豈不反覺得生分似的嗎？偏生他這牛性子，我左說右說，他都不肯相信……幻佛其時不暇理會，碧瑜說話只骨碌骨碌翻着他兩隻老鼠眼睛，原來他聽見雄伯將銀子存放銀行心裏，不由的動了一動，冲着雄伯笑道：「哎，這銀行靠得住嗎？萬一倒閉下來，雄翁豈不白辛苦了半世？我替你設想，還不如買他二三十份敝館裏的股票，利息又厚，紅利又多，又倒閉不掉。且緩說，嘴怕明天就要打嘴了一笑。」像兄弟這等經理外間，提到我的大名，沒有一個不從心坎裏信仰的。因為我和雄翁是總角之交，所以才肯將這好處讓你去享受。（既

欺其父又欺其友依舊是這一副聲口）雄伯笑問道這一份股票要多少洋錢幻佛忙道有限得緊一份五十塊二十份不過一千……碧瑜瞅了雄伯一眼轉臉向幻佛冷笑道連先生再休提股票的話我們是最不相信這種事體的像那些交易所的股票鬧得何等利害愚夫婦始終不肯去冒險銀行再不濟些他畢竟有實在的資本與那些買空賣空設局騙人的不同請連先生不必替我們耽心……幻佛臉上一紅訕訕的說道信不信還不是由你我不過說一句耍兒罷咧……他說到這裏又將個腦袋晃了幾晃低低笑道這才叫做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了哇……雄伯已知道他夫人的用意這時對着幻佛說的這幾句話故意裝着不曾聽見勉強將飯吃得完畢又約幻佛到草地上去納涼碧瑜帮着那保姆攆掇乾淨也就坐到園子裏來幻佛因爲他破壞自家的好事狠不願意再和碧瑜去款洽大家說了些閒話一直談到二更時分碧瑜先自上樓去安睡雄伯將幻佛引入那座客房現成的床帳齊齊整整

程○設○着○靠○窗○另○外○有○一○張○藤○榻○雄○伯○便○躺○在○上○面○陪○幻○佛○在○客○房○裏○過○夜○幻○佛○笑○說○道○這○個○如○何○使○得○雄○翁○當○然○到○樓○上○去○陪○嫂○夫○人○不○消○同○兄○弟○講○客○氣○的○不○怕○雄○翁○笑○兄○弟○因○爲○不○會○娶○親○嘗○遍○這○孤○衾○况○味○那○也○叫○做○沒○法○像○你○們○應○該○是○雙○飛○雙○宿……雄○伯○哈○哈○大○笑○說○道○幻○翁○又○來○取○笑○了○我○們○的○小○孩○子○已○經○有○了○三○歲○與○新○婚○宴○爾○不○同○怎○麼○一○夜○都○離○開○不○得○况○且○拙○荆○目○下○又○懷○著○身○孕○這○胎○教○也○不○可○不○守○還○是○陪○幻○翁○在○一○處○的○好○幻○佛○冷○笑○道○原○來○嫂○夫○人○倒○又○珠○胎○暗○結○了○這○也○可○喜○但○是○他○的○那○張○嘴○太○刻○薄○了○一○點○殊○非○載○福○之○相○保○不○住○臨○產○的○當○兒○還○會○發○生○危○險○（一○語○之○仇○何○至○如○此○小○人○真○是○別○有○肺○腸）雄○伯○同○他○夫○人○異○常○恩○愛○此○刻○忽○然○聽○見○幻○佛○這○樣○咒○詛○他○好○生○不○悅○便○閉○上○眼○睛○裝○做○要○睡○嬾○嬾○的○不○再○和○他○攀○談○幻○佛○覺○得○沒○趣○翻○來○覆○去○又○不○甚○睡○得○沈○重○一○會○子○又○將○雄○伯○喚○醒○雄○伯○問○他○有○何○詢○問○他○一○時○又○回○答○不○出○想○了○想○說○道○先○前○聽○見○嫂○夫○人○說○是○極○愛○讀○兄○弟○那○份○報○紙○但○不○知○這○報○每○天○在

甚麼時候送來兄弟今天不會在報館裏發稿由着小徒胡亂去幹恐怕鬧出亂子狠不放心……雄伯答道我們這裏也定了好幾份報紙哩那送報的人因為貴報銷場不多死拉活扯的每天總丟下一份至遲明早九點鐘該可以瞧見了……幻佛笑道一經送得來務請雄翁將敝報查出交兄弟閱看兄弟最愛看自己的報因為材料豐富消息靈通別人家萬萬及不來的那送報人的屁話如何雄翁竟肯相信……他說這話的當兒雄伯模模糊糊倒又睡沈重了幻佛沒奈何也只好一聲不響睡到第二天近午時分他才醒轉再望望雄伯早已不在榻上了保姆送入盥洗的水幻佛收拾收拾便問保姆你們先生呢那保姆笑答道先生一清早起就出門上課去了他分付我請連先生在這一裏用過午膳再行渡江幻佛笑道你快去和你們奶奶說一句請他將我的那份報拿進來讓我瞧瞧……保姆點了點頭不曾隔了一會功夫重行轉來手裏的報紙倒着實捧的不少把來放在幻佛面前幻佛翻騰好半晌惟有他

的貴報左尋也尋不着右尋也尋不着急得汗珠子比黃豆還大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忽忽的跑出房外親自來問碧瑜碧瑜笑道據那送報的說先生辦的那報今天並不會出版他雖這樣說但不知可確不確……幻佛拿手披着臉上的汗嚷道不確不確這准是愛讀敝報的人多不知給誰搶買去了送報的沒有法兒只好拿這話來和嫂夫人搪塞……碧瑜冷冷的說道但願像這樣才好……幻佛這時候委實有些心慌意亂也不暇再和碧瑜多談只說了一句雄伯回來請嫂夫人替我道達鄙意我拜託他的那件事務必能滿我的期望此刻不能再在這裏耽擱了……說完這話隨即大踏步出了雄伯的住宅跨上人力車飛也似的出城跳上渡江的小輪東張西望見那些人多有拿報在手裏瞧着的却罰得誓沒有他辦的那份貴報越想越不相信暗暗囁念說道若在平時我缺少印刷所的欠款或者會發生這樣變故斷不至於我的錢送了給他他們轉反過臉來不肯替我印刷世界上也沒有這種道理除非我

那報館被一把天火燒掉了。爲何昨晚在江那邊又不曾見有火警……幻佛正在輪渡上胡思亂想沒有一會早抵碼頭好歹他這館址離碼頭不遠不消幾步早搶入門首早見那個看守大門的漢子坐在半邊發怔幻佛劈口就問他我們的報紙怎樣那漢子見是幻佛哭喪着臉說道連先生你問我我也不知道緣故適才那個印刷所的老板巴巴的跑來和你廝見我告訴他先生還不會來他只笑了一笑說既是這樣我便在樓上等他一等罷你如不相信趕快上了樓准許明白……幻佛十分詫異又喝問道孫先生可在樓上不在……那漢子又說道甚麼孫先生我怕他是孫猴子變來的大清早起分明瞧見他在樓上坐着怎麼眨眨眼兒我送那老板上樓忽然瞧不見他的影子我又不曾離這門首料想他是一定翻筋斗雲逃走了。（隱隱綽綽使人自悟）幻佛因爲心中有事也不暇和他辨論三腳二步跳得上樓已見那印刷所的老板起身迎接幻佛怒冲冲的向他拱了拱手冷笑道姚老板你來會我有甚麼



交涉。你。很。對。不。住。我。今。天。我。吃。了。你。的。老。大。虧。苦。了。那。個。姚。老。板。聲。色。不。動。聽。他。說。話。一。直。等。他。說。得。完。畢。然。後。陰。扎。骨。的。笑。說。道。連。先。生。且。請。坐。下。來。歇。一。歇。罷。先。生。辨。這。貴。報。也。是。混。嘴。我。們。幫。着。先。生。効。力。也。是。混。嘴。老。實。說。彼。此。都。要。關。顧。着。方。才。可。以。持。久。你。先。生。平。心。想。想。已。經。有。好。兩。個。月。不。給。我。們。印。刷。費。了。人。工。伙。食。我。們。逐。日。都。要。開。支。每。逢。來。和。先。生。討。索。先。生。都。是。推。三。阻。四。不。是。說。這。一。筆。款。可。靠。便。是。說。那。一。筆。款。歸。還。其。實。連。一。點。影。兒。都。沒。有。我。們。查。了。查。賬。新。賬。舊。賬。一。共。積。欠。得。有。五。十。多。塊。洋。錢。了。你。先。生。若。是。懂。得。事。體。的。至。少。也。得。先。給。我。們。一。半。慢。慢。敷。衍。下。去。也。不。至。弄。成。彼。此。決。裂。（照。老。板。口。氣。然。則。有。二。十。元。便。遂。心。願。大。福。荒。唐。真。可。痛。恨。）不。料。先。生。依。舊。將。這。事。攔。在。腦。袋。背。後。不。瞞。先。生。說。小。店。那。一。班。工。人。因。爲。小。店。開。支。不。出。昨。晚。便。實。行。罷。工。我。也。想。替。先。生。將。今。天。的。報。印。刷。出。來。呢。只。是。苦。於。心。有。餘。而。力。不。足。……幻。佛。聽。他。這。冷。言。冷。語。頭。腦。子。都。氣。破。了。跳。起。身。子。嚷。道。老。板。你。滿。嘴。

裏○嚼○的○是○些○甚○麼○昨○天○送○給○你○們○的○二○十○塊○錢○難○道○抵○不○得○一○半○的○數○目○你○這  
人○也○太○狠○心○了○收○了○我○的○銀○子○轉○來○拿○我○取○笑……姚○老○板○素○來○曉○得○幻○佛○的  
話○不○能○作○準○此○時○雖○然○聽○見○他○有○這○二○十○塊○錢○的○話○那○裏○肯○去○相○信○轉○放○下○一  
副○溫○和○面○孔○笑○嘻○嘻○的○說○道○哦○二○十○塊○洋○錢○請○問○連○先○生○這○洋○錢○還○是○鐵○打○的  
還○是○銅○澆○的○還○是○紙○糊○的○你○先○生○敢○是○從○被○窩○裏○才○扒○起○來○仔○細○想○一○想○恐○怕  
還○是○昨○夜○做○的○大○夢○你○們○這○些○敲○釘○錘○的○頑○意○兒○只○可○以○和○那○些○不○慚○不○恥○的  
人○頑○耍○我○們○做○的○本○分○生○意○規○規○矩○矩○千○萬○不○可○開○這○樣○把○戲……幻○佛○見○姚  
老○板○拿○這○話○冤○枉○他○急○得○雙○脚○齊○跳○不○是○樓○板○結○實○幾○乎○吃○他○跳○成○兩○個○大○洞  
姚○老○板○覺○得○這○情○形○不○見○得○是○說○謊○了○隨○即○問○道○連○先○生○你○這○款○子○是○交○結○誰  
送○到○我○們○小○店○裏○去○的○可○收○着○小○店○的○收○條○沒○有……一○句○話○提○醒○了○幻○佛○又  
喊○起○來○我○的○學○生○孫○大○福○親○自○送○去○那○還○得○訛○錯○嗎……姚○老○板○又○笑○道○可○是  
那○個○黑○巍巍○臉○皮○年○紀○約○莫○有○二○十○來○歲○不○錯○他○還○是○在○這○半○月○以○前○曾○經○替

先生去討情到過小店一次以後罰得誓我們不會撞見他的靈魂……幻佛  
嘆道怪了怪了偏生他又不在這樓上不然我也得問他一問還是他不曾送  
去呢還是姚老板拿了我的錢又跑來圖賴姚老板並不動氣只是笑着說道  
先生說的這話真好我們開着一月鋪子專靠着和人家圖賴過日連先生不  
是我說一句壓迫你的話小店生意雖然算不得局面然而每天出出進進却  
離不掉百十塊錢倒不會有人加小店圖賴的字樣你是在氣頭上我並不同  
你計較如果這錢還在令徒身邊請他早點送給我們也是一樣明天還可以  
照舊替貴報效勞……他說着又是一陣哈哈大笑也就不辭而別拎着長衫  
的角兒一拐一拐的下樓幻佛除得亂喊亂跳也沒有別的方法又沒處去尋  
孫大福和他詢問急得只是在樓板上團團亂轉不料這當兒後面涼台上一  
聲響嘵跳進一個人來幻佛仔細一望不是孫大福是誰呢幻佛對着他已是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劈口便向他問道原來你這廝還活在世上呢並不會死

掉○我○和○姚○老○板○鬧○得○這○樣○驚○天○動○地○你○如○何○躲○在○後○面○響○也○不○響○我○請○問○你○這○時○候○在○那○涼○台○上○幹○甚○麼……大○福○雖○然○生○性○頑○皮○然○而○心○裏○總○懷○着○那○二○十○塊○錢○的○鬼○胎○胸○坎○上○不○由○的○有○些○撲○通○撲○通○亂○跳○見○幻○佛○冲○口○問○到○這○裏○一○時○又○不○會○打○算○編○謊○來○回○答○臉○皮○子○急○得○通○紅○只○得○隨○口○回○了○一○句○說○剛○才○我○在○後○邊○納○涼○賞○月○的……幻○佛○對○他○睜○了○一○口○罵○道○日○頭○快○近○午○了○你○是○賞○的○甚○麼○月○納○的○甚○麼○涼○這○些○閒○話○我○也○不○暇○和○你○辦○駁○我○只○問○你○那○個○二○十○塊○錢○究○竟○送○給○姚○老○板○去○不○會……大○福○一○想○我○若○是○說○送○了○去○這○話○他○斷○斷○不○會○相○信○因○爲○姚○老○板○是○個○證○據○不○如○直○說○了○罷○打○定○主○意○於○是○對○着○幻○佛○只○把○個○脖子○使○勁○搖○了○幾○搖……幻○佛○恨○極○才○知○道○姚○老○板○的○話○果○然○不○錯○不○能○冤○枉○人○家○圖○賴○到○此○也○沒○有○別○法○只○好○將○手○向○外○邊○一○伸○冲○着○大○福○說○道○不○會○送○去○也○罷○你○還○是○交○待○給○我○讓○我○親○自○去○和○姚○老○板○算○賬○大○福○聽○到○這○裏○曉○得○事○體○不○妙○隨○卽○向○幻○佛○面○前○一○跪○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虧○他○有○這○副○急○淚○妙○絕○）○轉

把幻佛嚇了一跳問他哭的爲甚緣故他又不肯說惟有像嚎喪似的越哭越  
是沈痛幻佛急道你這樣傷心則甚二十塊洋錢非同小可哭了也不能算數  
：：大福勉強忍住眼淚哽哽咽咽的說道二十塊錢是學生用了但是學生  
用這款子也不是嫖也不是賭也不是抽鴉片也不是買獎券實在因爲我的  
媽和要要求替他做兩件衣服我手頭一時又沒現款好在先生不久便有三  
千五千的大宗進款這區區幾張鈔票學生便斗膽買了一件紗褂一條紗裙  
給我媽穿起來光輝光輝我久經仰慕先生是個孝子料想學生做的這件事  
以孝及孝先生聽了一定贊成（題目何等正大孫先生真可謂善於詞令）  
說畢眼淚幾乎又要落將下來幻佛聽見他這樣的口氣一時倒轉拿不下臉  
來責備他的不是又聽他提起那五千兩銀子的話心裏一歡喜把適才滿肚  
皮的怒氣不知不覺已銷除了一半重行慢吞吞的說道話雖是這樣說法然  
而這款子你都得要設法來賠償我不然那就怪我的手段太辣立刻跑到

你媽那邊將買的那衣衫和裙子一古攏兒索得來由我典質或是去變賣：著書到此我轉要在這當兒說兩句閒話到底孫大福做人粗鹵你既編這樣的大謊那哭的聲氣也該放輕一些不要吃別人聽見才好誰叫你像黃牛般的蠻喊呢其時早驚動了一個人將這邊一長一短聽得清清楚楚又羞又恨隨即打發了面前的娘姨賭氣將衣衫和紗裙從後面涼臺上直送過來幻佛瞧見那娘姨狠有些面善想了一想方才恍然大悟那娘姨也好聲色不動的將衣裙放在桌上轉身便走幻佛說不出來的心裏快活忍不住哈哈大笑望着大福笑罵道好好你媽果然將衣裙送得來了再也不消我過去囉呢你真是一個孝子比我這孝子要高得幾倍……說完這話大聲將那守門的漢子喊得上樓命他將衣服挾到典鋪去質當又笑說道好朋友你千萬可放爭氣些切不可像我們這孫先生再打我的偏手……那漢子答應了一句這新買的兩件衣服不知不覺竟跑向典鋪裏睡覺了這時候只把個孫大福氣得

面紅耳赤。擷起一張臭嘴。比豬八戒還要難看。老坐在旁邊。一句也不開口。沒多一會。那漢子已經走得回來。當面繳呈了一張當票。另外是十六元五角光。滑滑向桌上一擱。幻佛倒也非常慷慨。所缺的這三元五角。並不來埋怨。大福由自家腰包裏掏出來。完成二十元整數。料想大福再不肯替他幹這粗活了。他便親自出馬。歡天喜地的送給那印刷所。姚老板姚老板見了銀子。早又換了一副聲口。忙不迭的說這不要緊。這不要緊。連先生你家又何必巴巴的送得來呢。今天的貴報出版是萬來不及了。以後小店斷不誤事。請你家儘管放心。幻佛又叮囑了幾句。果不其然。在第二天上。那報依舊發現。至今漢口地方還留下一句俗話。稱他那報叫斷頭報。呢。話休提。再說幻佛心裏只是挂念。寄給葛鏡清的那封信。約莫也有了十多天。光景一共還不曾接到他答覆。一時焦急起來。又深恐大福誤事。不曾替他送得到。地大福急得只是賭咒發誓。又要牽着幻佛到葛公館門房裏去詢問。幻佛笑道。你向來說話是沒有憑。

准的總歸叫我不敢相信。但是這件事與你也有些好處。大約總不該再和我開着玩笑。老實我們再等他幾天。如若再沒消息。那第一著手續。我却要在本報上略略宣布了。大福忙道。宣布這句話是萬萬使不得的。先生敲竹槓的本領。究竟離我還遠。比如你一經宣布前途。便想彌縫。已是不及弄得兩敗俱傷。這又何苦來呢。我替先生打算。不如再寫一封信去打個催牌。仍由學生替你送去……這時候幻佛一任他在半邊亂嚷亂說。自己却不動聲色。轉閉上雙眼。像似籌劃甚麼計策。停了半歇。忽的拿手將大福一拍。跳起身來說道。有了……大福驚問道。有在那裏呢。難道銀子已經送來不成……幻佛搖頭說道。不是這樣。講寫信是再不會中用的。我常常在報紙上瞧見那些運動大家。無論甚麼事。想達目的。其中必須請出一個人來運動。劉曉初和葛大人。既是近鄰。又係至好。若得他在裏面替我接洽。一下子包管這件事。十有九分可望……大福問道。先生和這姓劉的認識嗎。幻佛笑道。認識却不認識。然而他



的令郎却是我要好的朋友。我此刻便先去會克仁。你不知道我爲這件事心裏說不出來的焦急呢。眨眨眼。這八月節的難關如何度法。若不得這大宗的進款……大福不待他說完。早從鼻子裏冷笑了一聲。駁着說道：「先生近來吹牛的功夫益發擴張起來了。憑先生這小小報館那裏要這許多開支。第一個我這做學生的便不能相信……」幻佛正色道：「你懂得甚麼像我們這樣青年這希望是萬萬不可少的款子。一經到手。將來砌洋房娶姨太太買汽車。那一件不需錢用呢……」大福點了點頭。笑說道：「罷咧。這話說得還有些像劉先生那邊。還是你獨自去呢。還是學生陪你去跑一趟……」幻佛當時想了想。他曉得大福近來的舉動。狠和那些流氓彷彿。無論甚麼事。只要有他向上一靠。隨後這竹槓子。有得纏繞不清。忙攔着說道：「你還是在館裏坐着罷。這事與你沒有相干。我去去就來……」幻佛說畢。便提了手杖。戴上草帽。出門去訪那個劉克仁。好在劉克仁的住宅與他的尊府不相上下。又淺又狹。門口叫喚一聲。連上。

房裏聽得清清楚楚。克仁見是幻佛，早堆着滿臉笑容，直迎出來。幻佛才跨入裏面，瞧見左首那個小廂裏有個女子，背面坐着，面前放了一張方几，算是他們的餐桌。餐桌上堆着菱米兩包，油炸豆腐，還擱上一把馬蹄，織的烏光漆黑酒壺。原來克仁這當兒，正和他的情人小酌，他心裏原想這種豔福，可惜沒有人瞧見。若是給人看，在眼裏還不是又羨又妒，也不枉我劉克仁這麼一個風流名士。所以他聽見幻佛在門外呼喚，當然是特別歡迎。兩隻手像舞叉似的，只管讓幻佛望廂房裏去。那個女子倒也十分洒脫，立刻欠了欠柳腰，對着幻佛喊了一聲。連先生，幻佛大驚，再仔細一望，忍不住失聲大笑。向那女郎說道：「奚女士，我們倒有許久不見了。你上次曾說要到敝館裏來見訪，怎麼一直等到今日，也不會見玉趾下降。如今轉和我這朋友傳杯弄盞……那女郎忽的將缺嘴一撇，指着克仁笑說道：「連先生，你替我問問他罷。那一天我原想到貴報館去奉訪，也是冤家路窄，偏生打從他這門首經過，他便死拖活扯。」

硬生生逼我到屋裏來閒話他又告訴我說貴報館已經關閉連先生因爲躲債逃得不知去向我只不信可有這事沒有……幻佛氣呼呼的對着克仁說道你和奚女士結交是你們的自由我當然不敢來干涉但是你不該拿這些話遭踢我……克仁聽見他這樣責備自家的臉皮子紅都不紅轉嬉皮癩臉的笑道我是哄騙雅芸頑的你何必同我認真老實說我們青年既想在情場裏廝混這些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頑笑兒一件都欠缺不得我和雅芸此刻已是影影不離了憑你的本領料想也不能奪我所愛休得生氣這裏還有一杯冷酒請坐下來吃一杯兒看是怎樣……幻佛見他這不尷不尬的模樣忍不住笑得合合的便隨意坐下來說道這雅芸兩字新穎得很想必是克翁替他取的名字了……克仁得意非常將頭向腔子裏縮了縮咂嘴咂舌說道先前奚女士原祇有一個小名兒那小名兒異常難聽我也不好意思替他表白可憐費了我三天三夜的腦力七湊八湊然後才湊成這兩字雅芸隨後你就

喚他做雅芸好了。省得女士女士覺得生分似的。雅芸却是微笑不語。儘管拈那豆瓣兒向嘴裏去送。幻佛暗想別的事。我都見識過的。惟有這缺嘴吃東西。生平到不會領略。於是便細眯着一雙眼睛。沒命的對着雅芸賞鑒。不料克仁大起疑心。臉上便露出不以爲然的形狀。幻佛知道他是誤會。忙解釋着說道。克翁。你請放心。我便一世覓不到女友。斷斷不敢來和雅芸接洽。我是因爲他這一點小小櫻桃。不幸被翠鳥啄了一下子。啄成一個漏洞。這豆瓣子却不要緊。不曉得雅芸萬一吃湯。是否從嘴角裏流露出來。那便如何是好……說罷。又拍手大笑。雅芸生平最惱人。提他這副缺嘴。不想幻佛輕薄。嘴角轉替他形容盡致。登時勃然大怒。跳起來。破口大罵。那裏曉得雅芸越罵克仁。越是歡喜。這才拿得穩穩的。在情場裏佔了優勝……幻佛一句也不分辨。也知道自己的話說得過於刻薄。若再和人家一般見識。豈不是自討沒趣。再瞧雅芸越罵越惱。簡直無休無歇。罵到分際上。使勁將那酒壺一推。賭氣跳起來。就走他。

這一走不打緊，直把個克仁急得暴躁如雷，也不暇和幻佛去打交涉。說時遲，那時快，雅芸剛跑出大門，他也趕出大門，越趕越遠，不知趕到那裏去了。將幻佛獨自一人攔在那座破廂房裏，幻佛懊悔不迭，暗想：我原是來幹正經的，怎麼因爲和雅芸取笑，轉鬧成這個局面？待轉回去呢？萬一誤了那件事，這竹槓如何能達目的？正在胡思亂想，不防房門外邊有個漢子將頭向裏面伸了一伸，幻佛一眼望了去，只見那漢子在這新涼時候，依舊赤着上半截臂膀，一條短褲兒，褲腳直齊着大腿腰裏，插上一柄又粗又硬的大芭蕉扇，兩隻腳也沒穿襪，張了大嘴的一雙破鞋，有好幾個腳指頭伸出頭來，吸受外間的空氣。幻佛見有人進來，歡喜極了，連忙吆喝着說道：「呔！你們老爺可在屋裏嗎？」那漢子笑道：「你問那個老爺？幻佛笑道：「你們這裏老爺難道還有幾個？那漢子又嬉皮癩臉，笑道：「老爺怎麼沒有幾個呢？」偌偌家堂上供的佛老爺，廚房裏坐的灶老爺，大門外邊還有一個土地老爺……幻佛大笑道：「休得鬧笑話罷！我問的是

劉曉初劉老爺那漢子挺身說道你先生早說咧老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確確不會假冒的劉曉初便是……幻佛仔細一望見他睜着一隻眼睛閉着一隻眼睛不由暗暗好笑想道適才跑掉一個缺嘴兔子此刻又進來一條獨眼龍這地方那裏是個甚麼公館呢差不多算得是個殘廢局當下裝出一副正經面孔向曉初微微欠了欠身子笑道原來就是老伯這個再巧不過了小姪原是特來奉訪的有一件事要想奉煩……曉初聽見這口氣樂得無以復加忙道坐下來談坐下來談我這劉曉初先生是知道了但是我還不曾知道先生的尊姓大名……幻佛隨即通報了姓名又將這番來意詳細告訴了曉初一遍你瞧那個劉曉初因為碰這樣機會眼睛鼻子連耳朵都笑得大動起來先伸手將胸脯子嘯咚拍了一下然後大着喉嚨說道哦葛鏡翁麼他和兄弟最是莫逆言聽計從我叫他東他不敢西我要他左他不敢右莫說這區區五千銀子的交涉任是再加上一倍兩倍兄弟走過去包可以手到擒拿但

有一層兄弟那件香雲紗長衫漸漸的破敗不堪了赤着膀臂如何能去見人先生拿出點款子來讓兄弟將這長衫另置一件那時到葛公館去走動庶不致叫那些勢利大爺們瞧着指東劃西的嘲笑……他說了這話便將那隻烏黑的一隻手向幻佛一伸幻佛心坎裏嚇了一跳忙欠身笑道八字還不會見着兩撇老伯在理不能向小姪需索這許多洋錢我們雖是初會然而老伯出去打聽打聽誰不知道我連幻佛四海得狠呢做事從來不肯虎頭蛇尾老伯若能幫着小姪將這事辦得妥協莫說一件香雲紗長衫便再添上十件八件小姪一定將款子送過來誓不皺眉……劉曉初聽了却大大不以爲然忙冷笑道吸呀朝廷還不能差遣餓兵我姓劉的吃飽了己的飯轉跑來跑去幹你的事世上也沒有那種情理老實說這款子原是預先放了一個定兒恭喜先生將來能達目的至於那筆酬謝一千八百也聽便三百五百也聽便兄弟斷不計較來來來先生既然照顧兄弟這件勾當難道還弄得決裂了不成

我再讓一點你再添一點須索讓我這打前敵的先鋒心裏高興些那事斷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幻佛這時候轉被他纏得沒法伸手在口袋內掏摸了好半晌約莫摸出有七八個小銀角子笑嘻嘻的送過來說道這點點薄敬老伯先拿去將長衫贖出來將就些穿着罷一經等小姪銀子到手那時自然另有辦法……劉曉初將銀角子放在掌心裏掂了幾掂要待退還他委實有些捨不得答應呢又覺得這竹槓敲得太輕了他想了想扭頭說道既是這樣我若再不領先生的情先生應該罵我這人拘而不化了罷罷貴報館裏印的報紙很多可否每天勻幾十份給兄弟讓兄弟上街去賣賣出錢來便收先生的賬將來在謝儀裏扣除諒還使得……幻佛沒口子答應說道使得使得明天就請老伯到敝館裏去領報我那報銷行是最快的一走上街包管吃人搶得乾乾淨淨……兩人這才將一場交涉辦得停當幻佛也不等克仁回來自家便告辭走了劉曉初也沒有功夫送客歡天喜地捧着那小角子笑得走進堂



屋不料他們所說的話都被老奶奶聽得清楚當下不由分說便和曉初大鬧要拿過來贖褲子曉初一定不肯意思想買二斤豬肉潤一潤這許多時不曾開董的饑吻夫妻倆你爭我奪鬧得落花流水不可開交（窮人發財如受罪便是此輩鐵板註脚）好容易勉強妥曉初拿去四角他的妻子拿去四角由各人自行支配使用兩下不得過問這當兒却好克仁也忽忽的回來大約趕缺嘴不曾趕得到跑得滿頭大汗將他那餐桌上的東西使氣摔了又摔又直着喉嚨問道那個活畜生跑掉了嗎早不來遲不來偏趕在這時候來尋魂我疑惑他有甚麼要緊的事呢原來是白嚼舌頭根子曉初聽見他兒子發話忍不住笑說道誰說他沒有正經事的這份財氣該是我的造化克仁忙問這緣故曉初又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克仁笑道哦原來他想發這一筆大財所以巴巴的來尋我們爹既得了他這小洋錢諒必要替他去和葛老伯接洽一下子曉初正色說道你這孩子才糊塗呢葛老伯久經不許我進他的大門你叫

我怎生去接洽豈不是白碰老大釘子克仁急道爹既不能擔任這事你却不能允許他才是道理曉初大笑說道民國時代做個人還能夠講究道理嗎（言之痛心）道理道理休想吃米柴也沒得燒水也沒得洗（直如古謠此亦閱歷有得之言也）我已拿定主意和那姓連的要個花胡哨他的錢如若拿得到手我便自居其功如若不能够到手呢與我却絲毫無損好孩子你們年紀還輕將來在社會上少不得要和人家共事你須得將我這教訓牢牢記在心坎上包你不得會錯……這一番話聽得他那個老妻顛頭播腦不住的嘖嘖嘆羨道克仁你可聽見沒有你是個實心眼兒的孩子凡事都有些獸頭獸腦難得遇見你這阿爹肯拿這金玉般的言語隨時隨事感化你甚麼叫做家庭教育這就是家庭教育了哇……克仁聽了雖然不再開口至於那個劉曉初經他老妻這一誇讚笑得他那一隻眼睛裏擠都擠得出水來登時挺胸疊肚格外拿出他做阿爹的身分……再說幻佛一心指望劉曉初的回信誰知

一連隔了幾日只知道他跑來拿報却不曾一見他上樓來遞個信息有時跑去和他詢問他只是含糊答應始終也沒有一種決斷幻佛心裏焦急得甚麼似的坐在辦事室裏除得抓耳撓腮便是大踏步在樓板上亂踱又因爲避着他爹媽的囉唆鎮日價躲在報館裏宿歇輕易也不敢回家去走動這一天剛躺在椅子上納悶忽然那個守門的漢子上樓來報告說有這麼一個人前來和先生求見他想了想猜是劉曉初有了甚麼喜信了忙不迭的叫快請快請及至那人走上樓原來不是曉初却是他的生身老父他立刻放下臉色冲着問道連璧這地方配你走出走進嗎在先我們這裏原掛着兩扇虎頭牌的上面寫着『報館重地閒人莫入』因爲光復之後方才撤除不料你連璧竟有這樣大胆連璧哭喪著臉顛巍巍的說道我那裏願意跑來見你呢委實經濟困難家中的日用漸漸有些支持不住我也體貼你的困難不敢要求還本這一個多月的利息請你算了給我讓我和你媽媽勉強度幾天性命罷你那裏不

做點好事難不成。望着我們老兩口子活活餓殺……幻佛氣急臉紅指着他說道：你滿嘴裏說的是些甚麼？誰曾看見你的錢甚麼叫做還本甚麼叫做付息？不想你年紀雖老，這敲竹槓的本領倒還名功快替我滾出去。若再在這裏瞎三話四，我一定去喚警察辦你一個訛詐罪名……連璧此時倒抽了一口冷氣，明知那一天交錢的時候，又沒有證人，又沒寫憑據，便和他打官司，管許直輸到底，不如還是央求的好。他想着便微微屈了屈膝，苦苦的說道：你可憐我，則個我那天在葛大少爺那邊取了五十塊洋錢的鈔票，因爲你媽說這票子沒有洋錢好頑，我隨即又趕到錢鋪裏拿五元一張鈔票換了現洋。當時和你媽在房裏釘釘鐺鐺的敲着好頑，其餘的四十五元鈔票可是一古攏兒親手交代給你。這是活口對活口做的事，我記得清清楚楚。外邊的閒人不曉得頭緒，還借這事駁了我一下子，說我取來的全是鈔票，不是洋錢。疑惑我另外還有積蓄，這不是冤枉嗎？彼託爲連璧而欲尋此種漏洞者，夫亦可以恍然

矣。一笑。天老爺在頭頂上你圖賴別人的款子還可以總不能圖賴你的阿爹……幻佛越聽越怒。叉手舞脚的喊道。誰是我的阿爹。世界上也沒有配做我阿爹的人。你這廝不但訛詐我的錢。而且訛詐我做你的兒子……說着順手撈着他的那根手杖舉起來。就對着連璧的腦袋劈下。嚇得連璧抱頭鼠竄。連扒帶滾。下了樓梯。走至門側。不禁放聲大哭。（我聞之心骨爲悲。不知讀者感想如何也。）幻佛再也不去理會心裏只盤算那五千銀子的事。暗暗着急。道。萬一得了這款子。我便把這老牛的四十五元還他也罷。其實賴債的也是情非得已。這叫做不怕索債的凶。只怕欠債的窮。眼見得那劉曉初是不中用了。我想來想去。只有這個辦法。一面囑念一面提起筆來。打了一個稿子。交待給印刷所。叫他們用極大的鉛字印刷。在自家報上是幾個甚麼字呢。却是（贖回情書者鑒）下面又用雙行排列着道。（限三日內將款交出。否則即將原書披露。免貽後悔。切切此諭）第二天一早。又深恐葛鏡清看不見這報。特

揀了一張字跡最清楚的用一個頂大的信封將那報封入信裏封面上寫明了。葛鏡清先生親啓的字樣命看門的那漢子送到葛公館攢下來轉身就走。休得向那些大爺們扯搭那漢子走後幻佛十分得意以爲這一來可拿得把穩了他們現幹着差事的人第一件名譽要緊他又不是沒錢的還敢拿他的卵來碰我這石頭越想越是有趣登時笑得擺不起嘴盤算這樣盤算那樣依他的主張那五千銀子差不多倒要花完了喃喃呐呐嘴裏彷彿是謔語一般不知他說的是些甚麼。利令智昏實有如此景況。孫大福雖然坐在一旁却只拱着臭嘴賭氣因爲這件事幻佛並不會叫他經手又恨幻佛硬逼他將衣裙拿出來以致在那個姨太太面前坍了台自是以後那姨太太便不大和他親近他對着幻佛已是仇深似海將以前提拔的好處一概抹煞得乾乾淨淨這時候巴不得幻佛在這五千銀子上大大失敗好讓他稱心滿意。各人有各人心事寫得齷齪不堪。再說那個葛鏡清自從頭一次接到幻佛的那

封信他本來是個老奸巨猾甚麼事不曾經驗過況且官場裏的人物聽見報  
界兩字便沒有這等舉動頭腦子還覺得生疼所以他只大略看了一遍早扯  
得粉碎分付人向字紙篋裏一攔背後偶然和他夫人袁氏談及袁氏胆子最  
小沒口的勸着鏡清不如送他些銀子將這案子捏合了罷你親生的女兒跟  
人逃走外面已漸漸露了風聲如今再加上一個姪女兒又弄出這些不尷不  
尬的故事外人不要笑你龜貴相連大凡傷風敗俗的勾當都出在你這公館  
裏面便是上司聽見也得責備你家教不嚴鏡清將臉色一沈冷笑說道你這  
不賢的婆娘怎麼開出口來一毫不知道輕重銀子是甚麼東西做的容容易  
易說送給人就送給人咳這也難怪你們只知道坐在家裏享福那裏體諒我  
這老頭子辛辛苦苦掙得這一份家私比如他們既開出這盤子若是去彌縫  
他們至少須得三百五百我有這三百五百倒好又買得兩處市房按月還可  
以得着二分利息何苦白交給他們去快活錦兒的事莫說我們也還佈置得

精密便算吃別人曉得我却要說一句文明話兒他們兩家頭的戀愛是他們的自由我做老子的也沒有干預的道理好在如今只要戴上這文明兩字的頭銜誰笑話我們誰便是頑固袁氏笑道好呀你忽然也文明起來了這可怪不怪早知這樣你平時又何必同你那兒子斤斤較量……鏡清嘆喙了一聲笑道當腐敗就腐敗當文明就文明我們這種人若再沒有這隨機應變的本領如何能够在官場裏混這一碗飯吃這是一層至於玉痕這孩子格外與我沒有相干了莫說他偷上一個人便偷上十個八個我也沒曾生着耳朵去聽也沒曾生着眼睛去看袁氏見他說得這樣透徹也就明白過來不再向他去絮聒日子隔了幾天大家都漸漸忘記了不料這一天午飯光景鏡清正躺在炕上抽烟忽然見那蔡媽躡手躡腳的上樓見旁邊沒有別人他一欵身子便倒入鏡清懷裏將手裏那一封信使勁的在他鬍子旁邊擦來擦去擦得怪響蔡媽忍不住格格的笑又怕被人聽見那聲氣只在喉嚨裏或上或下鏡清也



不。敢。大。聲。兒。說。話。只。悄。悄。咬。着。他。的。粉。耳。朶。低。問。道。這。封。信。是。打。那。裏。寄。來。的。  
蔡。媽。也。低。低。答。道。我。怎。麼。會。曉。得。呢。上。面。又。不。曾。寫。着。寄。信。人。的。名。字。：：：鏡  
清。一。面。抽。烟。一。面。笑。道。你。便。替。我。拆。開。來。罷。：：：這。一。句。話。不。防。說。得。高。了。些。  
袁。氏。便。趕。得。出。房。蔡。媽。連。忙。跳。下。炕。沿。故。意。噤。咕。說。道。人。家。將。信。送。進。來。還。要  
偏。着。人。替。你。拆。開。：：：袁。氏。忙。問。道。難。道。又。是。報。館。裏。送。來。的。不。成。老。爺。你。也  
太。媽。媽。糊。糊。了。抽。烟。有。甚。麼。打。緊。轉。放。着。正。經。事。不。去。瞧。看。：：：錦。清。這。才。跳  
起。來。搶。入。手。裏。一。望。冷。笑。道。果。不。其。然。這。廝。居。然。在。報。紙。上。和。我。鬧。起。來。了。這  
倒。不。可。不。敷。衍。他。一。下。子。呢。：：：袁。氏。抖。抖。的。問。道。你。要。敷。衍。他。幾。多。銀。子。鏡  
清。又。笑。道。他。先。需。索。的。是。五。千。銀。子。瞞。天。要。價。着。地。還。錢。你。替。我。斟。酌。斟。酌。看  
：：：袁。氏。聽。見。他。這。口。氣。畢。竟。有。些。肉。疼。然。而。事。到。其。間。也。只。索。咬。着。牙。齒。承  
認。了。便。勸。着。說。道。罷。咧。只。當。我。們。生。災。害。病。也。要。花。費。銀。子。的。老。爺。看。破。些。也  
好。鏡。清。笑。道。誰。還。不。是。這。樣。講。呢。等。我。來。先。給。他。一。封。回。信。：：：說。着。便。走。入。

房裏拿起筆來呼的寫了幾句重行交給蔡媽叫他打發大爺們送到報館。蔡媽剛接到手裏忽聽見樓底下一陣諠譁說大少爺和大小姐二小姐都一齊回來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鏡中人影 第八回

社會小說 鏡中人影

江都李涵秋著

第九回 試劣馬巧遇同胞 拉包車不堪回首

前回書中說到葛鏡清正在答復幻佛的那封信。至於五千元允與不允。一共還不曾揭曉。偏生外間報稱象文大少爺和玉痕大小姐及阿錦二小姐都一齊回來。我知道讀書諸君在這當兒不免有些疑惑。象文玉痕他們是那齊綺秋小姐一齊向廬山避暑的。如今雙雙的轉回漢口。當然是意中之事。至於阿錦二小姐怎麼會同他們開到一處去的。委實叫人聽了不大明白。諸君且緩既這樣講。我倒不能不將象文他們在廬山勾留的事迹先叙一叙。再說象文挈領着玉痕綺秋。又加上熊仲奇。常月池。這一對新婚夫婦。路上已覺得十分熱鬧。及至行抵牯嶺那地方。全是一些深林絕壑。身入其境。雖在盛夏。恍若深秋。別人還不大覺得。惟有玉痕身上有些寒浸浸的起來。當下便催着金牛

趕快覓了一所旅舍住下來好加添衣服原本定了三個房間預備玉痕和綺秋在一處住仲奇和月池在一處住象文和金牛在一處住佈置妥帖那旅舍雖及不來漢口的壯闊然而清淨雅潔別有一種風致而且將窗子推開來迎面便對着那一帶峯巒朝暉夕暄時時變換綺秋和玉痕非常愜意日間向各處名勝地方去遊玩甚麼佛手巖御碑亭龍魚潭天池寺都有他們的足迹到了夜深時分仲奇有時貪戀着和象文狂談便不肯回轉到房間去宿歇常常的和象文抵足而眠誰知那個常女士一夜也離不掉他這丈夫因爲瞧着象文的面情不好使他的性子這一晚他可忍耐不得了先分付茶房去請仲奇仲奇未及答應他早大踏步趕過來一把揪着仲奇的領衣說我們出來旅行原是親親密密的度這蜜月怎麼你將我一個人冷清清攢在那邊你轉和別人在這裏有談有笑……仲奇蹀脚急道有話好說你且將手放下來我也逃跑不掉這樣子叫人瞧着怪難看的……月池怒道難看不難看與別人毫沒

相○干○管○束○自○家○的○丈○夫○是○我○們○女○人○的○權○利○誰○來○調○停○我○便○和○誰○廝○打○象○文○先○  
前○本○想○分○解○幾○句○聽○他○這○樣○口○氣○轉○嚇○得○縮○住○了○口○大○氣○也○不○敢○綺○秋○聽○見○  
這○邊○鬧○得○狠○是○利○害○急○忙○趕○得○過○來○幫○着○月○池○批○駁○熊○仲○奇○的○不○是○玉○痕○却○大○  
大○不○以○那○常○月○池○爲○然○只○坐○在○房○間○裏○身○子○動○也○不○動○（○玉○痕○有○玉○痕○身○分○態○  
度○不○但○與○月○池○不○同○而○且○與○綺○秋○也○截○然○不○同○）○綺○秋○這○時○候○做○好○做○歹○將○他○  
們○夫○婦○勸○轉○回○房○才○算○將○這○一○場○小○小○風○波○告○一○結○束○綺○秋○見○他○們○走○後○又○拿○  
指○頭○指○着○象○文○笑○道○你○又○何○苦○來○呢○一○點○眼○色○都○不○懂○姓○常○的○豈○但○將○熊○先○生○  
當○做○他○的○禁○鬻○而○且○內○中○恐○怕○還○挾○了○些○醋○意○他○見○熊○先○生○常○常○和○玉○痕○姊○姊○  
親○近○其○實○玉○痕○姊○姊○那○裏○肯○賞○識○這○廝○呢○……○象○文○被○他○說○得○笑○起○來○重○又○望○  
着○綺○秋○笑○道○安○知○常○女○士○不○妬○忌○你○我○瞧○你○和○仲○奇○也○還○談○得○入○港○綺○秋○笑○道○  
這○個○你○又○瞧○不○出○神○氣○來○了○我○是○天○馬○行○空○不○受○羈○絆○他○儘○管○和○我○講○這○件○說○  
那○件○我○却○是○指○揮○如○意○從○來○不○假○以○詞○色○要○曉○得○在○今○日○社○會○上○做○個○女○孩○子○

放蕩固然不可。覷覷尤其不可。必先有一股俠氣。可以禁鼠得他們。然後這些安禪的毒龍才不敢興風作浪。玉痕姊妹太怯弱了。叫他躲藏在閨閣裏。做個美人。倒還使得。若講到交際。他簡直是個門外漢。你不知道那一般齷齪男子。你越發避他。他越發欺負你。所以那個常女士就免不得誤會其意……象文笑道。舍妹他的生性。便是如此。如何勉強得來。比不得你是個潑辣貨……綺秋笑道。你休得將這潑辣貨瞧輕了。潑辣貨在大觀園裏。還占着重要位置。寶釵黛玉。有誰及得他來……他們正在這裏談笑。其時玉痕已知道常月池離了他哥哥的房間了。方才慢慢的踱得過來。望着他們。將手向外邊一指。含羞帶笑的說道。我委實聽不入耳。他們夫妻倆還在屋裏嚷吵呢。說出來的話。叫人聽了。怪慙愧的。我所以到這一邊來避一避……象文笑道。妹妹來得正好。他正在這裏編派你呢。替我問問他……玉痕冷笑道。料想狗嘴裏也迸不出甚麼象牙。由他編派去罷。倒是有句話要同你們商議。我們出來的日子已

經。不。少。了。目。下。天。氣。漸。漸。涼。起。來。所。帶。的。衣。衫。又。不。多。恐。怕。學。校。裏。上。課。的。日。期。也。是。時。候。了。依。我。的。意。思。不。如。趕。在。明。天。回。去。罷。……綺。秋。剛。躺。在。一。張。睡。椅。上。聽。見。玉。痕。嚷。要。回。去。他。舉。起。雙。手。長。長。的。伸。了。一。個。懶。腰。笑。道。哎。呀。天。快。要。落。雪。了。還。怕。不。把。他。活。活。凍。死。像。這。樣。神。仙。境。界。便。叫。我。在。這。裏。老。住。一。世。我。都。情。願。不。想。姊。姊。炒。蝦。子。等。不。得。紅。三。十。晚。上。送。灶。王。上。天。來。既。來。得。快。去。又。去。得。快。我。不。我。還。待。到。森。林。局。黃。龍。潭。娑。羅。樹。那。一。帶。地。方。頑。個。盡。興。俄。界。那。邊。還。有。一。座。浴。池。幾。時。我。陪。姊。姊。去。沐。浴。玉。痕。笑。道。羞。人。答。答。的。那。裏。好。跑。到。外。邊。去。沐。浴。……綺。秋。將。眼。微。微。飄。了。一。飄。笑。道。我。說。姊。姊。帶。着。三。分。閨。閣。氣。真。一。點。不。錯。外。國。女。士。當。這。天。氣。誰。不。向。海。濱。一。天。沐。浴。幾。次。他。們。不。害。羞。你。轉。害。羞。起。來。了。不。過。我。們。沐。浴。却。不。許。象。文。同。去。呢。呢。小。語。此。最。可。聽。常。女。士。如。若。高。興。也。約。他。一。下。子。……玉。痕。咬。着。牙。齒。笑。道。你。可。饒。饒。他。罷。他。的。足。踝。上。現。帶。着。鎗。傷。的。瘡。癥。脫。下。衣。服。來。豈。不。露。出。馬。腳。……綺。秋。笑。道。這。



瘡癩他也不會瞞人那一天在大庭廣衆當中他還侃然宣佈呢難道他還怕吃我們瞧見……玉痕笑道你錯會我的意思了我覺得他的話未可全信這瘡癩有沒有恐怕他是講謊所以說他要露出馬脚你想想世界上可有那樣不顧廉恥的女孩子……象文笑道我們這妹妹到底書卷氣太重無論甚麼事都有些少見多怪別人有沒有這癩你們也不必曉曉鬻辨到是回家這句話我有個折衷辦法明日動身也嫌太早若依綺秋要頑個盡興於學業上未免也有妨礙最好以三日爲期你們覺得怎樣……綺秋跳起身來拍手笑道哎呀只有三個日子快活了照這樣格外不能辜負明天一定和姊姊到浴池那邊去逛一逛……三個人當下又談了一陣閒話時候已經不早方才各自休息第二天大家收拾完畢熊仲奇又躡過象文這邊來象文笑問道我替你狠有些耽心昨夜可曾吃了尊夫苦頭沒有仲奇臉上一紅破笑說道他生成這樣壞脾氣叫我也是沒法雖然鬧了一會子上床之後也就言歸於好了

……象文聽到這裏忍不住嘆喏一笑只好拿話來打趣他伸奇想了想也覺得自己說出來的話狠有些語病也便搭訕笑道象哥你休得這樣輕薄等你將來娶了嫂夫人的時候才知道這閨房的法律是不容易觸犯的這些閒話我們且不去講但是今天作何消遣可要再開一場茶話會……象文剛待回答早見綺秋玉痕和常月池一齊進來金牛跳跳躍的跟在裏面忙着倒茶擲手巾他因爲這一次頑得十分寫意心坎上再快樂不過聽見伸奇又提到消遣兩字他益發豎起兩隻耳朵靜靜聽他們說下去其時綺秋提議說已經和常月池姊妹議妥了我們一定是到浴池那邊去瀏覽風景順便洗個澡兒潔淨潔淨身體……象文望着伸奇說道他們既這樣高興且自由他們去各便我陪你到棲賢寺去隨喜隨喜可好不好寺裏的那個普月長老聽人說狠有些道行上一次不曾會見今天總好在寺裏同這些有意思的和尙談談狠有風趣伸奇笑道這個自然他們既去沐浴我們萬沒有和他們一齊走的

道理……不防那個金牛忽的嚷道：「小姐們洗澡，我也要洗澡哩。還是我跟着小姐他們走罷。」（稚態可掬）他這句話才出口，早吃象文順手刷了他一個耳光，笑着罵道：「混帳東西，嘴裏嚼的是些甚麼？你自己忘却自己了……說得衆人都笑起來。金牛還解不來象文話裏的用意，只覺得嘴巴上火辣辣的，生疼，又不敢哭，把適才一團高興都消滅得乾淨，撇着嘴，裂着牙齒，跑向半邊去發怔。這時大家都出了旅館，金牛賴在那裏動也不動。象文笑道：「你難道還和我賭氣嗎？還不快替我們在前邊引導……」金牛這才一步癩似一步的隨着象文出來，走向大路上，各自分散。象文和仲奇帶着金牛先向別處游了一轉，然後又在一處飯館裏用了午膳。等那日色略略挫了，西方才迤迤向棲賢寺逛去。只見那一帶平原兩旁全裁着合抱不來的古樹（先點一筆）從樹蔭裏徐步覺得涼風被體，毫不知道甚麼叫做暑熱。遠遠的早露出四圍紅牆，那座寺門豁然顯露，遊人却不甚多。跨入甬道，聽見檐牙上的金鈴隨風搖曳，方

丈○普○月○見○象○文○他○們○一○表○不○俗○當○下○也○不○敢○怠○慢○隨○邀○入○靜○室○由○侍○者○捧○上○茶○盤○象○文○的○談○鋒○本○來○很○好○和○普○月○談○得○甚○是○入○港○普○月○又○取○出○珍○物○數○種○給○他○們○賞○鑒○一○是○許○從○龍○繪○的○數○十○幅○羅○漢○筆○勢○飛○動○普○月○又○告○訴○他○們○曾○有○日○本○人○出○五○千○塊○洋○錢○要○買○這○畫○幀○老○僧○未○敢○允○許○仲○奇○笑○道○老○和○尙○你○這○主○意○却○錯○了○他○們○國○裏○常○常○拿○貨○物○來○騙○我○們○的○錢○難○得○他○肯○出○這○重○價○買○這○無○用○之○物○你○拒○絕○他○豈○失○着○要○是○我○就○許○賣○了○給○他○那○普○月○將○仲○奇○打○量○了○一○番○正○色○說○道○這○畫○幀○是○敝○寺○珍○寶○何○得○由○老○僧○手○裏○輕○輕○拋○擲○不○瞞○先○生○說○敝○寺○自○經○洪○楊○兵○燹○殿○宇○已○經○朽○落○不○堪○老○僧○若○愛○金○錢○早○就○設○法○出○去○化○募○也○不○至○到○今○日○依○然○甘○守○岑○寂○了○中○國○古○物○爲○外○人○吸○收○而○去○者○着○實○不○少○不○料○先○生○的○論○調○竟○注○重○貨○貝○而○不○注○重○國○粹○老○僧○出○獻○此○畫○倒○未○免○失○人○了……一○番○話○說○得○仲○奇○回○答○不○得○還○是○象○文○笑○道○老○和○尙○休○得○生○氣○敝○友○原○是○和○你○取○笑○的○他○也○是○個○愛○國○青○年○豈○有○不○知○道○保○存○古○物○的○道○理……普○月○這○才○轉○了○笑

容教侍者將畫軸捲好重行收入一座楠木盒子裏隨即又取出一片風波銅一粒舍利子殷殷敘述這兩件珍寶的源流因爲與本書沒甚關係在下却也不替他再絮絮表白晚涼如水又坐了一會忽然由山門外面送進一陣諠譁笑語的聲音象文驚訝的問道奇呀我們先前來的時候人迹很是稀少如何這一會轉熱鬧起來（微風起於蘋末）普月笑道這又是他作跑來馳了先生不瞧見敝寺緊緊對着那一片廣場沙土又軟青草又長得葱秀新近有一班少年子弟每到日落時分他們就得到這裏來操演騎術如今時勢是改變了讀書的學生不專心研究文學將來又不去當兵便是學會了騎馬又有甚麼益處（老僧有老僧口吻）象文和仲奇雖然聽那普月這樣說法然而心裏却動了動覺得坐在這裏和這和尚絮談轉不如跑出去瞧這一班人是誰勝負當下便站起來向普月告別普月含笑將他們送至山門外面早見遠遠的有許多人影四分五落的叢聚在一處內中也有男的也有女的普月指

着笑道先生們若是會騎牲口不妨趕到那邊去試一試……象文點了點頭  
笑向普月說道老和尚請進去罷我們望一會也就要回寓了……普月這才  
退轉身象文伸奇便整得近前在一株大槐樹底下立着果不其然那一帶  
平蕪淺草再加上三帽影鞭絲彷彿身入畫境夕陽銜山那一點點血兒還  
露在峯巒外面其中也有會騎的四蹄得得簡直風馳電掣一般迅速那些  
不會騎的却才扒上鞍轡早又喊着不好不好兀自要挫跌下來象文瞧了十  
分好笑這個當兒忽然從人叢裏躡出一個少年錦衣玉貌風度翩翩生得甚  
是美麗年紀也不過二十左右跨入那一條甬道命旁邊的馬夫備一匹好馬  
來讓我來溜他一個長道兒馬夫不敢怠慢立刻從一株柳樹上解下韁繩送  
上一匹雪白的阿刺伯馬渾身看了去想一根雜毛也沒有仲奇不禁喝采說  
道好馬好馬象文笑道你難道是伯樂却知道這馬的好處仲奇笑道你瞧那  
馬牽在馬夫手裏他就鼓舞揚鬣可想跑起來必然又穩又快他們剛在旁邊

議論其時那少年已縱身跳上錦鞍順手將彩韁一拎說也奇怪那馬只是不肯走却在大路團團的亂轉好像不服那少年騎跨似的撩得那少年興起提鞭子使勁在馬後股上刷了一下子那馬負痛然後放開四蹄豁辣辣一聲猛從斜刺裏直竄過來站在那一邊的閒人叫聲不好沒命的向後面避讓象文和仲奇也退了幾步怕吃那馬衝撞但是有件事最爲危險因爲那株大槐樹本幹不高其餘的枝葉都披披拂拂的橫攔在道上萬一那馬竟從這樹下掠過馬縱然走得過去人在馬上卻萬萬走不過去若是觸着那樹枝子怕不粉身碎骨那少年也知道出了岔子使勁想勒住那馬那裏勒得他住不由喊了一聲不好拚命的將身子扒伏下來叵耐任你這樣也是不濟衆人瞧出這種形狀沒有一個不替那少年捏一把汗暗說這一來可保不住性命了馬夫見闖出這樣大亂子氣急敗壞的在後面追趕那裏追趕得上說時遲那時快象文陡然抱着一腔義憤想了想見死如何可以不救他便奮不顧身穿出那

槐樹外邊却好那馬已飛也似的捲將過來象文挺身上前將雙手向上一豎那馬見面前有人他也吃了一嚇驀的將個頭往旁邊一讓那腳便停住了象文趁勢抓着他的嚼環這當兒四面八方像春雷似的喝了一聲大采（有聲有色讀書至此當浮三大白以賀之）那馬夫一面喘着一面將嚼環接在手裏罵道這畜生性子太劣許少爺又不大會騎牲口幾乎闖出天大笑話……那少年按定心神方才扶着那馬夫肩膀跳落地知是象文救了自己性命心裏說不出來的感激忙近前深深鞠了鞠躬笑道適才多蒙照拂心感無既此地不是談心的地方願借一步和先生叙一叙衷曲……象文笑道許先生休得客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原是我輩少年的本分何況生死呼吸若坐視不救與禽獸何異我們萍水相逢不消道謝……那少年聽見他喊自己做許先生很是詫異沈吟了一下重又笑問道先生尊姓敢乞明示……象文笑道我姓葛又指着仲奇告訴他道這位姓熊我們不能耽擱還得趕回旅館許先



生請自方便罷……說畢偕着仲奇轉身就走。那少年依依不捨，畢竟問了他們旅館的住址。然又從懷裏掏出兩張小名片遞在他們手裏。象文略瞧了瞧，只見上面印着幾個小字，知道那少年叫做許浩。表字浩青，亦字景萍。隨即接過來，笑道：「兄弟，因今日出門匆促，名片也忘却攜帶，不便轉奉了。後會有期，前途保重……」他說完了，這話偕同仲奇大踏步便走。那少年無奈，只好怏怏而去。所有養馬的以及瞧着熱鬧的人，登時雲消霧散，將一片白茫茫的平原都顯露出來。仲奇在路上沒口稱讚象文的神勇，說若是我熊仲奇一個人在那裏，道好白望着這姓許的遭劫也。沒有方法去挽救，不信象翁竟這樣大膽，敢同那匹劣馬放起對來。象文笑道：「這算甚麼呢？我也是一時冒失，萬一吃那馬踏成肉醬也只好怨命……」兩人一路談着，一路走着，却不覺得路遠，眨眨眼已走近旅館門首。象文便命金牛先跑進去，瞧大小姐他們可會回來沒有……金牛跑上樓，望了望，又下來告訴他們說：「大小姐他們並不會回。」

來象文笑道：他們真會取樂。到這早晚還賴在外邊閒逛……當下上樓開了房門，各自坐下來休息了一會，然後才聽見樓梯聲響，綺秋一路笑得進房見了象文，忙笑問道：怎麼你們倒回來得早？仲奇接着笑道：魯小姐你問象文他在今天幾乎出了岔子和你們不得見面……玉痕吃了一嚇，忙問怎樣。綺秋笑道：姊姊休得理會。熊先生他是拿我們取笑的。象文不是小孩子，難道怕他吃車輪碾了馬蹄踏了不成……仲奇拍手笑道：魯小姐真是聰明絕頂，一猜便着……仲奇儘管在這裏叨叨絮絮，却觸惱了他的夫人。月池正色說道：我最討厭人說話藏頭露尾似的。我們又不來聽你的鼓詞賣這樣關子，做甚……仲奇見他夫人嬌嗔起來，不敢怠慢，隨即將在棲賢寺門外的那件事，一一的和盤托出……綺秋冷笑道：哦，原來是這麼一件頑意兒，這也沒甚打緊。到了熊先生嘴裏，便做出這樣失驚條怪……玉痕抖抖的說道：姊姊休得說這風涼話兒。萬一那馬勒不住，韁別人的性命，還在其次，怕哥哥先免不掉。

吃那馬蹄踏做齏粉真是危險極了。哥哥下次第一要留心。這從井救人的勾當。便是聖人當日也不贊成的。……月池拍手笑道。好呀。玉痕又引經據典。起來了。若再講下去。一定還會翻倒你。這書雙子……象文又笑道。過去的事大家何必爭論。我轉要問問你們。那座華清池裏的風味怎樣……綺秋笑得彎腰。曲背指着玉痕說道。他那裏敢下去沐浴哩。剛剛瞧見那水。他早嚇得要哭……仲奇笑問道。然則月池和你想必在那池子裏試過了……玉痕冷冷的說道。你問他們咧。也只好和我一般。白在那裏瞧看了一會……月池笑道。叵耐那裏的遊人。從早至晚。只是絡繹不絕。那裏容得我們女人家脫了衣服。下去洗澡。只就近在一家小茶社裏吃了兩杯清茶。後來還是繞到市鎮上覓了一家餐館。勉強將肚皮混飽。……綺秋他們的情事。借月池中虛點。仲奇望著金牛笑道。早知如此。可是白累牛二哥吃了一記耳光……說得衆人都笑起來。第二天約莫有午飯時辰。他們都還不曾出門。驀見那個許景萍特地上

樓來拜訪由茶房先進來告訴象文。象文望着綺秋，他們頓腳說道：「這廝真個纏繞得可恨，甚麼大不了的。」一件事要這樣慫恿，則甚……玉痕笑道：「你這人真不近情理，你以為不要緊，人家感你救了性命，當然要過來答謝。橫豎閒着沒事，你便去會會他也罷……象文不得已，只才快快的迎出房外，在一間小客室裏和景萍廝見。綺秋和玉痕也蹙進房門，側首仔細瞧他們的神情，只見景萍不住的打恭作揖，道謝昨天相救的恩惠。象文一面讓他上座，一面笑答道：「景翁休得鬧笑，罷這也算不得恩惠，你越這樣說法，越叫兄弟難受……」景萍坐下來，重行笑問道：「還有一位熊先生如何不見……」他剛問到這話，熊仲奇也一路笑得出來。景萍便又請教他們的表字。（此非閒筆也，讀者記清）象文和仲奇方才各從口袋裏取了兩張名片遞給景萍，又問景萍想必也是來避暑的，還是踽踽獨行呢？還是另有別的朋友？景萍欠身答道：「兄弟本住在上海，家父在那邊開設了一座藥房，因為上海人烟稠密，消夏狠不相宜，所

以○到○這○邊○來○住○了○有○一○個○多○月○雖○然○結○識○了○好○些○朋○友○都○却○是○初○會○至○於○兄○弟○身○邊○祇○攜○了○一○個○小○妾○昨○天○小○妾○感○激○先○生○的○義○舉○他○也○願○意○過○來○求○見○又○不○敢○冒○昧○派○遣○兄○弟○向○先○生○介○紹○一○下○子……仲奇的爲人對於女色非常注意此時聽見景萍的如夫人要過來廝會他早喜歡得心癢難撓不等象文開口忙笑說道這個再妙不過了我們這裏也有內眷到這裏來不愁沒有人招待……景萍笑道小妾的舉動狠是文明尊處便沒有內眷招待也不妨事何況……象文搶着說道兄弟也久仰上海那地方風氣開通男女最講究個酬酢交際如夫人當然是超羣絕俗……景萍笑道然而不然小妾却不是上海人他却和先生們是同鄉……仲奇笑問道如夫人貴姓……景萍笑道小妾黃氏（漸漸逼近題位矣誰知一筆却又颺開）自幼兒也曾受過學校裏的教

育不幸流落在敝地境况狠是窘迫嫁給兄弟還沒有多時也算是蜜月中的旅行哩……象文嘆道可惜可惜既這樣說我們這旅館裏也狠簡褻最好揀

在今晚我們在海國春餐館裏會罷那邊座位很潔淨做的西菜也還可口：景萍笑道好極好極兄弟原有這個意思我也不下請帖了務必偕同嫂夫人他們一齊過來……仲奇當下沒口子答應又回過頭來望着象文微笑象文羞得臉上通紅又不便說甚麼其時綺秋他們站在門後不由輕輕啐了一口忍笑說道這廝說話全沒知道輕重吃那馬攢死了也是活該……玉痕笑得格格的说道你怪這廝做甚麼他只聽見熊先生嘴裏內眷內眷的鬧得不清所以把話說錯了人家那裏知道姊姊還是外眷呢……綺秋一把揪着玉痕的臂膀低低罵道你嚼的甚麼舌頭瞧我有得饒你……玉痕吃他在膀子搯上了幾下又疼又急兩人便纏向床上摟抱在一處又不敢大聲叫喚只是低低哀告着乞綺秋饒恕幸喜外間那個許景萍已經告別仲奇只送至樓口至於象文却一直陪他走出旅館門外說也奇怪景萍原坐着自己包車來的那個車夫剛斜靠着身子等候不防一眼瞧見了象文那車夫叫了一聲哎唷

驚○的○將○車○子○攢○下○來○拔○起○脚○來○跳○得○不○知○去○向○把○個○景○萍○急○得○甚○麼○似○的○白○望○着○車○子○沒○有○人○拉○又○不○能○自○己○拉○着○車○子○走○轉○回○去○象○文○十○分○詫○異○含○笑○向○景○萍○說○道○這○車○夫○也○太○荒○唐○了○怎○麼○和○你○主○人○也○鬧○這○樣○頑○笑○難○道○這○廝○連○尊○卑○體○統○都○不○知○道○景○萍○急○道○一○言○難○盡○算○我○撞○見○這○樣○冤○家○他○們○在○這○裏○嚷○鬧○早○引○了○一○班○閒○人○站○下○來○瞧○看○都○嘖○嘖○的○說○這○加○級○記○錄○的○車○夫○我○們○委○實○不○會○見○過○後○來○還○是○旅○館○裏○的○茶○房○替○他○另○喊○了○一○個○車○夫○硬○和○景○萍○敲○了○兩○元○景○萍○沒○口○子○答○應○說○可○以○可○以……一○面○又○向○象○文○拱○拱○手○說○停○會○子○在○海○國○春○廝○會○其○時○象○文○踱○轉○上○樓○便○將○適○才○這○件○笑○話○告○訴○他○們○姊○妹○聽○綺○秋○笑○道○這○個○不○消○說○了○一○定○這○車○夫○和○你○認○識○保○不○定○還○是○你○的○好○朋○友○不○防○這○當○兒○忽○然○撞○見○你○他○自○然○害○羞○攢○下○車○子○跑○掉○了○也○是○有○的○虧○你○還○自○命○聰○明○呢○這○點○點○事○體○都○悟○不○出○個○道○理……象○文○笑○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剪○直○太○藐○視○我○葛○象○文○了○我○葛○象○文○再○不○濟○些○道○不○得○個○和○一○個○拉○包○車○的○車○夫○去○攀

相好況且你這樣奚落我也不見得有甚麼體面……綺秋正色說道你這話才說得糊塗呢一個人在世上誰保得自幼至壯都是富貴利達假如在半途上墮落下來拖包車還是造化呢進一步便可以討飯我說你認識他是在他拉包車以前不是在他已拉包車之後甚麼奚落不奚落倒吃你批駁我這一頓……說着臉上便露出十分不高興儘把那手帕子團成一條兒在手裏扯來扯去他們說話的當兒玉痕只不開口側着耳朵靜聽到這時候忽的抽身進房向象文招了招手象文兀自跟着他進來綺秋見他們姊妹做出這般形狀心裏越發氣忿一個人獨坐在外間止不住暗暗的流淚（嬌憨兒女偶不如意便作此態怪絕）玉痕見房裏沒人低低向象文說道我瞧今天這件事狠怪那個車夫你可曾瞧見他臉蛋子沒有……象文搖頭說道那裏會瞧見呢如若瞧見我儘可以認出他是誰來了……良久玉痕又說道哥哥我們是自家姊妹說話原沒有甚麼要顧忌的我講的是不是你休得怪我先前我



聽見那姓許的說他娶的那妾是我們的同鄉我登時便吃了一嚇敢莫不是錦妹妹在上海鬧出這些花樣來了……象文聽見這議論初則沈吟了一會繼而又笑說道不會有這樣事你通不聽見景萍說他的小妾姓黃……玉痕笑道便是這一層有些叫人捉摸不定象文接着說道還有一層他這妾如果是錦妹怕躲避我們還來不及怎麼口口聲聲要來和我們廝見……玉痕想了想又問道我請問你昨天那個姓許的知道你叫做葛象文不會……象文忙道我叫葛象文他這却不會知道因為我們身上沒曾帶着名片……玉痕點頭笑道可又來了他只知道救他丈夫的是個少年却猜不到這少年就是你至於姓黃姓白呢你能够禁止他不在外面扯謊哄人……象文吃玉痕說得將信將疑一時委決不下過了一會子方才笑道罷咧好在晚間我們都到海國春菜館裏吃酒是阿錦不是阿錦一見了面怕不會明白咳如果是阿錦他這鬧法就太奇幻了難不成他又將蕉影攢在上海不去理會人家……

象文嘴裏雖這樣說一時又未免想起綺秋來怎麼我們在這裏談心不瞧見他的身影想到此忙三脚兩步跑出房外一眼看見綺秋斜着身子躺向炕上呢象文將他袖子扯了扯笑道冷清清的你獨自坐在這炕上則甚時候不早了快起來收拾收拾我們一齊去到餐館……綺秋將手一撇也不開口玉痕走過來笑道哎呀是誰得罪你了好端端的會生起氣來……綺秋見了玉痕勉強笑道到底親姊妹熱鬧呀既然要瞞我也犯不着趕過來叫你們討厭玉痕笑道你這人好不講情理別人家的秘密也有告訴得你的也有告訴不得你的我們兄妹倆在背後談句心兒不見得便算犯法……這時象文連忙望着玉痕使了一個眼色重行向綺秋笑道你不要睬你姊妹我們也沒有瞞住你的勾當你且起來等我詳細告訴你聽……綺秋急道誰希罕你告訴我們的秘密我當然不能過問只是你們何苦又約我到海國春呢我若連這一點血性沒有跟着你們跑去吃這白食叫我立刻……玉痕見他要發誓了忙

拿手帕子緊緊掩着他的香口笑得格格說道你敢瞎嚼舌頭好姊妹算我不善詞令得罪了姊妹隨後由我向姊妹賠個不是……織秋推開他的手冷笑說道我再不文明些斷不至跑來偷聽你們的秘密我若是不知道眉高眼低適才早就跑進房租你們廝纏了老實說你們議論的事一定關係着那個許景萍海國春我是斷斷不去這是我自愛的地方並非和姊妹賭氣還求你們體諒我這意思……象文躁腳急道你又何苦來呢放你一人坐在樓上納悶我們都跑出去開心你若不去我也不去……玉痕望着象文笑道人家約的是你你如何可以不去姊妹的牛性子是我知道的他說到那裏便幹到那裏是再也折轉不來的你放心讓我在樓上陪伴着他包不會有老虎將綺秋吃下肚腹去……象文到此實在沒法便沒精打采的跑來和仲奇夫婦接洽仲奇有仲奇的心事他因為景萍的如夫人在座他早嚷着要去月池也有月池的心事他因為景萍這人倒還生得漂亮也沒口子嚷着要去大家正在屋

裏。礎。商。着。誰。知。海。國。春。的。請。帖。早。又。來。了。象。文。忙。分。付。茶。房。去。告。訴。他。說。我。們。立。刻。就。到。又。將。手。表。望。了。望。見。時。候。已。是。不。早。便。偕。着。仲。奇。夫。婦。一。齊。出。了。旅。館。並。不。曾。攜。帶。金。牛。叫。他。在。屋。裏。伺。候。兩。位。小。姐。金。牛。吃。不。到。這。一。頓。西。餐。當。然。氣。得。在。旁。邊。撇。嘴。再。說。象。文。照。着。那。請。帖。上。的。房。間。到。了。海。國。春。走。得。進。去。侍。者。把。門。帘。一。揭。景。萍。笑。嘻。嘻。的。直。迎。出。來。象。文。抬。頭。一。望。只。見。坐。在。餐。桌。上。另。外。還。有。兩。個。人。是。一。老。一。少。却。沒。有。他。的。如。天。人。的。影。子。心。裏。不。由。大。失。所。望。（象。文。有。象。文。的。心。事。可。知）熊。仲。奇。也。是。大。失。所。望。（仲。奇。又。有。仲。奇。的。心。事。可。知）惟。有。月。池。却。是。若。無。其。事。彼。此。先。分。坐。下。來。景。萍。又。指。着。那。個。老。者。說。道。這。位。是。呂。先。生。我。們。在。這。地。方。有。座。分。行。請。呂。先。生。擔。任。經。理。又。指。着。那。少。年。說。這。是。敝。行。的。會。計。先。生。馮。振。明。兄。弟。因。爲。這。裏。人。地。生。疏。却。不。會。約。着。多。客。特。地。請。他。們。二。位。過。來。奉。陪。……說。着。又。笑。向。象。文。問。道。這。位。女。士。是。誰。可。是。嫂。嫂。不。是。……象。文。介。紹。說。道。這。是。我。們。熊。先。生。的。夫。人。常。月。池。女。士。

兄弟還不曾授室在寓處裏的一個是舍妹一個是女友……景萍忙道他們如何不一齊過來逛……象文笑道這個不消客氣他們已經用過晚膳了但是如夫人到此刻還不會光降……景萍皺眉說道可是不巧偏生他又病起來不然他是最開通的一定要過來奉陪我們人都齊了就此入座罷……他才說出這話偏生那個呂老頭子十分古怪他見這常月池飛揚浮躁的神情不大瞧得入眼況且他一生一世也不會和女人坐在一處吃酒登時站起身子向他們告別景萍再留他他也不肯只得由他自去入席之後景萍儘管拿一副眼睛去賞鑒月池月池益發得意便和景萍有一搭沒一搭高談闊論起來其時只把個熊仲奇氣得半死象文心裏是有事的人一面端着酒杯一面向景萍探問道今天景翁可是坐包車來的貴車夫可曾尋着沒有景萍拍手笑道這件事還不會告訴先生呢別人總疑惑他是和兄弟鬧着頑笑其實冤枉他了原來他是猝然腹痛趕回去尋覓痧藥至今依舊病在旅社裏不能起

床兄弟今晚是騎着兩條腿的驢子來的……象文笑道病得真巧如夫人病了罷咧這車夫如何也病起來……景萍笑道時氣不正誰保得平安無事這也叫做沒法老實說兄弟在上海幾曾坐過這樣包車上海的包車蹩腳的阿三才肯坐呢可惜兄弟那輛汽車不能開到江西地方否則又何至出這樣笑話……仲奇坐在那裏正沒好氣聽見他吹這樣大的牛皮便陰扎骨的意思問道哎呀甚麼叫做汽車我們長到這般年紀倒不會見過……景萍將仲奇臉上打量了一回忙笑道那汽車足足有一間屋子大坐在裏面和駕雲一樣旁邊安着一管喇叭輕輕拿手一捏他便嗚嗚嗚的怪叫起來幾十里外都聽見馬路上不管他行人再多些好在撞死了人也不要償命……仲奇冷冷的問道照這樣講不坐汽車的人總是該死的了……景萍道怎麼不是他們該死呢他們如若果有造化便該像兄弟這樣有錢大家都買一輛汽車去出風頭告訴你熊先生還不相信呢有一次由兄弟開足那汽車頑耍驀不防

撞死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後來鬧到捕房裏，硬逼兄弟罰五十塊洋錢。兄弟氣極了，第二天分付車夫替我在馬路上專揀小孩子去撞。哈哈，兄弟再快活不過這一次。足足撞死五十六個孩子，還帶上兩個婦人一個老者。我也不等捕房裏科罰，立刻命人送去二千九百五十塊洋錢，照依他們的價目絲毫不折不扣……仲奇見他這牛越吹越大了，剛待拿話去駁詰，轉是象文排解着，說道：「這些閒話我們也不必辯論。景翁既這樣揮霍，不知府上的如夫人還有幾位……景萍笑道：「小妾嗎？也不過是頑笑罷咧。兄弟有一種古怪脾氣，愛上一個女孩子，不消幾時就得生厭，一經厭了，由他們自便走也好，嫁也好，却從不再行過問。所以舍間除得內人和帶出來這個愛妾以外，却沒有別人……象文笑道：「目下的這位如夫人想還不會到了老哥厭的時候呢。景萍還未及答應，屋中早惱了那個常月池，氣忿忿的冲着景萍說道：「原來許先生是沒有良心的，人白枉我跑來擾你的酒，況且你也太蹂躪我們的女權了。天賦我們

的○五○官○百○骸○不○見○得○比○你○男○人○家○欠○缺○一○點○兒○怎○麼○你○愛○上○他○就○做○你○的○寵○姬○  
你○不○愛○上○他○又○做○你○的○棄○婦○鄙○人○若○不○因○爲○和○你○是○初○見○就○得○拿○這○玻○璃○杯○子○  
撞○碎○你○這○腦○袋○：：：：那○個○馮○振○明○見○勢○頭○不○好○嚇○得○抖○抖○的○忙○搭○訕○說○道○常○女○  
士○休○得○和○我○們○小○東○一○般○見○識○他○是○說○了○取○笑○的○敢○怕○沒○有○這○等○事○你○們○不○曉○  
得○我○這○小○東○和○他○新○娶○的○這○位○如○夫○人○親○熱○得○真○是○如○膠○似○漆○：：：：景○萍○笑○道○  
這○也○難○怪○我○愛○他○以○前○買○的○那○些○小○妾○左○右○不○過○堂○子○裏○妓○女○出○身○除○得○會○唱○  
幾○支○小○曲○猜○兩○套○拳○以○外○沒○有○絲○毫○本○領○那○裏○及○得○他○受○過○文○明○教○育○我○懂○不○  
來○的○那○個○西○皮○愛○底○到○了○他○嘴○裏○却○是○滾○瓜○爛○熟○不○瞞○葛○先○生○說○內○人○從○去○年○  
便○得○了○一○個○血○臟○一○經○等○內○人○伸○了○腿○我○立○刻○將○小○妾○扶○正○那○時○還○得○請○諸○位○  
到○上○海○去○逛○逛○順○便○瞧○兄○弟○行○正○式○結○婚○的○大○禮○：：：：象○文○便○趁○勢○探○問○一○句○  
道○然○則○如○夫○人○有○這○樣○規○模○氣○度○可○想○家○世○不○狠○微○賤○了○他○可○曾○告○訴○過○你○家○  
裏○還○有○甚○麼○人○呢○：：：：景○萍○想○了○想○笑○說○道○他○有○一○個○哥○哥○：：：：象○文○聽○到○這○



裏不覺暗暗好笑。肚腹裏尋思說道：「這哥哥定然不是我……景萍接着道：「做黃幹便是昨天替我拉車後來害病跑得回去的……象文到此方才倒抽了一口冷氣。暗想道：「這那裏是阿錦呢？可是玉痕完全猜錯？我也不必再往下追問了。當時便笑說道：「哎呀！妹妹已嫁給景翁做妾，他這阿兄景翁應該提攜他。一下子怎麼轉叫他充這賤役……景萍笑道：「誰不是這樣想呢？叵耐小妾的脾氣不好，不知爲甚麼和他這哥哥曾經反了臉，後勉強留他在屋裏，便算是另眼看待。拉車子這勾當也是小妾分付的，兄弟不敢違拗。好在小妾有時候出去逛遊戲場呀，戲園子裏瞧戲呀，有他哥哥拉他東奔西走，我也覺得放心。葛先生你們住在漢口，不知道上海風氣最壞，甚麼姨太太、姘識車夫是稀鬆平常的事，不足爲奇。他們既是自家姊妹，這一層大可不必過慮。（你且放仔細些，恐怕說嘴打嘴一笑。）月池在旁邊又怒起來，嚷道：「這人也太專制了。男人家准許三妻四妾，難道我們做女子的有了外好，便批駁我們不是虧？」

你還在上海廝混着呢。這一點點文明都理會不得……景萍冷笑道。像常女士這樣文明這外好一定是不少的。了月池拿手將仲奇一指。正色說道。鄙人當初不曾嫁給他的時候。和我打秘密交涉的一時也說不了許多。如今我的這愛情既付託在仲奇身上。這交際公開的談話且談不到此。萬一仲奇也像你許先生這等頑固。哼。哼。我立刻能够和他提起離婚……一番話說得仲奇面紅耳赤。勉強笑說道。你又多吃了兩鍾白蘭地了。便這樣信口開河。也不怕別人聽着笑話……月池急道。我不醉你才醉呢。這是光明正大的事。誰笑話我。誰便是……象文見他們夫婦又待冲突了。忙攔着說道。膳已用畢。我們坐一會也得各散罷。說畢。便站起身子。向景萍道謝。景萍忙謙遜了幾句。象文臨走時候。忽然想起玉痕分付的言語。便笑向景萍說道。舍妹他們狠想過來。和如夫人會一會。景翁回寓務必先行介紹……景萍笑道。那是再好沒有了。小妾本沒有甚麼重病。令妹他們便不肯光降。他也得過去奉訪的。既這樣說。况

弟。回。去。一。定。叮。囑。小。妾。專。候。令。妹。的。大。駕。：。：。象。文。轉。回。旅。館。心。裏。還。懷。着。鬼。胎。深。恐。綺。秋。惱。着。自。己。及。至。一。腳。跨。入。他。們。的。房。間。只。見。綺。秋。笑。盈。盈。的。和。玉。痕。坐。在。一。處。綺。秋。見。了。象。文。兀。自。先。笑。起。來。說。道。舅。老。爺。回。來。了。今。天。這。一。席。酒。還。算。是。會。親。呢。還。算。是。替。他。們。補。祝。結。婚。的。大。禮。：。：。玉。痕。也。笑。問。道。你。會。見。他。這。如。夫。人。究。竟。可。是。錦。妹。妹。不。是。適。才。我。已。將。這。番。事。跡。詳。細。告。訴。了。姊。姊。免。得。他。怪。我。們。嚴。守。秘。密。：。：。象。文。笑。道。你。們。猜。的。一。點。影。響。也。沒。有。我。說。錦。妹。算。他。再。放。蕩。些。總。不。至。肯。嫁。給。人。去。做。姨。太太。玉。痕。驚。問。道。這。如。夫。人。既。然。不。是。錦。妹。那。個。拉。車。子。的。車。夫。可。想。也。不。是。那。個。黃。蕉。影。了。：。：。象。文。笑。道。車。夫。我。也。不。會。看。見。他。這。如。夫。人。我。也。不。會。看。見。：。：。玉。痕。急。道。怎。麼。好。好。的。說。那。如。夫。人。要。來。向。你。道。謝。爲。甚。你。又。不。會。看。見。呢。象。文。笑。道。世。上。的。事。再。沒。有。這。種。巧。法。他。的。如。夫。人。病。了。不。能。過。來。偏。生。那。車。夫。也。病。了。我。便。想。認。他。一。認。也。沒。有。這。機。會。：。：。這。時。候。綺。秋。猛。向。玉。痕。將。手。一。拍。笑。道。他。們。這。病。也。太。

病得奇怪。怕十有九分不出我們所料。象文爲人。老實人說甚麼。他便相信。還是依我們那個辦法。姊姊明天給他一個冷不防。跑到他們寓裏。實地偵探。是阿錦不是阿錦。包管可以水落石出……象文忙笑道。這個不消費心。我早就向景萍說過了。明天你們過去和他如夫人廝見。那時候自有分曉……他這句才說出口。綺秋不由望着玉痕。急道。這可糟了。一錯便錯到底。你們若是早給我。我知道像這等事。我必預先囑咐了。象文也免出這樣岔子……象文聽了一時也摸不着頭腦。呆呆望了一會。他也急將起來。向玉痕嚷道。這難道又是我錯。你們既得去和人家廝見。也不合冒冒失失的跑了。去我先向許景萍介紹。了一下子。這理由也狠正當……玉痕笑道。你不要着急。我猜道。綺秋的意思。恐怕許先生這姨太太。如果真個是錦妹。他既得了這消息。如何還肯同我們會面。綺秋又接着說道。豈但不肯。和我們見面。而且恐怕要發生意外……象文怒吽吽的說道。難道還怕他尋死嗎。綺秋冷笑道。尋死却未見得。不過他

既做出這沒廉恥的勾當，又怕別人戳破他這一層紙。老虎急則生變，他拔起腿來逃跑，也是意中之事。（也只猜了一半）象文嘆道：「這總怪你們硬將那個如夫人當做阿錦，所以才這樣着想。如果竟不是阿錦呢……玉痕見他已氣急臉紅，忙安慰着說道：「但願不是錦妹妹也罷了。我們那裏一定要瞧這笑話……」綺秋怒道：「偏生姊姊也跟着他這樣說他。到這時候還朦在鼓裏呢。世上再沒有像他這樣糊塗漢子。我請問你，如果不是令妹，他爲甚麼要裝做害病你們若不相信，我這話可敢和我賭拍一個手掌……」象文被他們姊妹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六神無主，賭氣更不開口，轉背着手，踱回他的臥室。玉痕笑問綺秋：「說道不爲這件事，我們明天倒好要回家去了。偏生又耽擱在這裏，真是叫人煩惱。」綺秋笑道：「姊姊究竟忙的甚麼難道家裏有好東西，你去吃不成。至於要說我們學校裏的功課，平時都是媽媽糊糊的去不去，悉聽我們自由。何爭乎耽擱這幾個日子。玉痕問道：「假如缺了課，豈不要扣你的分數？」綺秋

搖頭說道這更不成問題。先前校裏對着學生的積分倒還認真。自從換了這  
位新校長一概取放任主義。他說我們做學生的應該有自治的能力。若是處  
處實行監察便不合近時新文化的潮流。所以我們這一班同學再快活不過  
一座教室裏通共不過二三十個學生。每天出席的至多也只有十人。八人其  
餘倒有一大半鎮日價在外面閒逛。（言者無心聞者當戒）玉痕聽了皺眉  
笑道。哎。噲。照這樣講。先前承你的情。還想介紹我進那學校。轉不如還讓我坐  
在屋裏讀教科書罷。沒的白跑去掛這學生名兒。綺秋笑道。這話你又說錯  
了。不將這學生的名兒掛起來。任你各種科學研究得再精些。也是沒用。老實  
說。我們在那裏混來混去。也不過想混他一張花花綠綠的文憑。文憑到手。將  
來在社會上便稱得起是一個畢業的女學生罷。咧……玉痕聽了一會也不  
便和他去辯駁。只是拿手支着下頰。一聲兒也不言語。姊妹倆當下收拾收拾  
各自上床安寢。第二天早晨大家坐在窗子面前梳洗。又見象文踱將進來笑。

問道：「那件事怎麼樣辦？你們可去不去？」玉痕笑道：「如何能不去呢？是真，是假，到底走一趟，方才放心……」象文笑道：「要去便該去了。今日天氣還是酷熱，依我意思，出門逛逛，還得趁這早涼……」綺秋嘆味一笑，說道：「你瞧你這哥哥說出來，話來有多麼傻！我也不曾見會客的要趕這樣清早，恐怕人家還沒下床呢。至早也得等候吃過午飯，立秋已經好日子了，再熱些，總不及三伏天氣，很不用你替我們着急。他一面說一面，把那萬縷青絲解放下來，拿了一柄扇子，對着頭髮使勁的搨，又恨恨的說道：「這牢什子頭髮，狠是討厭，幾時引起我的性子來，拿剪子將他齊根一剪，短短的，刷個博士頭兒，何等爽快！不過我在家裏剛剛提議這事，那幾位姨太太，死不贊成，百般的央告我，不要鬧這新鮮花樣。其實甚麼叫做新鮮，不新鮮，這全是各人的自由。比如象文他們呢，在前清時代，若是將這條豚尾去掉，好像便算大逆無道。後來一經光復，大家都把辮子光復掉了，也不見有人笑他們難看。社會上愚民太多，大都是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如果有這麼幾個姊妹出來提倡剪髮包你不消一二年功夫。女孩子們一定沒有這綠鬢蓬鬆翠鬟矮婿那些玩物的醜模樣兒。也就可以一掃乾淨姊妹。你倘若和我同意。我們幾時在這腦袋上也光復他一下子……玉痕笑道。但凡你說的話都很奇特。你饒饒我罷。我可是不敢贊同綺秋。急道。難不成姊妹甘心做男人家的玩物……玉痕臉上微微一紅。笑道。你這是甚麼話。玩物不玩物。全關乎人的品行。與這頭髮又有甚麼相干。你白牽到他身上。也是冤枉。照你這議論。那些當姑子的。總該是冰清玉潔了。怎麼蓮慧庵裏的。月因小師太據許倩霞告訴我。他們在背地裏狠有些不慚不恥呢……綺秋聽了。也忍不住。噗哧一笑。重行將頭髮梳掠完好。象文站在旁邊癡癡望了一會。笑道。這些瑣屑的事。也不在乎這一時爭競。請你們快快的收拾。收拾還是早點去爲妙……綺秋因爲他又來催促。正待拿話去駁。話不防金牛笑。嘻嘻的跳得進來。望着象文說道。少爺快些出去。那個跌不死的許先生又跑得來了。



開口便問少爺在屋裏不在。瞧他那神情好像有甚麼緊要的事一般……這時候象文將雙手一拍笑向綺秋說道你可聽見嗎？只顧在房裏磨延他們等不及，倒又趕得來催請了……綺秋將脖子一扭冷笑說道：「怪呀，這也犯不着來催請聽金牛適才的口氣，恐怕這其中還有別的緣故，你不用儘和我們糾纏，倒是快去見人家一見……」象文只是待信不信，沒奈何才一步一步的蹣跚上那座客廳。這裏綺秋便將玉痕袖子一扯笑道：「我和姊姊也去瞧瞧熱鬧。姊姊，你不敢相信，包管有大半不出我的所料呢。玉痕心裏也懷着一種鬼胎，兩個人真個攜着手輕移緩步的站在那屏風後面，只見那個許景萍張皇失措的和象文對面坐在椅子上，嘴裏雖說着閒話，至於他的兩隻小眼睛珠子只是團團亂轉，左顧右盼，彷彿尋覓甚麼似的。象文不解其意，搭訕着問道：「景翁今天起身得早，在這辰光倒出來閒逛了？昨晚一切多擾，景翁回去的當兒不知如夫人的貴恙可全愈了？沒有……」景萍怔了一怔，勉強說道：「他本沒有甚麼。」

大病臨睡覺的時候還吃了一碗蓮羹兩枚雞蛋象文笑道舍妹他們停刻就  
得過去拜見景翁總替他們介紹過了景萍剛待回答他忽見屏風後邊隱約  
有女子的身影早探起身子伸長了頸項張望含笑問道葛先生這裏除得令  
妹他們可還有別的内眷……象文見他問得狠是輕薄心中老大不甚高興  
冷笑說道還有一個常女士昨天景翁已經會過了景萍又問道常女士以外  
呢……象文吃他盤駭得急起來正色說道哎呀我們這裏又不曾拐逃女子  
景翁這樣查問未免太覺得冒昧了……景萍又將身子欠了欠陪罪說道兄  
弟沒有這樣大胆敢來查問象翁不過偶然問一句兒耍子……他說到這裏  
臉上神氣越發難看又不是哭又不像笑象文也十分奇詫兀自追問一句笑  
道然而不然景翁此來或者另有別故我們雖是萍水相逢若能幫助你的地  
方無不盡力……景萍啞啞的說道象翁的爲人兄弟異常感佩我說象翁斷  
斷不會有這樣事總誤在我那黃幹嘴裏硬逼着兄弟到象翁這邊來探聽探

聽象文驚問道探聽甚麼景翁快說出來沒的叫兄弟聽見這藏頭露尾的話不。急。死。也。要。悶。死。：。：。說。着。便。將。耳。朵。側。轉。過。來。似。乎。要。聽。景。萍。報。告。偏。生。那。個。景。萍。說。了。半。句。倒。又。縮。回。半。句。一。副。小。白。臉。只。顧。一。片。一。片。的。紅。暈。泛。將。出。來。好。容。易。才。支。吾。着。說。道。今。天。小。妾。不。知。怎。樣。竟。獨。自。逃。走。一。直。尋。到。此。刻。還。不。會。尋。着。這。是。狠。可。羞。愧。的。事。若。不。是。因。爲。象。翁。爲。人。爽。直。兄。弟。斷。斷。不。敢。跑。過。來。攪。惱。：。：。綺。秋。在。屏。風。後。面。輕。輕。向。玉。痕。笑。說。道。如。何。這。准。是。令。妹。阿。錦。無。疑。了。罷。玉。痕。點。了。點。頭。不。由。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丫。頭。才。豈。哩。像。這。樣。逃。來。逃。去。也。不。是。個。辦。法。：。：。他。們。正。在。這。裏。切。切。私。語。只。見。象。文。臉。上。也。是。一。紅。轉。按。定。心。神。問。道。如。夫。人。逃。去。固。然。不。怪。景。翁。着。急。但。據。景。翁。的。口。氣。簡。直。硬。裁。如。夫。人。在。兄。弟。的。敝。寓。如。夫。人。和。兄。弟。非。親。非。故。從。來。又。不。會。會。過。一。面。難。道。兄。弟。會。將。他。窩。藏。起。來。不。成。前。日。因。爲。景。翁。性。命。呼。吸。所。以。慨。然。相。救。原。出。於。一。時。義。憤。道。不。得。個。借。此。來。掠。騙。如。夫。人。的。卽。此。一。端。便。想。見。景。翁。太。不。將。

兄弟當做朋友看待……象文這番話說得聲色俱厲直把個景萍嚇得手足無措忙分辨說道我適才已經告訴過象翁了這都是那個奴才黃幹的不是自從不見了小妾他也狠是着急後來硬逼着兄弟說小妾要是不逃既然逃了除象翁這邊再沒有別處可以容他下落兄弟一時糊塗便白跑了一蹣不料又因此得罪了象翁還求象翁體恤兄弟方寸已亂暫行恕我一次……象文其時心裏已經恍然大悟只是臉上不好顯露出來轉正色問道你這車夫也太荒唐了他可曾告訴景翁說如夫人和我們這邊有甚麼瓜葛……景萍忙道這却不曾聽見他提起他只逼着兄弟說到象翁這邊一定可以尋着小妾象文躲脚急道這廝該死景翁你快叫他進來等我當面向這廝詰問究竟何所見而發這種無理的論調……景萍也急着說道不知爲甚麼緣故我命他來見象翁他死也不肯答應他踩在敝寓裏儘哭我逃跑了小妾不知他爲甚比我還要傷心（妙人妙語畫出一種毫無知識的執袴社會上若許景萍

者正多可爲浩嘆）兄弟此時也不能再耽擱了，還得趕回去另想法。若在別的女孩子呢，便逃跑了，一百個也不妨事。不過這小妾實在和兄弟打得火熱，忒楞楞的飛了我，還有甚麼生趣？他說到這一句，也就忍不住潸然淚下。登時起身告別……這當兒，綺秋在屏後轉焦急起來，好在他也不畏怯，生人立刻大踏步走到廳上，望着象文說道：「你何妨同這許先生一齊去走走，一者幫助幫助許先生，向四下裏追尋二者，到底會一會許先生，這車夫問他的令妹爲甚麼一定下落，在我們這地方……」一句話提醒了象文，忙向景萍笑道：「豎我也閒着沒事，便陪景翁去走一蹣，正不妨事……許景萍一眼瞧見了綺秋，覺他生得濃纖得中，修短合度，一副玫瑰龐兒，似顰非顰，似笑非笑，比較自家的，小妾格外美麗，得幾倍。一時瞧出了神，轉將尋人這件事置諸腦後。如此言，情情可知矣。爲之一嘆。象文和他說話，他也不曾聽見。一雙腳好像釘在地上，身子動也不動，還是象文再三催促他走，他方才慢慢的移動脚步，綺

秋見他這色中餓鬼的模樣不由嘆喲一笑提起革履咕咯的跑入後面笑向玉痕說道姊姊你可瞧見嗎這種沒腦子少年也虧令妹居然和他發生愛情他在這時候似乎捨不掉令妹其實也不消隔幾多日子便再不攔在他心坎兒上了社會上像這種男子金錢越多他的愛情越薄這也是一定的公例：兩人且說且走依舊走入他們的臥房玉痕也笑說道這廝自頂至踵要想尋出他一根雅骨來也沒有倚仗着家私富有任意妄爲他死了我替他立個謚法是社會之蠹沒多一會忽見常月池匆匆的笑得進來問道你們在這裏又議論誰的長短……綺秋笑道還有誰呢便是昨晚請你在海國春吃西餐的小許月池笑道許先生別的倒還不怎樣只是將我們人格瞧得太輕一點昨晚已給我嚴加申斥我又不肯過於得罪他因爲他在我們這一班人當中要算最闊氣的了嫁丈夫能够嫁給這位許先生他這一生的衣服首飾交際宴會一些也不消愁得我們那一個……他說到這裏便輕輕拿手向隔壁房

間裏一指縮着頸項笑道固然是蹩脚了便是你們家的象文也免不掉蠍螫螫的沒有多少錢給你們揮霍……玉痕聽見他這番議論早氣得索索的抖將個粉臉掉轉過去一句也不來理他轉是綺秋笑嘻嘻的說道然則姊姊何妨同熊先生提起離婚重行嫁給姓許的也是一樣況且姓許的那個如夫人如今正跑得不知去向姊姊若過去和他打這交涉他斷沒有個不歡迎的道理……月池驚問道你打那裏打聽得來的他的如夫人爲甚麼要逃跑：綺秋笑得前仰後合正待告訴他這事驀見房門帘一掀從外邊躡入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子錦衣珠串背後鬆鬆的拖着一條長辮左手拎了提包右脇下還夾着一個小小錦匣子走得氣急臉紅兩個小酒渦兒却微微含着笑意因爲玉痕背轉身子坐着他望了望綺秋和月池却不認識綺秋也不認識他不遇綺秋的人最是玲瓏剔透觸起那件事不免瞧科了幾分連忙向玉痕喚道姊姊有人來訪你了玉痕回過臉來却和那女孩子打了一個照

面那女孩子失聲笑道：「姊姊，你們怎麼高興會逛到這地方來？這幾個月裏，我很是惦記你們，難得在這裏碰着，說不出我心裏的快活……」玉痕這一驚非同小可，忙不迭的問道：「錦妹妹，你打那裏跑出來的？難不成當真竟有這等意外的事情……」阿錦一面將手裏的物件全行擱在桌上一面，便搶近前握着玉痕的手腕，笑道：「象文哥哥呢？如何不見他的影子？這兩位姊姊又是誰……」玉痕笑道：「你且坐下來休息休息，這是魯綺秋姊姊和我們一同來避暑的。那是常月池女士他住的房間，緊靠着我們隔壁……」阿錦微微一笑，又望着他們彎了彎腰，似乎鞠躬的模樣。綺秋心裏已經明白，惟有月池摸不着頭腦，咬着綺秋的耳朵，問長問短。綺秋覺得他很是討厭，便輕輕將他袖子扯了扯，笑道：「我們且到那邊房裏細細告訴你。」（綺秋畢竟可兒，若月池直是笨牛）月池吃着綺秋拖得走了。這裏玉痕才向阿錦說道：「哎呀，錦妹妹，你也鬧得太不成模樣了。你哥哥此時已隨那個姓許的到他寓裏先，前我還不大信，疑惑你斷然



不。會。這。樣。胡。鬧。怎。麼。你。既。嫁。給。他。做。妾。這。一。會。又。背。他。逃。走。我。也。猜。不。出。你。打。甚。麼。主。意。……阿。錦。將。兩。個。小。眼。珠。子。一。楞。麤。着。說。道。姊。姊。你。休。得。亂。嚼。舌。頭。我。幾。時。嫁。給。景。萍。做。妾。的。我。們。在。上。海。發。生。戀。愛。後。來。他。開。口。向。我。乞。婚。他。又。不。會。娶。過。妻。子。我。兀。自。答。應。了。他。不。久。還。在。大。東。旅。社。正。式。行。的。婚。禮。我。委。實。記。掛。阿。媽。的。狠。却。好。聽。見。你。們。也。在。這。裏。所。以。打。定。主。意。想。和。你。們。一。齊。回。去。……玉。痕。急。道。你。們。既。是。正。式。夫。婦。你。要。歸。甯。他。也。沒。有。攔。着。你。的。道。理。如。何。又。鬼。鬼。崇。崇。就。這。逃。跑。的。名。兒。叫。別。人。聽。見。怪。難。受。的。……阿。錦。笑。道。你。又。來。這。樣。迂。闊。了。我。因。爲。近。來。有。些。不。滿。意。那。廝。久。想。脫。離。這。夫。婦。的。隴。係。悄。沒。聲。的。一。走。省。得。將。來。許。多。糾。葛。這。行。動。是。我。們。女。孩。子。的。自。由。他。管。不。得。我。姊。姊。你。難。道。能。够。管。得。我。……說。着。又。顛。頭。播。腦。笑。了。一。陣。（寫。阿。錦。全。是。天。真。爛。漫。）重。行。仰。起。脖子。笑。問。道。今。天。早。起。那。廝。可。曾。到。你。們。這。裏。來。尋。我。沒。有。玉。痕。笑。着。點。了。點。頭。阿。錦。拍。手。笑。道。我。這。一。卦。是。打。得。穩。穩。的。這。廝。雖。然。想。不。到。

這裏旁邊還攔着一個歪嘴薄舌的黃蕉影呢。一定告訴他說我和象文是嫡親兄妹。玉痕聽見他提起黃蕉影三字，正待問他這蕉影爲甚麼替你們拉車。不防綺秋早笑嘻嘻的打從外邊跑得進房，湊近阿錦臉上望了望，笑道：「原來這位姊姊就是許先生的愛寵……玉痕笑攔着說道：『你又來提這話了。我這妹子何曾嫁給他做妾？他們原是正式結婚的。』」耐那廝拿這樣話來誣罔他……綺秋將個粉臉一揚，笑道：「做妾不做妾也不過是名義上一種分別。原不要這般分青理白。比如你姊姊若不虧我到今日也做了人家好幾個月的如夫人了……阿錦忙笑着向玉痕問道：『恭喜恭喜！原來姊姊已經嫁了姊夫這姊夫究竟是誰……玉痕吃他這一問，羞得夾耳根子，通紅指着綺秋笑道：『那裏有這樣事？你休得相信他。這張貧嘴……阿錦一時也摸不著頭腦，只是呆呆的瞅着他們發笑。綺秋笑道：『我來告訴你這事，狠險狠險，你的姊姊幾乎做了我的姨娘，費了我九牛二虎的氣力，好不容易才奪回了。他這姨娘頭銜重。

行做了我的姊妹……綺秋於是將前番那件事迹大略說了一遍。阿錦聽了，不覺氣憤憤的罵起來，說道：「我們阿爹可是越老越糊塗了！中國那些買賣式的婚姻，我已經不肯贊同，何況又將姊妹當做一件贈品（此論未嘗不是）像我們這樣年紀輕輕的女孩子，比如一枝花，剛在那裏結蕊兒，便是有賞識這花的，也須瞧他可配不配爲甚。和這頭童齒豁的老頭子做起夥伴來作踐我們，比較作踐甚麼貴重東西罪還大些。」（此論便似通非通，別有見解）姊妹你休得去理我們那阿爹，誰是你心愛的人，你就和他在一處耍，庶不負老天賦給我們的這樣自由……玉痕紅着臉，笑道：「奶奶像你這樣自由也太自由得過分了。我請問你，既然自由，嫁給黃蕉影爲甚？又自由嫁給許景萍，阿錦冷笑說道：「提起這嫁字，我就知道，你不會澈底覺悟。這嫁字究竟怎生講究？我們做女子的爲甚麼要嫁？恐怕這理論在現在時代，萬萬不能成立罷。不瞞你們說起先，我原和那個黃蕉影打得火熱，只是我礙着我們爹媽，他礙着他那

黃臉婆子。我便打了一個主意。除得我身上穿戴的衣服首飾。又悄悄在媽櫥裏取了一千多塊的鈔票。神不知鬼不覺的搭了下水輪船。向上海一溜過。我們安穩快樂的日子。初到上海。那兩個月。着實出了好些風頭。只恨那鈔票用得。太快不多時。已經告了消乏。後來當衣服賣首飾。便是冤枉姊妹偷去的。那顆鑽石戒指。也吃我換了幾百銀子。都把他花賣得乾乾淨淨。蕉影瞧這勢頭。不好也拚命做了幾篇小說。想售給各書局裏。津貼我們兩人的日用。莫說他的那小說。不大高明。至多一千字。賣了幾角小洋。也不够我們西風一浪。便算賣得起價錢。罷然而你們想想。像這樣賣文爲活的窮鬼。可能靠着他養活我這女朋友麼。我委實有些不耐煩了。漸漸不大去理他。說也好笑。姊妹編派我先嫁黃蕉影。後嫁許景萍。其實你還不知道在這中間。我另外還嫁了好幾個人呢。（脫口而出。真文明絕頂）只是嫁來嫁去。這銀錢上面。總不能叫我稱心滿意。後來巧巧的碰着這位冤大頭。他的家私。很是不錯。只恨簿籍出入。

這權柄還操在他那阿爹手裏他那阿爹又生得肥頭胖腦雖然生得一種哮喘老毛病偏生吃兩劑藥就完全好了眼見得這老鬼去死還遠我若耐心等下去恐怕我的頭髮等白了這老鬼依舊新鮮活跳我還和這姓許的捲餛飩似的老捲在一處幹甚麼呢好在我們家裏也不是沒有飯吃在外面頑得厭了也該回去瞧瞧爹媽……玉痕笑道可想你若不是碰見我們你一時還不想回去……阿錦笑道目下這件事說起來也狠奇怪第一次聽見景萍回來告訴我說有這麼兩個少年救了他的性命一個姓葛一個姓熊其時我雖然聽見姓葛這句話也萬萬猜不到便是你們一時高興我打算借道謝的名兒會會這兩位少年究竟臉蛋兒生得怎樣（妙絕注意只在此處）不料景萍第二次回寓取出兩張名片那個熊仲奇我可不大大認識至於這葛象文的字樣觸入我的眼簾我一陣心酸幾乎要哭出來（此自是天性流露為女孩兒家本色）一個轉念便在肚腹裏打了主意準備走這條道路當時便假裝

做有病在不知道的疑惑我怕和你們見面其實一經見了面此刻便容不得我和你們一路逃走（上文許多情事曲曲折折於阿錦口中一齊補出）玉痕笑道嘖嘖嘖瞧不出你這小心眼兒倒是詭計多端阿錦也笑道假如做妹子的沒有這本領還能夠東奔西跑將那一班臭男子玩諸股掌之上嗎你姊姊只知道坐在閨房裏讀書寫字便向世上活到一百歲也沒多大出息……他們剛在房裏說得熱鬧不防門帘一揭象文直竄進來劈頭瞧見阿錦不忙嚇了一怔嚷道你怎麼真個跑到我們這裏……阿錦笑嘻嘻的說道不跑到你們這裏叫我跑向那裏呢我不會犯法難道你做哥子的還得驅逐我不成……象文急道那裏便好講到驅逐但是我先前對許景萍說的那番話簡直是替你編了一個大謊萬一你早來一刻包管會吃景萍撞着不顯見得我們無私有害……阿錦笑得格格格的說道你放心這些關節兒早吃我料個正着所以我向別處打了一個磨陀然後才來同你們廝會姊姊剛才告訴我說

你○前○去○瞧○那○黃○蕉○影○蕉○影○可○會○和○你○嚼○甚○麼○舌○頭○不○會……象○文○嘆○道○蕉○影○也○  
委○實○很○可○憐○了○見○了○面○的○當○兒○他○早○羞○得○抬○不○起○頭○來○也○不○敢○向○我○招○呼○我○揣○  
度○這○光○景○他○一○定○怕○景○萍○識○破○他○的○形○迹○我○當○時○只○裝○做○和○他○並○不○認○識○故○意○  
埋○怨○了○他○兩○句○兀○自○別○了○景○萍○回○來○爲○今○之○計○這○地○方○我○們○再○不○便○多○耽○擱○了○  
明○天○清○早○便○行○動○身……玉○痕○掉○轉○臉○向○阿○錦○笑○道○話○雖○如○此○黃○先○生○那○裏○還○  
得○遞○給○他○一○個○消○息○悄悄○的○帶○他○一○齊○回○去○你○不○知○道○我○們○還○弄○了○一○個○累○贅○  
在○蓮○慧○庵○哩……於○是○又○將○許○倩○霞○的○話○告○訴○了○阿○錦○只○見○阿○錦○忙○不○迭○的○連○  
連○搖○手○笑○道○我○討○厭○蕉○影○比○討○厭○景○萍○還○要○加○得○十○倍○景○萍○我○尚○且○和○他○脫○離○  
難○不○成○無○辜○的○還○挈○帶○這○廝○回○里……玉○痕○冷○笑○道○妹○妹○你○也○太○很○心○了○當○初○  
和○他○那○樣○親○愛○今○日○又○和○他○這○樣○疏○遠○怕○在○情○理○上○也○講○不○過○去……阿○錦○惡○  
很○很○的○說○道○癡○男○怨○女○偶○然○結○合○還○有○甚○麼○情○理○可○講○我○生○成○是○一○種○怪○脾○氣○  
但○凡○心○裏○不○願○意○這○人○一○經○瞧○見○他○便○像○眼○釘○肉○刺○（願○世○間○一○切○青○年○男○子○

仔細聽着）姊姊。如果捨不得他，便讓他在這裏和姊姊住在一處，可好不好？……玉痕吃他這一頓搶白，氣得半句話也說不出。轉是象文排解說道：『罷罷，這麼辦也，使得省得驚天動地。將這風聲傳出去，恐怕許景萍知道了，還要發。』生別的，轆轤妹妹自從你偕同蕉影私逃媽的眼淚都哭乾了，又怕吃親友們笑話，想出法子來，特地買了一口棺材，停放在蓮慧庵裏，說你得病而死……阿錦又氣又笑，望着象文啐了一口，喃喃的說道：『這是誰想的主意？我不死也得給你們咒死，自由戀愛像妹子這頑意兒，社會上也不計其數，若是你也買一口棺材，他也買一口棺材，不白便宜棺材店裏發財，還得叫我們同志的罵這一對老夫婦頑固哥哥，你也是個時髦人物，對着他們這樣舉動，爲何不去阻攔？轉讓他們胡行亂做，象文笑道：『已往的事儘埋怨我，則甚呢？以後妹妹如若再有這等事發生，我一定記着，斷不許他們再買第二口棺材……』說得綺秋拍手大笑，阿錦細細將綺秋打量了一番，忽的扯着象文衣袖，附向他耳朵旁。



邊不知說了是些甚麼引得象文含羞帶笑的舉起手來要搯阿錦的小嘴綺秋十分詫異便問象文道令妹又編派誰你這樣好笑可告訴給我聽聽象文搖頭笑道這話可告訴你不得我勸你還是不要追問的好綺秋恍然大悟輕輕向地下一啐便走過一邊幫着玉痕料理什物當晚熊仲奇夫婦也知道這事的底細月池因爲和阿錦初會不便拿他取笑第二天大家攜掇攜掇依舊向九江進發到了九江象文又和他們夫婦告別然後才乘輪遄返漢口綺秋自回他的公館玉痕瞧着妹妹情分所以陪阿錦一齊來見葛鏡清夫婦欲知後事且闕下文。